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七十二輯
沈雲龍主編

海南島旅行記

田曙嵐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V07-16

田曙嵐著

海南島旅行記

田 曙 嵐 著

海
南
島
旅
行
記

徐序

田先生曙嵐、煥輝，湘省醴陵人。少從名師遊，對於輿地一科，頗感興趣。既窺門徑，一志專攻，早具根底。迨負笈故都，所學益進。厥後講學西北，所至有聲。每值假閒，輒事遊歷。酷好窮究事物，故常實地觀察。雖盛暑祁寒，亦不畏長途跋涉。民國二十年，應學友之招，南來海上，從事著述。初供職春潮書局，旋應本校之聘，繼續講學，深得全校信仰。翌年夏，因決志周遊全國而辭職。七月一日，在滬首途，爲時二載，遍歷浙閩粵桂諸省暨海南島。先後成浙閩粵諸省調查表、湘滬同源辯、廣西旅行記諸作。由國聞通訊社中華書局等處出版。更復出其餘緒，草成瓊島環遊記，分期在旅行雜誌陸續刊出，深得讀者歡迎。咸以彙印成冊，免致散佚相請。先生感之，更名海南島旅行記，將付剞劂。徵余數語，余愧不文，屢辭不獲。爰就所知，敬告讀者。竊以先生之遊，異乎一般常人遊踪羣趨通都大邑，有所訪問，輒就縉紳大夫。先生獨否，不遺窮鄉僻壤，不輕販夫走卒，故能深入民間，洞知疾苦。更無走馬看花之弊，此其一也。抑先生抱大無畏精神，不避艱難險阻，隻身徒步，出入於匪盜之藪，瘴癘之鄉，與夫兩軍作戰之區，黎徭苗夷之族，在他人視爲畏途而裹足不前者，先生毫無難色，非達目的不可，大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之概。凡所記述，均屬難能可貴，此其二也。抑先生之於旅行，一志專心，計劃周

詳，調查考察，範圍頗廣。歷時較久，舉凡風俗、人情、名勝、掌故、文化建設、社會經濟、山川氣候、地質物產等，靡不網羅，自與偏重或局部記述者不可同日而語，此其三也。不寧維是：先生不肯人云亦云，盡信舊籍，或盲從傳說。凡所記述，除根據可靠文獻，或主管機關最近統計外，猶須實地調查觀察，親自嘗試接洽，故迥非虛構抄襲，苟且敷衍，自欺欺人者可比，此其四也。憶去歲江亢虎博士，曾嘉許先生有功學術，近悉先生更有雲貴康、滇西南邊陲之艱苦旅行，不日首途，將來貢獻，必更可觀，此後著述，必更見重於當世，殆可預卜。語云：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必先苦其心志，信然。余與先生訂交有年，親炙已久，烏可自私知而不言！上述四端，舉實奉告，聊誌慰勞景仰，兼當介紹云爾。所望海內同志，有以助先生之成，則幸甚矣。徐忍寒序於民智中學，中華民國廿

四年十二月二日。

小引

慨自帝國主義者對華橫施政治與經濟侵略以來，我國距岸稍遠之海島，喪失幾盡——庫頁被分於前，琉球、台灣、澎湖被奪於後；迄今島嶼版圖尙未改色者，惟有海南、舟山及東、西沙羣島而已。就中尤以海南一島最爲重要；其面積之廣，達三萬三千五百餘方公里；人口之衆，達二百七十餘萬人；以言氣候，則四時似夏，草木不凋；以言物產，則五穀魚鹽，利用不竭；以言交通，則四面環海，發展無窮；以言文化，則衣冠文物，基於中土。此明太祖之所以稱爲『南溟奇甸』也。乃近百年以還，吾國上下，對此極南之樂土，率皆漠然視之。一政非收入，卽不及於瓊崖；籍非廣東，多不知有海南。此凡關心國計民生者所引爲太息者也。民國二十年春，余決志周遊全國，其最大目的，卽在實地考察各地自然狀態與人文概況。嘗以海南一島，孤立於極南之海中，一切風土情形，外界多不明晰；故決於遊畢廣東內陸之後，卽當環行海南以覘究竟。嗣於是年七月一日，由上海北站啓程，按照預定路線，先向浙、閩進發，次及粵東，再由雷州半島南渡瓊州海峽，進入海南；而於二十一年十二月一日，首抵海口。除中因不習水土，感染瘴氣，病居醫院兩月不計外，計環遊海南各縣，共費時三月，歷程三千餘里。而於二十二年五月四日，離別海南，復由欽、廉轉入廣西，迨抵南甯，卽行印刷第三次

行程報告、廣東歷程表、廣東沿途各縣調查撮要一覽表之二等件，分寄後方沿途各界，同時對於海南概況，亦曾作一有系統之敘述，附印於廣東歷程表之後，報告各界友人，但因時間短促，語焉不詳，當時與各友好約，準於一年內出版本書，終因種種關係，未克如期踐約，執意近年列強進攻，愈演愈烈，我南海之西沙九島被佔未久，而瓊崖土地又以遭外人覬覦聞矣！茲者余所著廣西旅行記業已出版，故亟檢本書原稿仍交中華書局付梓，然則此書之出，豈特徒慰友人期望及供國人參考而已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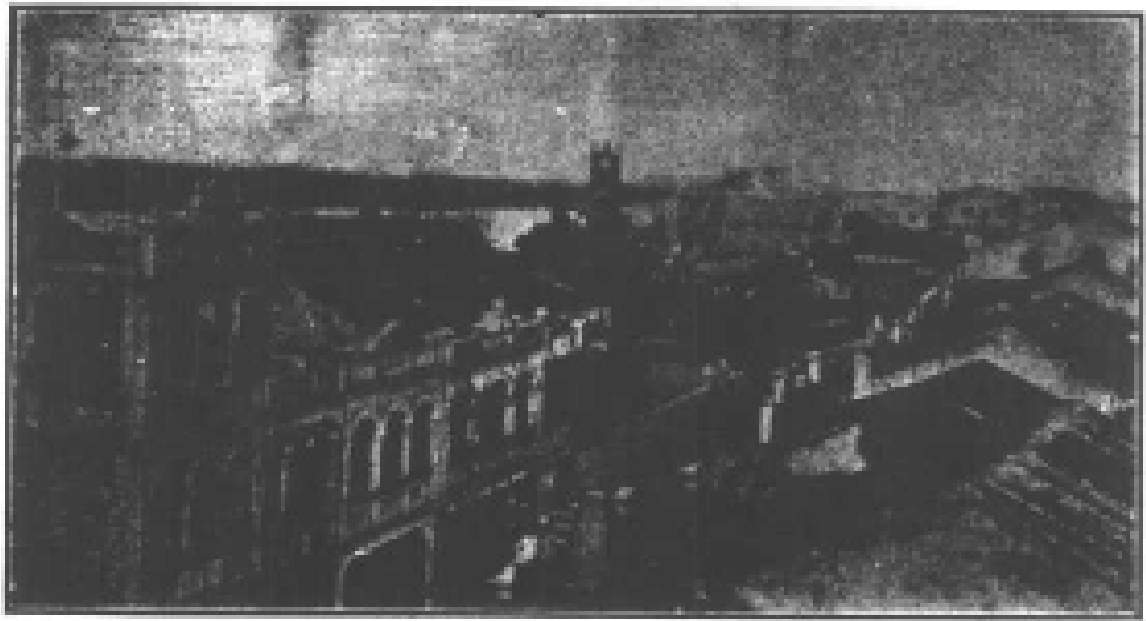
明朝海南兩大人物之一

邱文莊公濬之遺像

明朝海南兩大人物之二

海忠介公瑞之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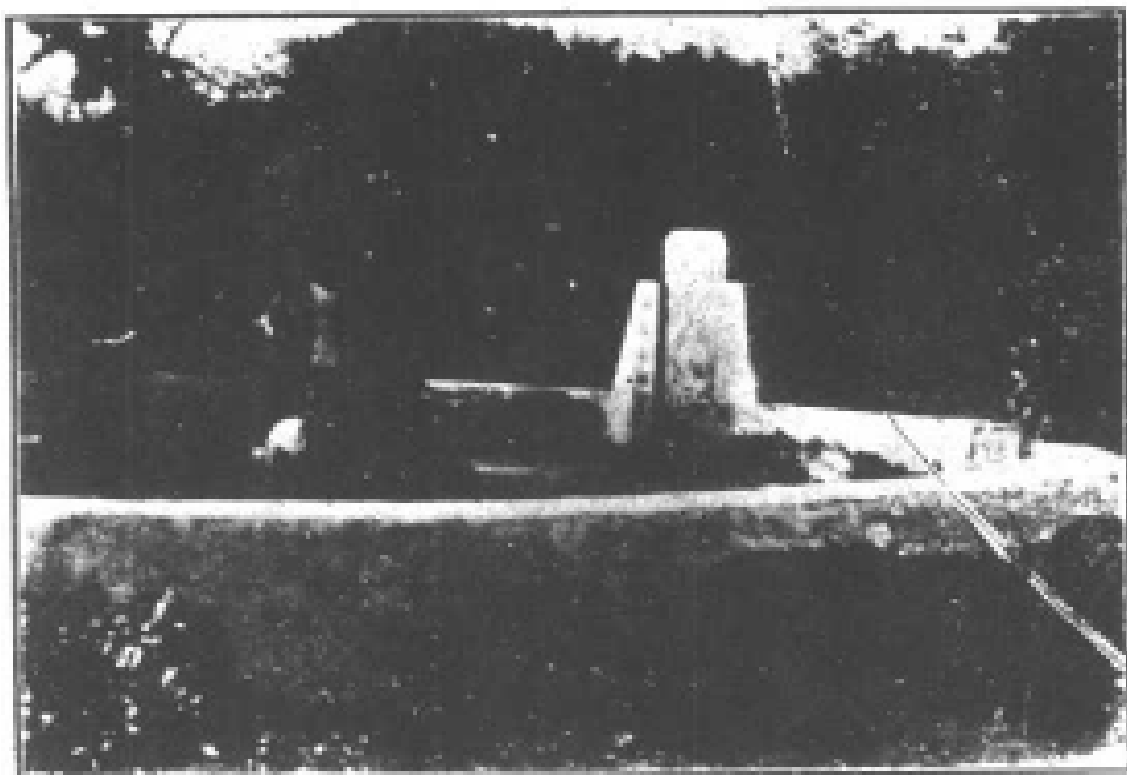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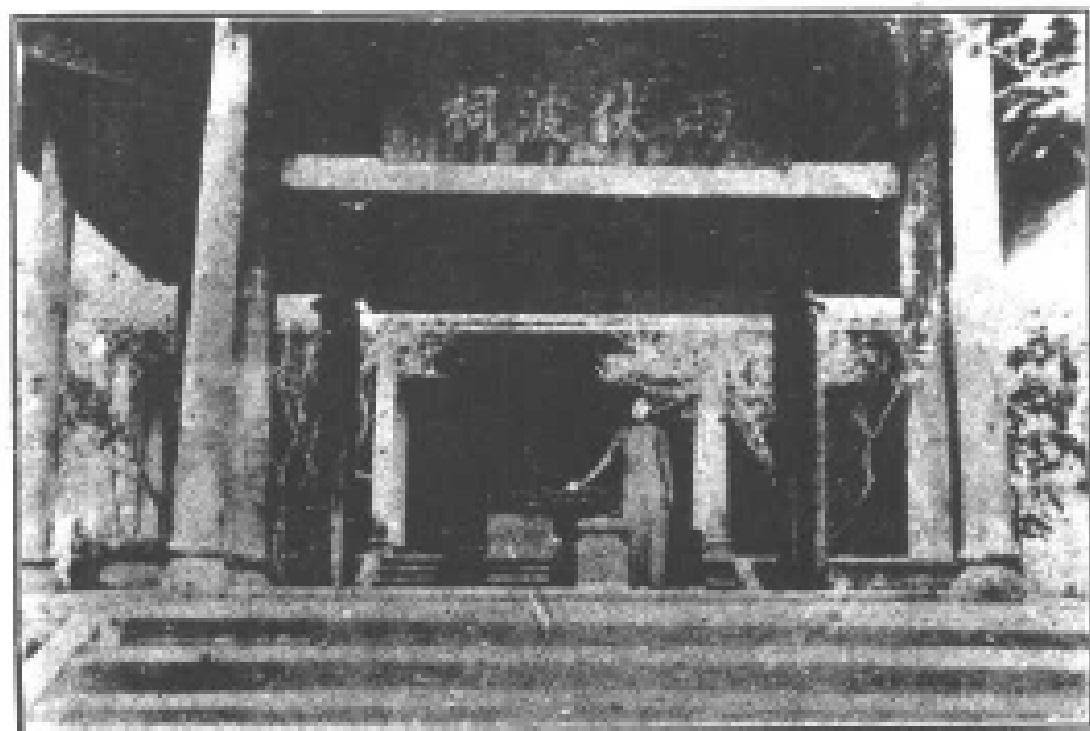
攝豪劍黃 瞰 島 市 南 海



攝豪劍黃 景 風 縣 昌 文



攝豪劍黃 泉 公 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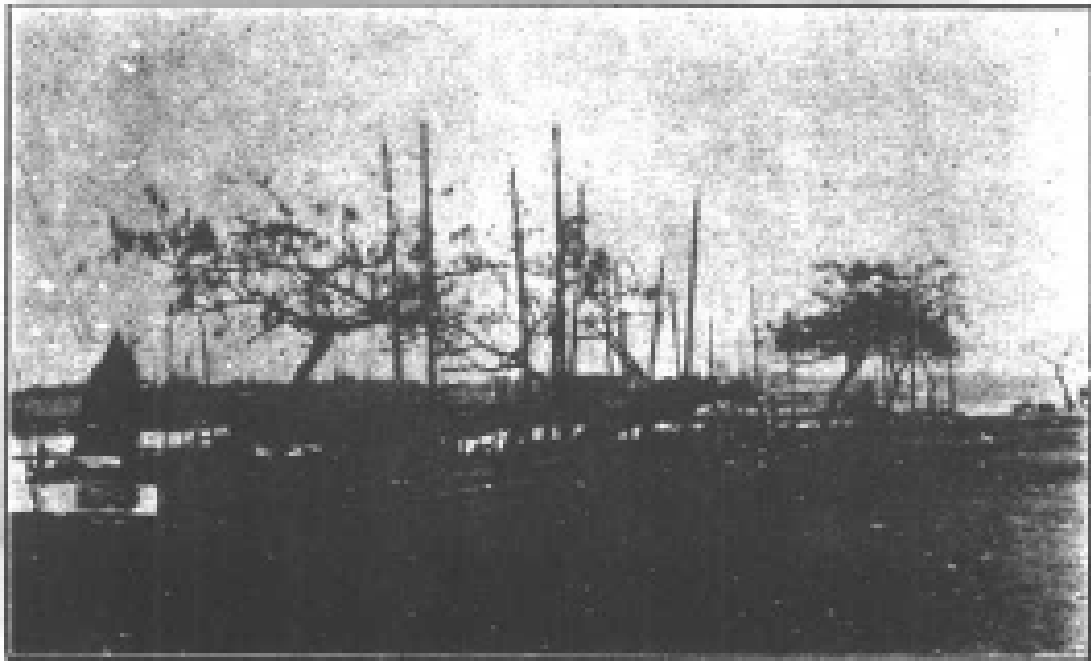
攝豪劍黃 祠 波 伏 兩

東坡讀書處



黃劍豪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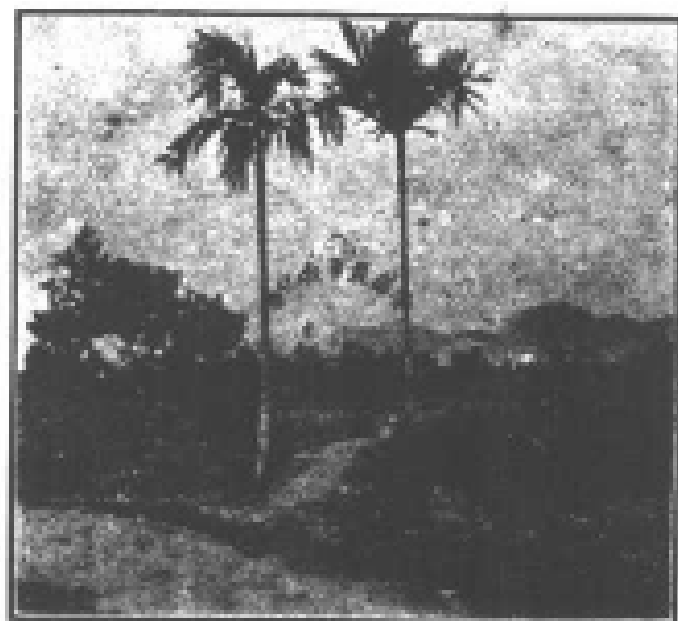
海口市堤畔



黃劍豪攝

黎苗農事教化場

黃劍豪攝



椰
樹

黃劍豪攝





海 口 大 鐘 樓 黃 劍 臺 攝



攝天若黃 南海在者作

海南島旅行記 目次

徐序

小引

- 一 初抵海口……………一
- 二 瓊山的蘇公祠及五公祠……………三
- 三 瓊山縣概況……………五
- 四 瓊山的特產……………八
- 五 瓊山的勝蹟……………〇
- 六 瓊山的風俗……………三
- 七 由海口市至龍塘鎮……………六
- 八 由龍塘鎮至定安縣……………八
- 九 定安縣概況……………九

一〇 定安的特產·····	二一
一一 定安的勝蹟·····	二三
一二 定安的風俗·····	二五
一三 關於五指山的詩·····	二七
一四 由定安縣至文昌縣·····	三〇
一五 文昌縣概況·····	三一
一六 文昌的勝蹟與風俗·····	三四
一七 由文昌至瓊東·····	三五
一八 瓊東縣概況·····	三七
一九 瓊東八景及其他勝蹟·····	三九
二〇 瓊東的風俗·····	四一
二一 由瓊東縣至樂會縣·····	四二
二二 樂會縣概況·····	四四

二三	樂會的勝蹟與風俗	四六
二四	中原之行與陽歷元旦	四八
二五	由嘉積市至龍塘墟	四九
二六	由龍塘墟至嶺門市	五一
二七	病留嶺門	五二
二八	病返海口	五三
二九	在海口的養病	五五
三〇	寂寞的年節	五七
三一	瓊劇的一瞥	五八
三二	重入醫院	六〇
三三	海南醫院之一瞥	六一
三四	兩種錯誤	六三
三五	『瓊島風雲』與病的變象	六五

- 三六 由海口至澄邁……………六六
- 三七 澄邁的「遊軍」……………六八
- 三八 澄邁縣概況……………七一
- 三九 澄邁的勝蹟與風俗……………七三
- 四〇 由澄邁至臨高……………七六
- 四一 臨高縣概況……………七七
- 四二 臨高的特產……………七九
- 四三 臨高的勝蹟……………八一
- 四四 臨高的風俗……………八三
- 四五 由臨高縣至新盈港……………八五
- 四六 由新盈港至光村市……………八六
- 四七 儋縣的蒼蠅與洗氏問題……………八七
- 四八 新英港之遊與縣政府之宴……………八九

四九	至洛基途中的一大危險	九一
五〇	海南無餓卒	九二
五一	由南豐回那大途中之又一危險	九三
五二	儋縣的東坡廟	九五
五三	儋縣概況	九六
五四	儋縣的特產	九八
五五	儋縣八景及其他勝蹟	一〇一
五六	儋縣的風俗	一〇三
五七	由儋縣至海頭港	一〇五
五八	由海頭至海尾	一〇七
五九	由海尾至昌江	一〇八
六〇	峻靈山的還魂草	一一〇
六一	昌江縣概況	一一一

六二	昌江的勝蹟·····	一一三
六三	昌江的風俗·····	一一四
六四	由昌江縣至墩頭港·····	一一六
六五	由墩頭港至鹽漏·····	一一七
六六	由鹽漏至感恩縣·····	一一八
六七	感恩縣概況·····	一二一
六八	感恩的特產·····	一二三
六九	感恩的勝蹟·····	一二六
七〇	感恩的風俗·····	一二〇
七一	感恩黎人的風俗·····	一二二
七二	沙漠中的爆竹聲·····	一二四
七三	由佛羅市至樂羅村·····	一二七
七四	由樂羅村至崖縣·····	一二九

七五	南山嶺之遊	一四〇
七六	崖縣概況	一四二
七七	崖縣的特產與勝蹟	一四六
七八	崖縣的風俗	一四九
七九	三亞埠與三亞港	一五一
八〇	榆林港的一瞥	一五三
八一	落筆洞之遊	一五五
八二	由三亞埠至藤橋市	一五九
八三	藤橋市與藤橋港	一六二
八四	由藤橋市至陵水縣	一六四
八五	陵水縣的祭新墳	一六六
八六	陵水縣概況	一六八
八七	陵水縣的勝蹟與風俗	一七〇

八八	萬甯道中的含羞草·····	一七二
八九	東山嶺之遊·····	一七四
九〇	萬甯縣概況·····	一七六
九一	萬甯的勝蹟·····	一七八
九二	萬甯的風俗·····	一八〇
九三	由萬甯縣重至嘉積市·····	一八一
九四	由嘉積市復返海口市·····	一八三
九五	再會吧海南·····	一八四
	附海南全島總論·····	一八六

海南島旅行記

一 初抵海口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天晴，上午八時，出徐聞東門，車行二十里，至海安所，上一帆船，在船上寓居一天，夜半啓旋，次早黎明安抵海口外沙灘，再雇小艇，渡至海關碼頭登岸，寓居得勝沙街僑安旅店。在店中稍息，並用早飯。十時，至海南書局，打聽當地印刷情形，並託該局排印廣東沿途各縣調查撮要一覽表之一。復往郵局領取「存局候領」之信件。午後，參觀街市情形，略與閩之廈門、粵之汕頭相伯仲。惟港口淤淺，較大之船，俱遠泊於十里之外，船與埠，實可望而不可即；不若廈、汕港水之深，大小輪舶俱雲集於其埠頭也。近年當地紳商，曾有濬修海口之議，然以種種關係，不克實行，致大好計劃，終成畫餅，良可惜也。

十二月三日，天晴，由僑安旅店遷居四排樓陳鈺良客棧。棧主陳鈺良君，樂會人，牙科醫生也。初覩余面，堅謂余似「日本人」。噫！余果似一日本人乎？以余之服裝、像貌以及言語舉動，固完全一中土人也。何謂余似日本人者之多耶？計自出發以來，謂余似日本人者，此爲第六次矣——一爲麗水羣衆，二爲縉雲羣衆，三

爲建陽羣衆，四爲福州二妙軒店主，五爲三水縣警衛隊。前路漫漫，今後尙不知有若干笑話出也。

十二月四日，遇瓊崖民國日報社記者黃小山君於海口市黨部。黃君擅交際，叩余之經過情形及將來計劃頗詳。

十二月五日，天晴，駕脚車逕往府城，至瓊山縣政府，投刺入。是日適逢鄭縣長因事外出，由秘書王國榜君接見。王君對余此次來島考察，甚表歡迎，告余以當地情形頗詳。辭別王君後，即往參觀瓊山縣立中學及省立第六師範。承縣中校長葉重珖君、六師校長王衍祚君，皆撥塵相見，甚爲歡洽。王君自稱雖籍本島，但對於全島情形，頗多隔膜。臨別時，且請余於環遊全島完畢後，再謀一見，俾知余之經過情形。余諾之，即返海口。十二月七日，校對調查撮要表後，復草爲遊歷五指山敬告各峒總管及全體黎族同胞書一稿——純係自話，全長約八百餘字——仍交海南書局排印，同時預印賀年片多張，以備分寄後方沿途各界。

十二月九日，天晴，上午十時，遇警衛旅黨部幹事黃若天君於海南書局。黃君、粵之高要人。是日因催送黨部印刷物先余來局，嗣見余所印備之調查撮要表上附有余名，因即前來問訊，是以相識。並約翌日偕伴來寓視余，旋辭去。

十二月十日，天晴，上午九時餘，黃若天君偕二友人來，經黃君之介紹，一爲陳君、縱材，一爲龐君、達羣。二

君亦服務於警衛旅，據其自稱，對余神交，已非一日矣。余即延入座，寒暄後，黃君示余以自備之照相機，謂欲代余攝一照片，以留紀念，並謂余攜帶腳車、行李等同攝，余必其無惡意，因立允之。旋與三君同出，過至海南醫院後面椰子園內，與海南特產之椰子樹爲伴，據黃君云：「如此配置，正所以表示旅行家在海南也。」余爲之一笑，繼與三君合攝一影，乃出園。出國後，承三君之盛意，強邀入某茶樓暢談。

十二月十二日，天晴，復駕車往府城，補贈縣府、縣中、六師及警衛旅等機關以新印之調查撮要表，事畢，仍返海口。

二 瓊山的蘇公祠及五公祠

十二月十三日，天晴，早飯後，復往府城，至瓊山圖書館瀏覽瓊州府志，除因食午飯曾一度離館外，至下午二時餘始出，嗣遊縣屬著名勝蹟之蘇公祠及五公祠。祠距府城約一里許，未至祠前約二十武，道左有淨粟泉，泉水甘冽，周甃以石，既至祠前，祠額顏曰「蘇公祠」。因拾級入門，門內屏風上有橫匾一，上書「南溟奇甸」四字，蓋語出明太祖而爲近人趙藩所書者。由屏風旁門入，視線直詣二楹，楹上有聯云：「此地能開眼界，何人可配眉山。」繼見廳堂楹柱，復有數聯，頗蘊藉，其一云：「五指未開山，可惜長公非久宦；寸心原似

水屢嘗浮粟亦前緣。又一云：「讀公書近四十年，追溯宗盟，源遠渾忘流派別；離吾鄉約二千里，仰瞻遺像，風微彌覺感入深。」廳之內進，有蘇文忠公石刻遺像凡三；皆栩栩如生，瀟灑出塵，並有石刻蘇公詩詞數塊。其一爲題洞酌亭詩，詩云：「酌彼兩泉（意指浮粟、洗心二泉），挹彼注茲；一餅之中，有灑有滌，以淪以烹，衆喊莫齊。自江徂海，浩然無私。豈弟君子，江海是儀。既味我泉，亦嘯我詩。」其次爲詞兩首，云：「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勞神，似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取天真。幾時歸去，作個閑人。背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其三云：「九十日春都過了，貪忙何處追遊？三分春色一分愁。雨翻榆莢陣，風轉柳花毵。聞苑先生須自責，蟠桃動是千秋。不知人世苦厭求。東皇不拘束，肯爲使君留。」下署「東坡居士書」五字。余讀竟，爲之神注者片刻，於此益想見東坡之爲人，不覺有超世出塵之想。嗣出西側耳門，至五公祠。所謂五公者，卽祀唐衛國公李德裕、宋忠簡公胡銓、宋李忠定公綱、宋趙忠簡公鼎、宋李莊簡公光等五公也。祠中一楹聯云：「奇才因嫉妬以彌彰，此日憑吊古今，無怪藩鎮亂唐，金人亡宋，名節經折辱而大著，及時立功中外，那怕歐風震地，亞雨漫天。」作古振今，語氣頗壯，殆亦有心人也。繼登樓稍憩，樓上聯語頗多，但無甚特殊者，故不贅錄。稍憩後，下樓，橫越蘇公祠前院而至東偏之兩伏波祠。所謂兩伏波者，卽指西漢伏波將軍鄧騭、侯路博德及東漢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也。兩伏波祠前爲洞酌亭，祠左爲粟泉亭。

再進爲洗心軒，皆清雅宜人。且有花木之勝。洗心軒之後有遊仙洞，洞非出自天然，而係由人工以石塊及三合土構成者，頗費匠心。余穿行一周後，以爲時不早，復出蘇公祠大門，逕返海口。

三 瓊山縣概況

瓊山地跨南渡大江下流（一名北冲河）東南和西北兩岸，東界文昌，西界澄邁，南方一小部分接瓊東，大部分鄰定安，北瀕瓊州海峽，與雷州半島之徐聞縣隔海相望，面積凡三千零零二方公里強。縣城位於南渡大江下流西岸四、五里之地，北距海口約七里餘。在昔爲瓊州府治，至今猶沿稱爲「府城」。

考縣境在秦爲象郡之外徼，漢武帝元封元年，置瑋瑁縣，屬珠崖郡。初元三年，省瑋瑁縣置朱盧縣。東漢光武建武十九年，改置珠崖縣，屬合浦郡。三國吳赤烏五年，復置珠崖郡及朱盧、珠官二縣。晉太康元年，省珠崖郡，改朱盧縣爲瑋瑁縣。梁大同中，置崖州。隋大業三年，改爲珠崖郡，就瑋瑁縣之東境置顏盧縣。唐武德五年，改顏盧縣爲顏城，屬崖州。貞觀元年，改顏城爲舍城，再析舍城縣地置瓊山縣——瓊山之名自此始。五年，置瓊州治於此。五代及宋俱因之。元初爲瓊州路治。天歷二年，改爲乾寧安撫司。明爲瓊州府治。清因之。民國成立，裁府留縣。

縣屬地居炎方，多熱少寒，秋冬亦有雷而無霜雪，故不凍寒，草木不凋，四時俱有花果，舊有四瘴：青草、黃梅、瘴於春、夏新禾、黃茅、瘴於秋、冬而深山窮谷之中，檳榔花開時，其瘴尤酷；行者觸之，卽生疾病，今則人煙稠密，水土已無他惡矣。大抵夏天最高氣溫，約達華氏寒暑表九十八度，冬天最低氣溫，約達華氏寒暑表五十五度。雨量以初夏至秋季爲最多；冬季則多細雨。

全縣住民，有漢、黎、苗三族。漢族概居於平地，大多業農。據最近調查：「全縣共六萬七千七百餘戶，男女合計共四十二萬一千七百四十八人。」縣城住民約占一萬人。海口市住民約占四萬五千四百餘人。黎、苗二族，概爲熟黎、熟苗，雜居縣屬山林間，共約十萬人。其居地約占全縣面積十分之二；多以種植西瓜、花生、甘蔗等類爲生。其婚嫁、喪葬等風俗習慣，業已與漢族同化。惟其性強悍，多好爭鬥，且嗜吸熟煙。

縣屬土地生產，以稻米、番薯、蔗糖、芝麻、花生、椰子、檳榔等爲大宗；龍眼、荔枝、黃皮、楊桃、豆類、瓜、蔬、木材等次之；波羅蜜、鴨腳粟、柑、橘、芭蕉等更次之。稻分粳、糯二種，有大熟、小熟之分——夏種冬收者曰大熟，冬種夏收者曰小熟。番薯四時可種，四時有穫。芝麻有黃、黑、白三種。豆類分赤、黃、白、烏、綠、柳等數種。此外供蔬食之豆類則有豇、刀、扁、噴、嘸、壓草等數種。瓜蔬以冬瓜、南瓜、脯瓜、芹菜、白菜等爲較多。冬瓜一名「白瓜」，長者如枕，圓者如礎；但春種者不若冬種者之肥美。今海南多以十一月下種，至三、四月卽鬻於市；冬瓜之取義，或卽基

於此歟。南瓜一名番瓜，有用以釀酒者。脯瓜形如葫蘆而具有斑文；冬季蔬食，此爲最美。葱與芹菜，俱有水旱二種。生菜形似萵苣，可捲肉餅生食。魚鱗菜有大葉、小葉二種，葉大者苗蔓交加，施於榛棘，其葉可以煮食。俗稱絲瓜爲「水瓜」，而以浙、閩所稱之八稜瓜爲「絲瓜」。家畜以牛、豬、雞、鴨爲主，蜜蜂次之，故縣屬蜜糖之產額頗多。礦產，縣屬南部之元滿峒（又名小水峒）有金礦，龍濟光督粵時，曾派人開採，後因政變停辦。

縣境北瀕瓊州海峽，海口一埠，扼香港至海防航路交通之中點，四時俱有輪船來往。惟港口沙灘四布，船舶不能入港，客貨起卸，頗感困難。內河有南渡大江，斜貫中部，長約百餘里，可通帆船。公路已通車之省、縣、鄉道，合計有一千三百餘里；在建築中者約一百里。郵政，於海口市設有二等郵局一所，於縣城設有支局一所，於會文、三江、鍾稅等三處，各設有郵寄代辦所一所。電政，於海口市設有二等電報局一所，長途電話，全縣分爲五幹線：一由海口經那流至豐盈市爲瓊澄線；一由海口經秀英、永興至東山市爲海東線；一由府城經乾橋至石橋市爲府石線；一由海口經府城、潭口、益來至三門坡，又由益來分支至溪仔口，接定安線，爲海三定線；一由海口經府城、潭口沿瓊文公路至大致坡，接文昌線，爲瓊文線。

縣屬交通便利，在昔且爲全島政治中心，故文化頗爲發達。迄今學校教育，中等學校有廣東省立第六師範、瓊山縣立中學、私立瓊海中學、環海中學、嶺南分校、匹瑾女子中學等共六校，完全小學六十所，高級小

學十五所，初級小學三百七十五所，報社，有瓊崖民國日報一家，設於海口得勝沙街，日出兩大張，公園，有大英山之中山公園及府城之第一公園、北門公園共三處，圖書館，有瓊山縣立圖書館、六師圖書館、瓊中圖書館、瓊海圖書館等四處，運動場，有瓊崖公共運動場一處，娛樂場所，有幻真戲院、中華戲院、新戲院、大同戲院等四家，俱設在海口市，書業，有海南書局、會文書局、文教書局、大光書局、華文書局、培英書局等數家，俱設在海口市，就中以海南書局規模較大，且設有印刷部，除承接印件外，亦稍有出版物。

四 瓊山的特產

瓊山特產，天然物有椰子、檳榔、波羅蜜、蓬生果、王瓜、鷓鴣瓜、鹿角菜、多年茄、薯蕷、柳豆、蒔荳、甜娘等；人造物有椰殼器皿及楠木各種器具等，茲分述於下：

1. 椰子 樹高至十餘丈，無分枝，葉長丈餘，形如鳳尾，據土人稱：「此樹每年生十二葉，落十二葉，閏月則生落各加一葉。」云。實大如西瓜，每生必多顆，連作一旁，外皮可製繩索及刷帚之用，外皮內有勁殼，堅實無比，可充水瓢，殼內有肉，潔白而香甜，腹中有水一二碗，多或三碗，視其殼之大小為率，實嫩則水滿而甜，實老則水減而帶酸。

2. 檳榔 樹高數丈，與椰子相似，花清香，實大如雞鴨蛋，每生皆連作一穗，每穗數十顆，土人取其實合糞葉、石灰等並嚼，據稱「能辟腥，消食，除瘴」云。

3. 波羅蜜 係喬木，高至數丈，非嶺南通商之波羅麻也，實結枝幹間，大於西瓜，外形略似蜂房，實內亦分爲多房，每房有核一枚，形如鴨腎，核味乾香，烤熟味如老刀豆子，核外之肉，一實可供三、四人之食，土人盛稱其味甜且香，可開半里，食後齒牙香氣，隔時不散，人近即聞，以之泡酒，味甚美，然嶺北人初聞之甚爲不耐，惟此物不可過熟，過熟則易爛，土人每於方熟未熟時，摘而藏之，俟六、七日，香聞戶外，乃取而破食，相傳「其實有人偷摘，主人不敢出聲，一出聲喧鬧，則三年全花而不結實」云。

4. 蓬生果 一名「萬壽果」，俗名「乳瓜」，又名「木瓜」，樹高一、二丈，幹如櫻櫚，葉如蒲葵，近頂處節節生葉，實至青而皮嫩，微有楞，肉白多脂，搯之，乳隨出，醬食甚脆，子如蠶矢，二月下種，數月即高大成樹，果少，則以刀斷其根，其樹皮亦可食，脆如蘿蔔，蜜浸尤佳。

5. 王瓜 一名「土瓜」，又名「老鴉瓜」，苗嫩時可茹，子長寸餘，生時色青，熟則赤紅。

6. 鷓鴣瓜 野生，高不滿尺，實似王瓜，熟時色紅，味佳，以鷓鴣喜食，故名。

7. 鹿角菜 生南海中石厓間，長三、四寸，大如鐵線，色紫黃，分又如鹿角狀，故名，土人採而曝之，實爲海

錯。

8. 多年茄 海南之茄，有宿根三、四年者，漸長枝幹成樹。

9. 葦撥 葉如蕒，實類桑椹，可製酒餅。

10. 柳豆 苗高四、五尺，枝葉如柳，可浴痘疹，結實如豆，可食。

11. 蒔良 色紅，味苦，有毒，平時多用以染色，凶年常以之代糧，可以救荒，但食時須用火灰水浸，三宿然後可食。

12. 甜娘 一名「木老」，又名「豆稜仙」，其花如蓼，莖枝有毛，土人取其實曬乾，可以救荒。

13. 艾粉 海南農戶採艾葉蒸溜取精，製爲艾粉，可供藥用。

14. 椰殼器皿 縣人取椰殼製作盅、碗、杯、盞、瓶、壺等器，華美出色，官瓊土者皆爭購之，爲縣屬最著名之特產。

15. 楠木器具 縣人取楠木製成各種器具，亦極名貴，惟其原料多出自定安、崖縣而非出自縣屬也。

五 瓊山的勝蹟

1. 鶴山洞 向稱爲「古仙人洞」，在石山嶺西北博山村之東南，由北面入洞，內復分中、左、右三洞；非炬莫入，中洞尤深遠，渺無止境，高約七八尺或五六尺不等，廣俱三丈有奇，上皆平石，下則平土，洞內無他動物，惟蝙蝠甚多，行約三里許，有一處甚低，寬僅二尺，過此見有四方大石，面平如砥，鄉人相傳「仙人圍棋於此」。由此復深入，或高或低，歧路甚多，入遊者除火炬外，尙須攜帶糠秕洒路爲記，否則誤入歧途，不知所從出矣。自此再深入二、三里，亦無止境，從來無人行至窮盡處，統視三洞，可容數萬人，爲瓊島第一勝境。

2. 龍巖洞 在石山嶺西北羣榜村之西南，與鶴山洞相距約一里許。

3. 陶公山 在縣東南五十里，道書稱爲「第二十四福地」。

4. 瓊山 在縣南六十里白石都山上，土石色白如玉而潤，縣因以名，種蘋其上特美，所產檳榔尤佳。

5. 西石山嶺 一名「馬鞍嶺」，在縣西四十里上石山都山，高三十餘丈，上有井與海通，有洞，可容數百人，鄉人以爲祭神祈雨之所。

6. 凌峯嶺 在城東南百六十里徐家屯，突起海濱，山下多產異螺。

7. 瓊燈山 在縣南二百七十餘里，有苗人居山下，上有香木、蟲絲、艾粉、紅藤、蒟蒻及麋、鹿、獐、猿、山豬等動物，利產甚鉅。

8. 神嶺 在府城南二十里之東潭都平地突起，高十餘丈，即古珠崖郡城址，中有神廟。

9. 烈樓嘴 在縣西三十里，自徐聞那黃渡開船，數時可達，相傳「爲伏波將軍渡海處。」有大石，在海

邊二里，名曰「烈樓嘴。」海南接徐聞地，以此爲最近。

10. 白廟墩 在府城西北三十五里，瀕海，高二十餘丈，巍然特出，形類尖帽，沙白如雪，自徐聞車輪埔可

望見之，渡海者多以此爲標識。

11. 瓊台 在府城西抱珥山頂，高三丈餘，唐設都督府，宋置瓊管安撫都監，皆稱台，上有「瓊台」二字，

爲乾隆時汪奎書。

12. 翠峰 在縣南八十里，有巖洞，林壑之勝。

13. 清水湖 一名「黑塘」，在縣南五十里，麻長，托都之交界處，周約四里許，爲縣屬湖泊中之最深且

大者，所產之魚，尤爲著名，漁人四時泛舟其中。

14. 東湖井 在縣東十五里，博茂都相傳「舊有巨室居此，忽陷爲湖」云。

15. 玉龍泉 一名「頓潭泉」，在縣西十五里，博崖都。

16. 雷公灘 在水會所西三十里，灘高丈許，舟不能渡。

17. 明昌塔 在府城東北五里。明鄉賢許子偉建。
 18. 望闕亭 在張吳都顏村。爲唐宰相李德裕貶海南時建。今早廢。
 19. 望沙亭 在海口西秀英砲臺附近。明陳白沙受聘來縣設教，因事不果；鄉民建此以寄懷思。
 20. 玉皇廟 中宋徽宗御筆碑。今廟毀碑存。
 21. 邱文莊公宅 在府城西門外。
 22. 海忠介公宅 在府城西北隅一里許之朱橋里。
 23. 邱文莊公墓 在府城西八里五原都五龍池水頭村南。夫人吳氏合葬。墓前有石坊、石麒麟等。
 24. 海忠介公墓 在府城西十餘之里濱涯村。墓前有石坊、翁仲及華表。
 25. 海公泉 又名「海公井」；在濱涯村海公墓側。有碑，上刻「海公泉」三大字。
- 此外如羊角嶺、文明塔及秀英炮台等處，俱爲縣屬著名之勝蹟。

六 瓊山的風俗

縣屬風俗樸厚，民性多純和而重保守。服飾，城市較奢華，略近廣州；知識階級，多喜著西裝；婦女亦多趨

時罷。鄉村人較儉約，布衣布服，甚爲普通。間有喜著短褲者。飲食，城市以米爲主要食料；鄉村多以番薯參米煮食。惟均日食三餐。且嗜食腥臊味。居常每喜以煮魚類之水，充其他菜類之湯。在昔款客最重檳榔；親朋往來，非檳榔不爲禮。今城市多代以咖啡、紅茶，而鄉村仍多沿舊習。住屋，城市多用熟磚；鄉村則多用亂石砌成，上蓋則無論城、鄉，多利用瓦。僻遠鄉村，亦有用茅草者，然爲數甚少。凡此皆係就縣屬全部言之。然東西兩境——約略以北冲河爲界——風俗，又略有差異。最顯著者，有下列數種：1. 言語，東境多操福建、潮州一帶言語；西境多操廣西、龍州等處語言。2. 婚嫁，東境不親迎；對於再醮婦，多有搶妻之風。西境皆親迎；且無搶親之舉。3. 姓族界限，東境大姓多凌虐小姓；西境甚少此風。4. 祀神，西境多祀班定遠、馬伏波，却無道佛寺觀；東境間有道佛寺觀，絕無祀班馬者。5. 裝飾，東境女子多粉面纏足；西境絕無。惟近日全縣皆無纏足之舉矣。6. 飲食，西境對於牛肉，可以宴客，可以奉神。東境甚畏牛肉。迄今雖已破戒，然尙未敢以之祀神。

節序：立春前一日，親鄰以春餅相饋遺。正月初三日，書帖釘赤口，謂之「禁口」。六日後，坊間村落行攤禮，設醮迎神，懸符逐疫，立天燈，作秋千，每夜張燈，放焰火，或出謎燈，或爲鰲山諸燈，名稱不一。用糯米製丸，謂之「元宵」，以貽親鄰。元宵，各處會首，聚衆作「上元道場」。附城二、三十里者，咸入城聚觀。城中婦女，折取榕葉，謂之「偷青」。下浣，鄉民競抬本境之神，以與鄰村所祀者相會。因而剖羊宰豕，聚會飲酒，唱演土戲，謂

之「裝軍」。其聚飲時，卽素不謀面之人，亦喜延之入會。又有「劫公」之舉，當舉行時，抬一神像出，居民爭奪入其家以爲祥。

四月八日，佛家以五香和蜜水浴佛，謂之「龍華會」；以浴佛水分送布施。鄉村以木刻龍祀本境廟中，競唱龍歌，拋雞入溪水洗之，謂之「洗龍」。洗後再加以繪飾。端陽節自五月一日至四日，各迎本境之龍於會首家唱飲。事前密作歌賦，以帕結之，懸龍座前，獨露韻脚一字，俾會中人度韻湊歌。得中歌句者，按字多少，以錢如數酬之。至五日，各村之龍，咸會大江競渡奪標，兩岸男婦聚觀者如堵。府城於南湖及海口港內，扮彩龍舟，或結綵船，沿河唱飲。是日親朋以角黍饋遺。孩童少女，各繫香囊，綵縷纏於臂上，並塗雄黃，飲菖蒲酒，折艾懸於門。又採草相鬪較勝負；取菖蒲及百卉有香氣者浸水沐浴。城中人縛竹爲船，用五色紙糊飾，鳴鉦擊鼓，沿街作競渡狀，名曰「旱船」。

六月六日，祀竈，晒衣服。七月七日，乞巧，燒冥衣。七月十五爲中元節，家家焚冥燭，以施孤魂。好事者勸捐籌款至數千金或萬餘金，開大道場，延僧徒數十，謂之「齋壇」；道士數十，謂之「道壇」。旛燈結綵，輝煌耀目。並用紙紮玉皇臺、十王殿、五百羅漢，高搭綵棚，分建各街坊，演土戲三、四臺，通衢棚蓋，白布爲幃，新色洋燈，異樣人物，誇多鬪靡，無奇不有。遠近男女遊觀，晝夜不絕，俗謂之「作大元」。

中秋節，製麵爲團圓餅，蒸天南星去皮食之。小兒引蜻蜓爲戲，有解戲文者，使童男瞑目立於月下，持咒誦之，須臾如醉如癡，而步履往來，能隨其所唱之聲，而各肖其人，以出，謂之「關月」；又謂之「瞽目戲」。但聲不宜寂，一寂則張目而醒矣。重陽節，兒童放紙鳶鬪勝負。

冬至釀黑芒稻米爲酒，藏之踰年而後用，謂之「老酒」。村農掘糞糶於市，謂之「冬至糞」。二十四日，祀竈。除夕，迎竈君後，將掃塵竹籬及敝帚、塵土等，盛於舊籬內，燃燈列饌，送之郊外，謂之「送窮」。家人燃燈共坐不寐。

七 由海口市至龍塘鎮

十二月十五日，天晴。上午十時四十分，偕胡君壽山由海口起程，剛出南門，車胎忽然爆裂，孔夫如雞卵，乃推至山脚陰處，自行修理，費時約半句鐘，復行前進至五公祠，蓋當修車時，會約胡君以在此相候也。既晤胡君，乃和輿偕行，抵瓊州城後，余乃駕車先行，路經北冲、那魯等地，因胡君純係步行，故每抵一站，卽略爲等候。那魯以後，沿途多海棠樹，與北方之海棠迥異，北方之海棠結果可食，名曰海棠果。此間之海棠，則結子僅可榨油而已，油味亦苦不可食，但供點燈之用，雖鼠類亦不敢偷食，名曰「苦油」。時當熟令，居民採其實，碎

其殼而取其仁，即用以榨苦油者也。

下午三時，車抵潭口，遠聞「噹噹……」之聲，時斷時續，莫明所以。側耳靜聽，始知對面河岸，有石工鑿石；因爲樹林掩蔽，不見其人，聲由水面傳來，頗成異響。而音韻節奏，又恍如姑惡鳥之頻呼「姑惡！姑惡！」者然。少頃，胡君至，余知其必口渴也，乃偕入咖啡館，各盡一盅，計其值，不過銅元十四枚而已。回憶在北平上海等處，以吃咖啡爲較有資產階級之色彩；而在此間却極平常之至，語云：「物以少爲貴，」信然。

由潭口南行八里，即抵龍塘鎮，寓一無名客棧，窄隘不堪。飯後遊覽全鎮，抵東南角，見置有陶器極多，排列如牆，堆積如山，或缸、或甕、或鉢、或罐，花樣形式，大小不一，亦有捺皮壺、碗、瓶、罐及燭臺者，其陶質似較缸鉢爲優，審美者於此，或亦有可愛者在其中也。

六時餘，返寓所，瞥見對門樹杪，棲一怪物，凝眸審視，乃係二鬮雞在焉；以天近黃昏，驟視之，儼如一物也。據胡君云，曾目觀此二雞，累飛而上，卒達於頂，乃相偕而棲於一枝焉。嘻！此二雞技亦妙矣。燈下作記，有本地人某君，手持劉伯溫之燒餅歌來訪，寒暄之餘，囑余誦讀燒餅歌一二段，以測余之音韻，余爲之朗誦畢，問以懂得否？客搖手笑曰：「莫把『莫把』者，即不懂得之意也。彼此俱爲之一笑。是時余亦指點一處，令其口誦原文云：『黃牛山下有一洞，可藏一萬八千衆；先到之人定安穩，後到之人半路送。』客讀云：『魏固端也。』

烏鴉、東、和三鴉、灣米、隨江、丁高溪、南令安敏、歐高溪、南般盧當、伊讀畢，余更爲之大笑。時胡君正在作其甜蟹之好夢，余乃促其醒，以資共賞，而胡君不顧也。以「黃牛」而曰「魏固」，「山下」而曰「端也」，「有」而曰「烏」，「八」而曰「米」……如此音韻，真不知距國音有若干里矣。而所謂寒暄者，亦不過彼此點點頭、笑笑而已。

八 由龍塘鎮至定安縣

十六日，天晴。九時，由龍塘鎮起程，行十餘里，瞥見河畔有異果多顆，驟視之，儼如湖南之毛粟而倍長，採而踏之，裂爲二瓣，如豆莢然。中藏圓實二，色青，形亦如豆而特大，徑可五分。再碎之，仁亦如豆，而辛散不堪聞。叩之土人，莫能舉其名，復不知其用，亦海南之怪果也。又十餘里，至洗太夫人廟前，「洗太夫人」爲高州一帶最信奉之女神，祠廟林立，奉祀甚虔，而雷州三屬却少見之。不意今復見於此，豈神靈亦有地域之分耶？廟前巨樹三四，落葉滿地，皆呈青色，與嶺北落葉之呈黃紅色者不同。仰視樹梢，仍綠葉成蔭，新陳代謝，絲毫無秋意；冬更無論矣。沿途且間或見有秧田，前後約三四處，又九里，至新村埠，渡南渡大江，卽爲定安縣屬之崖埠。見有賣煮薯者，外形酷似嶺北之白皮番薯，購而嘗之，內形却如煮熟之芋娘，呈粉狀，味亦如之。惟稍帶

甜味而已。蓋木薯也。

下午一時，車抵仙溝鎮，以口渴故，轉入一咖啡館，休息約四十分鐘，再前進十二里，於三時餘抵定安城。東門穿城而過，寓居西門陳有龍客棧。晚膳後遊覽四城，西門近河，帆船上下如織。南門外多水芹田，農民資以爲生。北門洞極長而低，入其中，頗有黑暗世界之感。中山紀念堂，卽建於其上，縣黨部在焉。

十二月十八日，天雨，以五指山環山諸黎峒，俱歸定安縣管轄，特請麥縣長霞甫代爲介紹，當承麥縣長允許訓令各峒總管務須沿途切實保護，並須轉飭所屬黎民妥爲接待，盛意玉成，殊堪感謝！

九 定安縣概況

定安地居海南全島之中央，北瀕南渡大江界瓊山，東界瓊東，南界樂會，西南部包五指山以與澄邁、臨高、儋縣、崖縣、陵水等縣接界。瓊崖十三縣，惟此不瀕海，故有「文昌無黎，定安無海」之諺。面積凡二千七百一十二方公里，強縣城偏居全縣之北端，位於南渡大江之東南岸，東北距瓊山縣城約一百一十舊里。

考縣境在漢武帝時爲珠崖郡之瑋瑁縣地，元帝時爲朱盧縣地，東漢光武建武十九年，爲珠崖縣地，隋爲珠崖郡之顏盧縣地，唐爲瓊山縣地，五代及宋曾因之，至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六月，始析瓊山縣南境及

新附黎峒置定安縣，屬瓊州路。定安之名始於此文。宗天歷二年十月，陞爲南建州。明洪武二年，復爲定安縣，屬瓊州府。清因之。民國初，屬瓊崖道。十七年，廢道制，直隸廣東省政府。

縣屬氣候，北部略同瓊山，惟西南部包五指山，山嶺重疊，氣溫較低，水土較爲惡劣。迄今四瘴猶存，遠方客人，旅行至此，每多致疾。而以檳榔花開時爲尤甚。土人稱之爲檳榔瘴。大抵夏天最高氣溫，爲華氏寒暑表九十五度；冬天最低氣溫爲華氏寒暑表四十五度。雨量以八、九、十等月爲最多，十二月及一、二等月較少。

縣屬住民，有漢、黎、苗三族。黎有生黎、熟黎二種，共約四萬人，居住鄙陋，生活簡單。苗民約千餘人，飲食較爲清潔，且善烹飪。至若漢人，據最近調查，全縣共三萬五千四百三十戶，男女合計共一十九萬一千四百一十五人。城區住民約佔一千二百餘人。

縣民業農者，約佔全縣人口十分之九。出產以稻米、番薯、芋頭、粟、花生、甘蔗等爲大宗。椰子、檳榔、豆油、元肉（卽龍眼肉）、茶葉等次之。稻米分田稻、坡稻、山稻三種。番薯種植，不拘時季，凡四閱月而一得。惟以冬種春收，春種夏收者爲最盛。其他薯之種類有七，卽甜薯、翻蒂薯、板薯、山薯、鹿脚薯、南鈴薯、黎臺薯等是也。茶葉多產於南閩嶺、白馬嶺、水滿峒、龜嶺一帶。土人卽以其所產之地名名之。就中尤以水滿峒茶爲最著名。豕畜以豬、牛、雞、鴨爲主，羊次之。養蜂亦盛行，故縣屬出產蜂蜜頗多。礦產，縣南白馬嶺附近之牛嶺產鐵，吉安西岸

關之羊角嶺產磁鐵，但尙未開採。五指山附近之嘯嘒峒產錫，藤滿峒產銅，龍濟光督粵時，曾派人開採。

縣屬交通，水路有建江（卽南渡大江）緣縣境北邊東行，可行民船，上達澄邁之加烈，下通瓊山之海口。陸路，一由縣城東南行，從仙溝、居丁、黃竹，直達瓊東之嘉積市爲瓊益公路。一由仙溝經平和、雷鳴、龍門而至龍塘，爲仙龍公路。一由瓊東之嘉積市經縣屬之嶺口、龍塘、屯昌（屬瓊山）、南閩、楓木，而至嶺門市，爲嘉嶺公路。此外由縣城至雷鳴，由龍門至黃竹，由嶺口至龍門與由南閩至烏坡間，俱有公路可通。郵政，僅於縣城設有三等郵局一所。長途電話，一由縣城至海口，一由縣城至仙溝，一由縣城至瓊東交界，一由縣城至瓊山之馬坡村接駁東山市，一由縣城至嶺口，一由文曲至嘉積，一由黃竹至文底。

縣屬文化，與瓊山、文昌二縣齊名。學校教育，有定安縣立中學一所，完全小學十三所，高級小學十八所，初級小學四百五十六所。惟因經費支絀，設備不全，校舍則大多因陋就簡，對於管、教方面，頗多窒礙。社會教育，有中山公園、定安縣圖書館、定安公共體育場各一處。書店有競華書店一家，俱設在縣城內。此外有耶穌教堂一所，天主教堂四所。

一〇 定安的特產

定安的特產

1. 南椰麵 卽梳椰粉，本草稱爲「莎木麵」。縣屬多產之；土人以此爲飯，名曰「椰霜飯」。其精液形色氣味皆類藕、蕨粉。

2. 榜頭 形如何首烏，火灰水浸三宿乃可食。將煮時，置生魚浸水中，驗魚能遊爲無毒。

3. 山粟 有錐粟、棗粟二種；錐粟又有苦錐、牛錐二種。山蠶食其葉作繭，取絲績綢，名爲「山繭綢」。

4. 花梨木 多產黎峒中，色紫紅，製作什物，以此爲最佳。

5. 楠木 多產黎山中，樹幹極端偉，故又名「端正樹」。有香楠、綠楠、油楠、苦楠四種，惟苦楠無所取。

6. 美堅木 木格堅牢，文理倒錯，每一動作，刀鋸爲損，匠人多畏之。

7. 長節竹 產黎山中，以節長故名。

8. 香類 縣屬香類頗多，大都出自黎峒，如沉香、奇南香（一作伽楠香，一作琪楠香，一作奇藍香）、蓬

萊香、鷓鴣麻、馬尾絲、篔簹香等卽是。

9. 金石斛 生五指山及鐵嶺等處，蔓延樹上。

10. 雞母藤 亦產黎山中，相傳能以此制伏奶蛇。

其他如椰子、檳榔、波羅蜜、蓬生菓、蒟蒻、甜娘、艾粉、山蠶絲等，在縣屬亦多產之。

一一 定安的勝蹟

1. 五指山 在縣西南歸化關六峒之間，距城四百三十里。五峰如指，直插雲霄。黎族環居四旁，山極高峻，雖黎人亦不能上。

2. 黎母山 在縣西南三百八十里。峰巒高聳，常在雲霧中。圖經云：「雷破蛇卵，中有一女，居此誕生黎類，因名『黎母』。」又云：「黎女星常降此，故又名『黎婺』。」元明以後，嶺下周圍皆係苗人盤踞，外人罕至。今普通以爲即五指山，實非也。

3. 鐵砧嶺 在縣西南四百里。明永嘉侯朱亮祖、德慶侯廖永忠征黎至此。

4. 文筆峯 一名「尖嶺」，在城南四十里李家園。高二百丈。峯頂多巉巖奇石，不可攀躋。清康熙間，邑人曾建「文筆塔」於其上，今已廢。

5. 馬鞍岡 在縣南二十里許。岡上多奇石，當中一石最高，若據鞍狀。

6. 南閩嶺 亦名「三尖嶺」，在城西南一百八十里。高千餘丈。上有棋盤石、巨人腳跡石，又有四角井，飲之却病。

海南島旅行記

7. 思河嶺 在縣西南三百三十里。嶺

8. 光螺嶺 在城西南二百里。相傳

9. 石峽嶺 在城西南九十里。高數石

址尙存。

10. 豪豬嶺 在城南一百八十里。斜崖石有棋盤人足之異。

11. 建江 一名「大江」。源出紅毛嶺。天然界限，折東北，復入瓊山縣境，爲南渡江。

12. 清潭 在縣署後建江中。潭深數丈，卓立水中。縣令清則見，貪則隱。云。

13. 雙水簾 在黃竹山地村。有合口深口左，一截口右。高五六丈，廣十餘丈。兩邊垂

14. 瀑布水 在十萬峒。水從白藤嶺頂懸垂而下，自嶺門內望之，形如挂布。下流合豬母灣水，出石壁江。

15. 青蒙溪潭

在思河黎峒中。潭深莫測，中有大魚甚多。

16. 泵井 在潭覽村前挺秀坊下。泉甘而冽，相傳「鄉人飲此井者多壽」。

17. 建江樓 俗名「北門樓」。今改爲中山紀念堂及定安縣圖書館。

18. 見龍塔 在縣城東南八里之龍滾坡，高七級，每級高丈餘。

19. 洗太夫人廟 在縣城南二里，中有拜亭一座。

20. 王忠銘公墓 在賓文市之古爽村。

21. 王忠銘公宅 在雷鳴市之龍梅村。

22. 忠州故址 在縣南黎母山下，相傳「唐時辛、傅、李、趙四將進兵擒生黎、蔣、璘等，卽其地置忠州，屯七年餘，死亡過半，遂領兵還，自是州廢」。

此外，如龍門塔、昌建樓、明照閣、蓮井寺、三元橋、渡龍橋等，在縣屬亦頗著名。

二二 定安的風俗

縣屬俗尚儉約；民性和敏而善於詞說，服飾尚樸素，男女出入多戴竹笠，飲食以米爲主要；鄉村則輔以薯、芋，住屋略同瓊山，較大之市鎮，多建有碉堡，一、二、三座不等，婚禮重檳榔，在昔專用紅轎以迎新娘，黑轎以扛媒人，如欲裝體面者則雇用長短金牌高帽跟隨夫役及音樂等，有多至百數十人者，新娘入轎時，有送嫁者多人，跟隨轎後，轎內轎外，哭聲相應，送至二、三里之遙，乃打開轎門，大哭一場而別。近來公路交通便利之處，多改用汽車，新郎每與新婦同乘，其情形乃大異往昔矣。最異者丈夫出遊南洋，有以其妻典質於他人，俟歸來時始贖回者，推原其故，據云：當地習俗，如丈夫出外，久不歸家，其妻即可自由改嫁，故俗有「田無基，水難留」之諺，基者塍也，田無基則水不能留，家無夫，則妻可以改嫁，然貧寒之家，娶一妻原非易事，今爲生活所迫，意欲出外謀生，或欲另圖發展，遠涉重洋，自思一去之後，難保妻不改嫁，將來勢必人財兩空，於此進退維谷之中，乃思得一法，即將其妻典質於人，使不致脫逃，俟歸來時乃贖回之，如此則目前可得一筆旅費，將來復可保存原有之妻，誠一舉而兩得矣。此典妻之舉所由來也。又有夫死後，其妻招人入贅者，亦有少年招童養媳者，至娶妾、育婢之風，在縣屬亦盛，喪俗，喪家多延道士建醮，爲父母超拔解度，請地師尋覓風水，始行安葬。

節序，正月初三日，祭赤口，題於門前曰：「赤口原來天上星，凡人不識把汝釘，今日送君歸天上，一年四

季永安寧。」又吃芥包飯，所謂「芥包飯」者，即用生芥菜包裹雜以魚、肉、辛、酸等味之飯，取其銀包金之意，亦以弭口舌之災也。元宵鬧燈、踏青、四月各家各姓設醮，名曰「亢雷公齋」。遇雷劈物，則曰「齋不誠」；復再設之。凡設齋，必先期齋戒半月。若遇雷劈牛，各坊爭取其肉與孩子食，以爲「平安」。端午節，包角黍，競渡，放風箏，童男女焚香於清潭碑前，共摸之，以除疥癬。十三日，稚子先對城隍神前頭掛紙糊後，再適關聖神前焚之，以祈平安。七月七夕，女子穿針乞巧。中秋節，以月餅相饋遺，聚親友賞月，煮芋，搗去皮而食之，謂之「剝鬼皮」。十一月至歲暮，多舉行嫁娶，俗名「做親家」。往來拜賀，幾無虛日。冬至，民家用米粉，以甜薯磨麵入之，合爲餅團，再以糖水煑食。此外，如元旦迎春，重陽登高，清明、冬至，拜山掃墓與除夕鬧爐守歲等，皆與各處略同。

一三 關於五指山的詩

一

明方厚

海島名山分外奇，
纖纖削玉列高低。
秀通上界三辰近，
雄鎮邊疆五嶽齊。
捲霧信爲扶日手，
排雲可作上天梯。
于今寫入瓊南景，
勝得詩人細品題。

二

明邱濬 濬 瓊山人

五峯如指翠相連，撐起炎荒半壁天。夜盪銀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雲烟。雨餘玉笋空中現，月出明珠掌上懸。豈是巨靈伸一臂，遙從海外數中原？

三

明楊昇

突兀中峯北斗齊，四峯朝拱翠高低。地環滄海二千里，眼盼青雲第一梯。驛路濼洞通上下，川原繚繞自東西。方今聖主多涵育，喜見生黎變熟黎。

四

明王佐 臨高人

坤軸南回地盡頭，巨靈見掌鎮中州。梅開放水澄環海，管列分山觀四洲。一朵金蓮擎碧落，五株玉筍擘清秋。明時維嶽須神降，還織嵩山咏有周。

五 和邱韻

明王宏誨 定安人

地盡南溟氣復連，五峯如指勢擎天。浴光應捧咸池日，染翠疑探太乙烟。瑤島分仙掌湛，寶輪花榜佛支懸。寰中維嶽紛羅立，誰向鴻濛握化原？

六 和邱韻

明焦竑

巨靈伸掌與雲連，砥柱東南半壁天。海色幾年寒捧日，嶽形千載盡凌烟。爲誰指點鴻濛破，何處攀躋鳥道懸。一眺山川真瀼瀼，望中無地不周原。

七和邱韻

明郭正城 江夏人

羣峯縹緲鬱相連，五指撐持海上天。露下金莖承玉屑，雲間瑤掌吐青煙。摩挲日月雙輪轉，搏弄星辰百寶懸。應有股肱橫地軸，遙從粵嶺握中原。

八

明姚履素 金溪人

遙看一臂出滄洲，誰向天門汗漫遊。承露吳空青燁合，翻雲絕巖翠花流。域中耐可雄三島，海內何疑更九州。屈指珠崖幾千歲，蠻烟未靖使臣愁。

九和姚韻

明吳秉機

陵嶺海外起中洲，衝命南來亦壯遊。雲霧撥開星斗見，山河砥柱玉華流。羊公峴首今瓊島，馬伏詞標古帝州。屈指低徊談遠略，擬擒計日淨邊愁。

十和姚韻

明王宏誨 定安人

五峯如指列中洲，一道黃華最勝遊。承露金莖開曉霽，摩空銀漢濯清流。唐虞文教猶存古，秦漢封疆始建州。

縱覽乾坤歸掌握，佇看學蓋淨邊愁。

十一

明王世貞 太倉人

東南欲盡覺天寬，矗立高參障海濶。掩日修維雲外掌，摩空鋤柱露中盤。削成華岳峯峯秀，寫出郁公朵朵寒。寄與地靈王學士，九重今借指南看。

十二

明湯顯祖 臨川人

遙遙五指峯，嶄絕珠崖右。織織佛輪光，嵌空巨靈手。疊障開辰已，修巒露中酉。天香煙霧中，海氣晴明後。一峯時出雲，四州紛矯首。主人毓靈秀，面峯鑿虛靡。嵐翠古森蕭，揮弄亦已久。時從吳會問，離離望北斗。

十三

明夏昇 瓊山人

壁被鴻濛擬太空，乾坤何處問高峯。年來見說滄溟闊，不放他山一脈通。

一四 由定安縣至文昌縣

十二月二十日因連日天雨，預料公路必多泥濘不堪，脚車難以行駛，因與胡君決定趁汽車至文昌。九時許，有開往文昌之車駛至，遂附搭焉。車行至溪仔口，渡河，經儋州、益來、潭文而至三門坡。沿途牧童成隊，各

披一簪衣，騎於牛背，意態消閒自在，點綴於細雨濛濛廣大之草場中，亦殊美觀也。再經樹德、大昌、新橋而至文昌，寓居世界旅店。

下午一時，首至文昌縣立中學，由該校教員某君導往各處參觀。次見王縣長曉章於縣政府，王君乃一新人物也，對於當地情形，瞭如指掌。除詳告余以風土情形外，並承贈文昌縣自治區圖一幅，余甚爲感謝。再次至縣黨部及商會，黨部常委翁詩林君、商會主席湯堅如君，對於當地情形，亦略有所指示。

十二月二十一日，天陰，有八十三歲老人王福景君來訪，辮髮猶存，意殊謙謹。初識面時，卽行打拱作揖，猶不失科舉時代之禮節，亦現代有數之人物也。談有頃，袖出生平得意之文章一卷示於余，曰：「某篇是爲某事而作，某篇是爲某人而作。」余閱之，大抵皆箴時砭俗，勸善誠惡之文章，句猶近八股，閱畢，題「福」一壽如煦，嫉惡如蠱，「景」此良言，洵利且溥」十六字以贈之。王君樂甚，蓋嵌「福」「景」二字在內也。

一五 文昌縣概況

文昌地居海南島之東北隅，東、南、北三面俱臨大海，西鄰瓊山，西南接瓊東，地勢大多平坦，間有邱陵參雜其間，然不甚高。全境東西廣約六十三公里，南北長約九十八公里，面積凡二千九百六十七方公里。窮縣

城位於文昌江之北岸，西距定安縣城，西北距海口市，各約一百二十舊里。

考縣境在漢爲珠崖郡地，唐武德五年，始置平昌縣，屬崖州。貞觀元年，更名文昌。文昌之名自此始。五代因之。宋開寶五年，改屬瓊州。元初屬瓊州路。天歷二年，改瓊州路爲乾寧安撫司，縣地仍屬之。明清兩代俱屬瓊州府。民國初，屬瓊崖道。十七年，廢道制，直隸廣東省政府。

縣屬地勢平坦，空氣清澈，水土無他惡。夏天最高氣溫，約達華氏寒暑表九十二度；冬天最低氣溫，約降華氏表四十八度。雨量以夏、秋兩季爲較多；冬、春二季較少，但冬季亦多細雨。

縣屬住民，概爲漢族，海南十三縣，惟此無黎人雜居，故有「文昌無黎」之諺。據最近調查：「全縣共有六萬八千一百五十七戶，男女合計共四十二萬五千六百五十七人。」城區住民約占一千三百餘人。

縣屬地瘠田稀，壯丁多出南洋謀生，其業農者僅有老弱之男丁及婦女，約佔全縣人口百分之三十。農產物，以米穀、番薯、椰子、菠蘿等爲大宗；荔枝、花生、甘蔗、咖啡、瓜蔬等次之。椰子年值四萬元左右，每運往江門、廈門等處發售，菠蘿年值約五千元。居民取其葉爲麻，以織布，稱爲菠蘿麻布，年值約五萬元。咖啡種來自南洋，爲海南新興特產，現在縣中種植頗多，據當地人士言：「五年之後，可以分銷各處。」家畜，以豬、牛、雞、鴨爲最多，蠶絲次之。其所產之雞，以肥嫩著名，稱之爲「文昌肥雞」。東北沿海一帶，產魚頗多，清瀾港附近，業漁

船隻，計有五十餘艘，舖前港計有十餘艘，但俱用網捕法，年中所得不過十餘萬元，倘能採用新式方法，則得利必倍蓰焉，就中以鮑魚爲最著，亦縣屬特產也。

縣屬交通，水路沿海清瀾、舖前二港，有大帆船來往海口、廣州灣及南洋羣島一帶，陸路各區、鄉均有公路，密如蛛網，計有名可數者四十餘，長達一千餘里，其他僻小鄉村亦多有車路可通，不特爲廣東全省之冠，國中各縣，恐亦無出其右者。郵政於縣城設有二等郵局一所，於蛟唐、舖前、波羅、潭牛、邁號、白延、東郊、冠南、文教、煙墩、南陽、清瀾、頭苑等十三處，各設有郵寄代辦所一所。數量之多，爲海南各縣之冠。長途電話，已通話者，有海口、波羅、潭牛、文教、東閣、頭苑、邁號、清瀾、南陽、冠南、會文、白延、煙墩等十三市，計幹支線共長三百六十餘里，消息甚爲靈通。

縣屬文化，素稱發達，學校教育有文昌縣立中學校一所（在縣城），第二區區立瓊文中學一所（在白延），完全小學七十五所，高級小學六所，初級小學五百零六所。社會教育刊物有文昌週報一種，係由縣黨部出版。公園有第一公園、煙墩公園、清瀾公園等三處。圖書館有文中圖書館、通俗圖書館、白延圖書館、益智圖書館等四所。運動場有鐘聲、文昌、文中、東南等四處。娛樂場所，有愛春、芳園二家。書業以中南、富文、光漢、文南、白延、東郊、文教等數家爲較大，其餘四十餘市鎮，亦多有較小之書局。

一六 文昌的勝蹟和風俗

文昌勝蹟，以紫貝山、玉陽山、銅鼓嶺、七星嶺等爲最著名。

1. 紫貝山 在縣城南一里，高不及七丈，以形似紫貝而名。山上有紫雲菴，前有紫貝泉，下有釣鼈磯。
2. 玉陽山 一名「青山嶺」，在縣城西北十餘里，林木青翠，爲縣中之主山。
3. 銅鼓嶺 在縣治東六十里海濱，半在岸，半在海，風景極優。其直入海中者曰「銅鼓角」，上設有龍神，鄉人春秋祀之。

4. 七星嶺 一名「七洲洋山」，在縣治北一百五十里海濱，大小聯屬十餘峯，在數十里外望之，只見七峯排列，朗映晝霄，狀如七星連珠，故名。上有茂林，下有溪泉，航海者過此，必登陸取水採薪。明天啓時，建塔於其上，其東有泉，七孔晝夜混混不絕，名曰「七星泉」。一名「龍濟潭」。南有七星神祠。

5. 抱虎嶺 在縣城東北一百二十里，以山中有石，狀如虎，山勢迴環抱之，故名。

6. 浮山 在城東一百里，屹立海中，分潮水爲東西流，俗呼爲「分洲洋」。

7. 焚鑊山 在城西一百三十里，地近大海，相傳：「漢樓船將軍楊樸征黎至此，焚船登岸。」

8. 石瀾港 一名「木瀾港」，在縣北一百四十里，亂石障海，中有三門，舟過最險，俗呼爲「鬼門關」。

9. 湯泉 一名「鹽水池」，在城南五十里，周百餘步，冬夏常溫，水浮草上，曬之成鹽。

10. 魚爺井 在城西五十里，水極清冽，相傳：「此泉與海相通，中有巨魚，頭白若呼「魚爺」即出」云。

此外如百延市附近之溫泉，清瀾港附近之石緒，文教市附近之鄧淵丘墓，會文市附近之文煥章烈士墓，清瀾市附近之林格蘭烈士墓以及正在興工建築之何漢英烈士紀念亭等，皆爲縣屬著名之勝蹟。

縣屬風俗醇厚，民性敏捷而勇於去國，故自海通以來，僑居海外謀生者頗多，而貪慕虛榮，尤爲普通一般之共同心理，食用、服飾以及日常生活，類多效法歐美，雖鄉村小戶，亦必咖啡、紅茶以待賓客，俗喜玩麻將牌，而以有產階級爲尤甚。一經入席，可置一切於不顧，婚禮亦多採用新儀式，無論城、鄉，一律改用汽車以資迎娶，治喪不用浮屠，每逢二月，迎南火雷、高涼郡主二夫人裝軍，士女擁從，三日方止。

一七 由文昌至瓊東

十二月二十二日，天陰，是日適爲冬至節，上午八時，出文昌，經便民、陳家，而至清瀾港，沿途乘汽車掃墓者頗多，而到處爆竹聲喧，隔山多聞人語響，亦有手攜竹籃，內盛祭品等物，攜帶男女孩童多人而相撞於途。

者一路殊不寂寞。既抵清瀾港，推車至海邊縱覽，形勢頗雄壯。據一般人云：「此港港水深於海口，形勢亦優於海口，將來奪海口貿易者，必屬此港。」云。十時，由清瀾港回經陳家，轉往邁號。沿途多鬆沙，脚車難以進行，故步行轉多。既抵邁號，頻飲牛奶、咖啡，以解口渴。既而經會文，五里得趕上胡君，乃偕行至烟墩宿焉。

十二月二十三日晨，由烟墩起程，經過一極長之椰子林，細雨霏霏，風濤怒吼，余初以爲椰子葉經風吹動，致成此聲，古人以松樹所發之聲名曰「松濤」，余以爲此乃從椰樹所發之聲，名之曰「椰濤」，亦未嘗不可；故亦愜然置之，未加深察。已而風漸緊而聲亦漸厲，翹首椰林，而椰葉固寂然未動也，因滋疑焉。乃立車道周巡往椰林外探視，則大海在焉，始知向之所疑爲椰濤者，實海濤也。

既抵海濱，復興採集螺殼標本之念，乃與胡君決定以二小時爲採集螺殼時間，今日如不能抵達瓊東，即在長坡宿夜可也，便將車推至官回，寄於某君家，返身至海濱，與胡君各任一線，分途採取。胡君任近水之線，余則任近岸之線，務使好的螺殼，一無遺漏。然而結果亦不甚佳，計二人夾行約三里許，合計僅拾得四十餘件，乃廢然而返。至某君家，取車前進，二十里，至長坡，時已下午三時矣，因投宿於某客棧。

晚飯後，店主及當地人士數輩，因聞余係周遊全國者，因請余題字以留紀念，余諾之。於是一時紙筆齊陳，衆目爭觀，余爲之揮數聯以應，始就寢。翌晨，猶有以題字相懇者，余恐誤及行程，却之。

十二月二十四日，天陰，上午八時餘，出長坡，循汽車路經長山鄉至瓊東縣，瓊東縣城在一密叢叢之椰子林內，隔日一市，市日頗熱鬧，各貨亦多齊備，非市日則冷落非常，鋪門嚴扃，雖欲購一二菜蔬以供饋，亦不可得，其冷落情形有如此者。

十二月二十六日，早起，於馬路上散步，路之兩旁多椰子樹，行抵一處，忽見一少年女郎，自椰子樹下驚起，兩手忙繫褲頭不置，爲狀殊忸怩，余會其意，亦深悔多走此一二步，致驚其快舉而使之難以爲情，因立返去，蓋該地風俗，多不設廁所，男女大便，俱在椰子林內故也。十時左右，復與胡君作郊外遊，見當地婦女，紛紛分秧插田，如此更可知海南之氣候矣。

一八 瓊東縣概況

瓊東地居海南島之正東稍北，東瀕大海，西界定安，南鄰樂會，北連文昌，西北一小部分接瓊山，面積凡九百七十七方公里，強縣治偏居縣境之南部，距萬全河北岸約十里許。

考縣境在漢爲珠崖郡地，唐宋爲樂會縣，西峒獠故地，至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平章闕里吉思不黎始析樂會西北境置會同縣，治永安都烏石埔，皇慶元年，土酋王高燒燬縣治，因議移建太平都斗牛鄉，至正間，卜

遷端山（即今治）明屬瓊州府，清因之。民國初，改名瓊東，屬瓊崖道。十七年，廢道制，直隸廣東省政府。

縣屬地土卑濕，不獨歲中寒暑不齊，即一日之內亦氣候屢變。夏固炎熱，秋則白露以後，暑尚未消，甚至朝方著棉，暮旋揮扇。冬寒不過三、四日，復煖，決難見冰雪。大抵夏天最高氣溫，約達華氏寒暑表九十餘度；冬天最低氣溫，約達華氏表四十八、九度。雨量，以秋季為最多，夏季較少。風向，春多東風，夏多南風，秋多西風，冬多北風，東南風煖，西北風涼，南風在三、四月，惟晝有之；至五月始入夜，叫做「夜南風」。南風過夜則雨。三、四月如有北風多主雨，五月如有北風則多主旱，六月有北風，非作颶即大雨。颶風自芒種以後至立冬以前，有之且一歲之中有再三作者。

縣屬漢、黎雜居。據最近調查：「全縣漢族，共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五戶，男女合計共一十萬零五千二百六十七人。」城區住民約占一萬五千餘人。黎族種類純係熟黎，居地占全縣十分之二，人數共約十萬左右。其教育事業，已設立初級小學多所，對於漢文、漢語，多能瞭解。其他職業、風俗、習慣等，亦多與漢人相同，幾難辨別，不知者以為瓊東亦無黎人，職是故耳。惟性好爭鬪，嗜煙、酒，此則尙未脫其初習也。

縣屬農產物，足供全縣之需要。就中以穀米、蔗糖、花生、椰子、竹、木等為大宗；雜糧、蔬菜、瓜、菓、檳榔、咖啡等次之。穀屬種類頗多，大別之，可分為粳、糯二類。以季候論，與瓊山同——亦分為大、小二熟。夏種冬收者為大

熟，冬種夏收者爲小熟，雜糧如薯、芋、菽、粟等種類亦頗多；凶年多利用之以爲糧。蔬菜以水芹、蘿蔔、白菜、芥菜等爲最夥，薑、蒜、韭、薤等亦不少，大抵四時俱有。冬至前後，猶有鮮茄、辣椒等佐饌，與嶺北截然不同。家畜以生豬、雞鴨爲主要，近海村落居民，稍有業漁者。

縣境南瀕萬泉河（一名嘉積河），可通民船。陸路全縣可分爲六區，均有公路，可通汽車，計長共約三百餘里；有車五十餘輛。郵政於嘉積市設有二等郵局一所，於縣城、長坡、大路、福田等四處，各設有郵寄代辦所一所。長途電話於嘉積市設有分局一所，計分三線：一由嘉積至縣城；一由嘉積至樂會；一由嘉積經大路直至黃竹。

縣屬文化、學校教育，有省立第十三中學（設在嘉積），縣立中學各一所，完全小學五所，高級小學四所，初級小學一百三十二所。公園有瓊東第一公園和嘉積中山公園。圖書館有瓊東中學圖書館和瓊東第二區圖書館。運動場有瓊東縣公共體育場一處。娛樂場所，有太平戲院一家，設在嘉積市。書店有文英閣、瓊文樓、會文樓等三家，俱設在嘉積市。

九 瓊東八景及其他勝蹟

1. 端山聳翠 端山，在縣城內，樹木蔭翳，清雅宜人，山麓多椰子樹。

2. 白鶴摩空 白鶴山，在縣北十五里，以形如白鶴，故名。

3. 奇峯多異 多異嶺，在縣東三十里，上多奇境，有泉井、靈泉寺、青雲亭等勝蹟，又有風動石，其形如卵，

闊可一丈，盛以盤石，人力不能移而風可搖動，山南有海湖巖，高數十丈，闊百餘步，形如居室，可容數十人，東望海潮，水天一色。

4. 佛子露頂 佛子頭，在縣東四十里，地瀕海濱，聳秀特出。

5. 湓溪瀉碧 黎湓溪，在縣北五里，源出定安烏蓋嶺，流出樂會龍塘港，合大溪出博鰲港入海。

6. 趙水凝香 縣前塘，在縣治南門前，原有浮草湓，後颺風發，漲匯爲趙水一派，因名「趙湖」，中產蓮

花，有紅、白二種，夏日盛開，極爲芬馥，歷代守官取其實爲貢品，稱爲「會同蓮子」。

7. 大海澄潭 在太平都港門埠附近。

8. 奎塔凌霄 聚奎塔，在縣西南半里，塔高七層，各層有石級，循級而上，四圍周眺，山川城市，盡在目中。

9. 應聲石 在縣東二十里許太平都石溝山中，二石疊起，大數尺，高一丈，人語亦語，人笑亦笑，隨聲響

應，故名。

10. 大奇石 在縣西南十里端趙都孟菜村突起平疇，高大數丈，榕樹盤蔭其上，石頂平坦，可坐多人。

二〇 瓊東的風俗

縣屬俗尚樸實，民性任勞苦，善儲蓄。在昔安土重遷，鮮有去鄉而餬口於外者；今則遠渡南洋，或工，或商，與文昌、樂會二縣人民同爲瓊屬出洋最多之縣分。服飾多整潔，男女出入，無分晴雨，多喜戴藤蓆笠。飲食以米爲主要，輔以雜糧。歲時往來，遺饋餽、餅、粉、磁等，尋常相過，先薦檳榔，主賓以此成禮。近年以來，頗喜吃咖啡。茶住屋形式普通，與瓊、文、定等縣略同。篤信鬼神，有疾病多事巫禱，罕信醫藥，而以農家婦女爲尤甚。婚禮，納采亦多用檳榔。將娶時，由男家擇日請媒通知女家，娶親，女家照例不許，必三顧然後許之。今世事日新，禮從簡便，已不復如前此之煩瑣矣。喪禮成服後，爲婿女者，須盛筵以飲賓客，謂之「山頭酒」。拜掃墳墓，以清明或四月八日或冬至節爲最通行，每年至少必一次。

節序，元旦祝年，家家皆用橘、柚出拜所親閭里，各奉檳榔相待。至初三日，釘赤口，取除夕所餘飯、肉，並元旦餘飯合於釜中炒之，合家傳食，謂之「炒赤口」。亦曰「炒蟻」。上元先數日，作花燈獻神廟，寺觀中，遍懸之。又放煙火，裝故事，舞獅，唱雜劇等，絲竹迭奏，燃燈設謎，遊觀達曙。清明前三日，壘土培塚，夏至愛吃狗肉，端

陽節，各家爲角黍相饋遺；懸虎艾於門；取檳榔胎、海棠花、槐花並菖蒲、艾葉等，浸泉水以供洗濯；並浴於溪曰「流瘍」。取雄黃、神砂及蒼朮等作小袋，使童男女帶之，以避瘴癘。又於午時以雄黃和酒，遍洒門戶以辟蛇毒。臨近河、海之民，多鬪龍舟，以競渡爲戲。好事者以竿懸銀錢於船上，勝者得之，謂之「奪標」。陸地兒童則賽放風箏，其聲喧天，以相糾纏角勝負。六月六日，祀竈，晒衣物。中秋夜，小兒常以紙糊燈，用火氣衝之，高入雲霄，謂之「放火燈」。霜降愛吃牛肉，除夕以竿掛紙錢，並敝帚、陳舊燈盞，遠拋門口十字路上，謂之「送窮」。兒童則向尊長討銅錢，如其年庚之數以帶之，謂之「守歲」。

一一一 由瓊東縣至樂會縣

下午一時，由瓊東向嘉積進發，車行七里，渡一河，再八里，卽至嘉積。嘉積爲瓊崖第二大市場，貿易僅次於海口，輸出多椰子、檳榔、咖啡、樹膠等物。

十二月二十八日，天晴。上午八時，余駕輕車出南門，向樂會進發；胡君則留守嘉積。車行七、八里，誤入東叉道，愈行愈荒蕪，叩之土人，始知誤道，返回山上，尋得至樂會之正道，反較東叉道爲小，此余之所以誤入也。從此以後，專循此正道前進，雖間有數條小道，然因行人稀少及語言不通之故，亦懶於詢問，惟向前直駛而

已不意因此又鑄成大錯。一意前進，將及博鰲，幸經土人搖手示返，云向左手轉彎，即可抵達樂會。復返行數里，見左手邊一道汽車跡猶新，意此必入樂會之道也。乃向左手轉彎，約三里許，抵一鄉村，而汽車道即盡於此。極爲懊喪，蓋復錯也。時口渴甚，急入一咖啡館，叫咖啡二盅，清茶二壺，俱爲之立盡。付資訖，復駕車返入故道，前進四五里，越一小嶺，見有身穿西服，頭戴氈帽，足著皮靴者一人，負薪而歸。余初以爲此君或因特別事故，不過僅受環境一時之驅使，暫作一臨時樵夫，非久於其事者。否則以西裝革履而來斬荆披棘，殊不值也。因自思自笑而去。下坡時，趁勢放車，頗爲迅疾，惟坡底鬆沙積聚，車行至此，毫無準則，覆焉。起尋眼鏡，拾自泥沙中，失一框脚，再尋之，亦得自泥沙中。時有負薪者數輩，掠余而過，衣服均頗不惡。復前進，而汽胎復破，厥後惟有步行而已。再三里，而道路固依然錯也。若長此前進，必仍返嘉積。蓋樂會之道，於不知不覺之中，在一山側隱去。余環視路旁景致，似曾相識，急詢之路人，須再返回二三里，向右手邊下一山坡，再前進數里，渡河，始可抵樂會。總計嘉積至樂會，不過三十餘里；但因錯綜返復之故，是日所行，前後合計，不下五六十里。延至下午五時餘，始抵樂會城，寓居樂會縣黨部。此爲余出發以來最錯走道路之一日也。此次錯走道路之原因有五：一，汽車路縱橫複雜，大道與小道毫無標準；二，各處無指路牌；三，人烟稀少；四，言語不通；五，沿途黨派分歧，信仰各別，或有詢問，故作疑難。有此五因而旅行者苦矣。晚飯後，告黨部執委李業海君以日間所見有服

麗服而樵者，承李君見教，始知其習俗爲然。

十二月二十九日，天晴，上午九時，見陳縣長煒章於縣政府。陳君，文昌人，服飾甚爲樸素；不知者以爲係一隱士而非民牧也。伊對余來島考察，甚表欣慰，除告以當地風土情形外，且多鼓勵語；余甚爲感謝。旋參觀縣立中學，由該校教員王昌頌君指示一切。王君人極活動而擅交際，初識余面，卽同舊交，旅人得此，殊不寂寞。據王君云：「該校近年來因受政治鬭爭之影響，學生大爲減少，加以地方缺乏小學教師，因而停辦中學班而改設鄉村師範班；故現在該校名稱雖曰「中學」，究其內容，僅有鄉村師範班及附設之高級小學而已。」嗣承該校校長陳三才君邀入某茶樓歡敘，座中除余與陳君外，尙有陳夫人、王昌頌君、教育科長馬大中君等數人。濟濟一堂，亦堪稱盛會也。繼復由王君導遊城廂各處。

下午四時，陳縣長來寓，約余翌朝至縣政府早餐，同時並請黨部常委李極海君伴余同去。余以盛情難却，允之。

二二 樂會縣概況

樂會地居海南島之正東稍南；大部據萬泉河流域南部，東瀕大海，西接黎山，南鄰萬寧，北之東界瓊東，

北之西界定安。地形東西長而南北狹。面積約二千五百方公里。縣城位於萬泉河下流之三角洲上。西北距嘉積市約三十餘舊里。

考縣境在漢爲珠崖郡之瑋瑁縣地。初元三年，罷珠崖郡。建武十九年，改置珠崖縣。縣地屬焉。三國吳爲珠崖郡之朱盧縣地。晉太康中，爲合浦郡之瑋瑁縣地。隋爲朱崖郡之顏盧縣地。唐武德中，改顏盧爲顏城；貞觀中，又改顏城爲舍城。顯慶五年，始析舍城縣地置樂會縣，屬瓊州。乾封後，沒於黎。凡一百二十四年。至貞元七年，復置樂會縣。五代因之。宋大觀三年，改屬萬安軍。尋復舊。元初，屬瓊州路。天歷二年，改瓊州路爲乾寧安撫司。縣地仍屬之。惟縣治屢遷，竟無定所。至大德四年，始遷治於河南之洲上。卽今治也。明屬瓊州府。清因之。民國初，屬瓊崖道。十七年，廢道制，乃直隸於廣東省政府。

縣屬氣候，大體與瓊東相同。惟西部多山，氣溫較東部爲低，頗與定安之西南部相似。東部夏天最高氣溫，爲華氏寒暑表九十二度；冬天最低氣溫，爲華氏表五十度。雨量以秋季爲最多，夏季較少。

全縣住民，分漢、黎、苗、岐、俵五族。據最近調查：漢族共一萬八千三百八十二戶，男女合計共一十一萬八千三百零七人。城區住民，男女合計占二千五百三十一人。黎、苗、岐、俵四族，合計共約五萬人。對於漢語，間或瞭解。居地約占全縣面積二十五分之一。大多以射獵、種植、畜牧、製造爲業。

縣屬農產物，以米穀、甘薯、椰子、檳榔、黃豆、花生等爲大宗；荔枝、龍眼、黃皮、大小麥、玉蜀黍、瓜、蔬等次之。特產有咖啡、樹膠、益智等。惟年中糧食不足自給，所缺十分之四五，純賴鄰縣及安南、暹羅等處接濟。家畜以豬、牛、雞、鴨爲主，羊次之。居臨江海之民，有以捕魚爲業者，但不甚發達。礦產有錫礦一種，產於總溪口。

縣屬交通水路有萬泉河，由博鰲港上溯至船埠，約一百餘里，可以通行載重三千斤之小船。陸路有樂嘉、樂成、樂博、中陽、龍陽、嘉椰、椰龍等公路，俱可通行汽車。郵政於縣城與中原二處，各設有郵寄代辦所一所。長途電話，一由縣城通嘉積市；一由縣城通博鰲港；一由縣城通鳳樓園；一由縣城通中原市及探錦園。

縣屬文化、學校教育，有縣立中學一所，完全小學三所，高級小學四所，初級小學一百五十四所。社會教育，有樂會公園、樂會圖書館（原有樂會自治圖書館一所，因迭遭政變，散失無存，現正由南洋華僑捐資籌備建築中）、樂會運動場等各一處。新聞事業，有樂會半月刊一種，係由樂會縣黨部出版，每半月出十六開本。一冊書店有瑞興、聯和二家。

二三 樂會的勝蹟與風俗

縣屬勝蹟，以白石嶺、香爐山、聖石峯、蓮花墩等爲最著名，茲分述於下：

1. 白石嶺 在縣西三十餘里，高幾百丈，周圍數十里，峯頂有巨石，色蒼白，峯中有通壘石，摩空插天，層層洞壑，爲縣中八景之一，稱爲『白石摩空』。

2. 香爐山 又名『南山』，在縣南四里，樂會八景中之『壘峯生煙』，卽此。

3. 聖石峯 在博鰲港，屹峙港門，狀如累卵，岸上有三紅古廟，八景中之『聖石捍海』，卽此。

4. 蓮物墩 在萬泉河下游，水波激蕩，頗有可觀。

5. 金牛嶺 在縣東南十五里，聳峻凌霄，八景稱爲『金牛玩月』。

6. 萬泉河 在縣西北二十五里，源出五指山，流至縣西，分爲南北二支，一繞縣北，仍名萬泉河；一繞縣

南，別名流馬河，亦名『南門河』，至縣東北雷撲山下，二流復合而爲一，八景稱爲『雙溪交流』。

7. 泮池 在縣城內東街下，廣五十丈，長二十丈，不假開鑿，成自天然，其水漣漪，四時不絕，八景稱爲『

泮沼迴瀾』。

8. 溫泉 有二：一在縣西三十里歸仁鄉三吉嶺下，泉如湯沸，可滄牲，八景中之『粉湯溫泉』，卽此；一

在白石鄉，今稍涼矣。

此外尚有稱布石、汀洲塔、釣簾溪、嶺下寺、神龍井等勝蹟，在縣屬亦頗有名。

縣屬風俗純樸，習尚文雅，民性喜經商，散居各處貿易者，頗不乏人；全島市鎮，有「無樂會人不成市」之謔。遠渡南洋傭工、種植、經商者尤多，約占全縣人口之半數。婦女則勤耕作，服飾、住居，多務求華麗，甚至有男則西裝革履，女則着華美衣服出外耕、樵者。飲食，以米爲主要，間亦輔以甘藷。冬季多喜用生菜煨鍋，法於桌上置一小火爐，爐上置煨鍋一，中盛沸湯，以生魚、生肉等切成薄片，分置於四周，食時用箸夾入湯內，稍停卽出，再醮以醬油食之。婚俗，與粵東揭陽縣略同。定親後，由男家擇日請媒通知女家娶親，女家照例不許；必三顧然後許之。女子出嫁之前夕，必向其女友及父母大哭——對女友則曰「辭嫁」，對父母則曰「別親」；迎娶時，儀式極不一致：有乘轎者，有乘車者，亦有騎馬或步行者（步行結婚之俗，多盛行於南部一帶）。結婚時，親友慶賀，聚會歡宴，歌舞奏樂，甚爲熱鬧，惟是日新娘切忌出恭；因此爲新婦者，多預先絕食數日，否則不齒於人倫，必貽終身之差。喪俗，殮棺後，二、三日或七日卽葬，無停柩者。

二四 中原之行與陽歷元旦

十二月三十日，天陰，在縣府早餐後，於上午十一時，由樂會復返嘉積，以汽胎破，一時無法修理，改乘汽車而返，十二時卽抵嘉積。

十二月三十一日，天晴，上午八時，仍由胡君留守嘉積，並開一「貨單」給伊，內皆預備贈送黎人之禮物，如熟煙、火柴、針線、蒜頭、食鹽、餅乾等，及其他預防之藥品等多件，並付伊銀元二十元，囑其照單購好。余則步行至中原，並擬赴陽江旅部，蓋此行純爲籌款計也。由西門過河，步行約六里，有開往中原之車自後來，乃攜手止之，趁車往焉。抵第一團團部，由郭團附出見，余即將來意述明，郭團附招待殊周，坐談約一小時，乃辭出，復返嘉積。而陽江之行，因陳旅長已於是日赴海口而作罷。

一九三三年元旦，天晴，是日爲一九三三年之第一天，論理須得紀念一下爲是。余等旅行者雖不克如安居樂業之人大事鋪張，但一年一度之元旦，似亦未可完全抹殺。最後思得一較爲簡單而又經濟之紀念方法，隨即跑入菜市場內，出銅元數十枚，購得鮮茄四顆與新鮮辣椒等物，益以五十枚銅元之豬肉，與二十枚銅元之糯米酒，二人居然大嚼起來，是即吾儕旅行者紀念一九三三年元旦之方法。但此種紀念方法，余意比任何儀式都要深刻，歷久難忘。蓋正值嶺北風雪加厲之時，一般人所夢想不到之新鮮辣椒與茄子，余等今日居然在此間大吃大嚼，寧非快事！

二五 由嘉積市至龍塘墟

中原之行與陽歷元旦 由嘉積市至龍塘墟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日，一切均已預備齊全，是日天氣晴朗，草木同春，上午十時，余與胡君正式向五指山進發，車上所載，什九皆係贈送黎族同胞之禮物，車行十餘里，見道旁野果頗多，紅如橘，圓如球，小如枇杷，採而踏之，肉如龍眼而多水汁，核扁，嗅之亦帶辛散氣，難以久聞，因連枝葉留取二顆，意欲攜至嶺口團局，求得其名稱也。不意中途簾落，殊屬可惜，復行二十餘里，經過一極長之山，長約五六里，行人極為稀少，加以地近母瑞山，赤白兩方正在混戰，賊恐雙方一時不明真相，致有所誤會，故頗有戒心，車近嶺口市，見有婦女六七人，頂薪而歸，中心始釋，所謂「頂薪」者，蓋以雙手捧薪，而以頭頂之也。既抵嶺口市，寓居嶺口團局，是夕得見彭智芳團長，長於其團部，縱談經過情形及將來之計劃，甚為歡洽。九時許，始辭歸。

一月三日，天陰，八時半，由嶺口起程，逕向龍塘墟進發，車行約十里，沿途多檳榔樹，樹酷似椰子而較為矮小，莖亦較直，與地面成一垂直線，且莖之上下，大小相若，頗為美觀。葉之下部，多謹包其莖，如棕櫚然。實枝由葉之下部裂縫而出，結實纍纍，即吾人平常所吃之檳榔也。再十里，細雨霏霏，而口渴甚，咖啡固不可得，而茶亦無覓處。再前進，見道側有茅屋一所，時正在煮飯，已熟，取其飯下水而飲之，亦覺甚為可口。店主人略識普通語，叩余姓氏，余答以姓田，返叩之，云「姓王」，且徐言曰：「田、王兩姓原屬一家耳。」余訝其言之奇，叩以故，伊云：「王」字兩邊各加一直，豈非「田」字乎？「田」字兩邊各去一直，豈非「王」字乎？如此非

一家而何？」言訖大笑，余始恍然，亦報之以笑，且曰：「天下皆一家也。」店主人喜其說之成立，乃另燒白開水以饗之。余既而辭別店主人，復行前進。時雨點亦漸大，乃冒雨而行。十二時，抵達龍塘墟，寓居警衛隊部。隊長林猶順君，文昌人，稍息後，導往遊覽全墟。末至一咖啡園，咖啡林立，各高約四五尺，枝幹之間有子附焉，多者數十顆，略似枇杷而小，云即咖啡實也。又有所謂「樹豆」者，樹高六七丈，結實如豆，云亦可食。參觀既竟，見牆側有野山椒頗多，乃採取數十粒而返。副隊長某君，年已七十九，日夜惟擎煙槍以自衛，他不顧焉。亦警衛隊中之怪現象也。

二六 由龍塘墟至嶺門市

一月四日，天雨。上午九時，余與胡君冒雨前進。車行十餘里，至一山頂，等候胡君；良久始至，沿途尙無他異。十二時，抵屯昌墟，瓊山屬地也。寓一無名客棧，室中作豬屎臭，而圍觀者如堵；無已，閉其門，始逐漸退去。是地所產楊桃極大，他處皆五稜，惟此具七稜，亦該地之特產也。五時，店主催開晚飯，除湊一火鍋外，特往墟外採野山椒數十粒搗碎，調醬油以佐膳，味殊鮮美。

一月五日，天復陰雨。九時，離屯昌，逕向南閣進發。細雨飄飄，眼鏡頻濕，每行一二里，即須拂拭眼鏡一次，

頗感麻煩，否則雨花模糊，令人難以識辨前程也。十二時，車抵南閩，寓居警衛隊部。是日適爲市日，行人頗爲擁擠，雖天雨連綿，而行人箬笠齊備，故亦不甚顧忌，足見此間人民，多重視市日也。

一月六日，天仍飛雨，而余等精神絲毫不減，祇覺五指山一天一天的接近，黎族同胞快要和我們握起手來；那能被這無情的細雨阻斷我們的進行呢？計與細雨奮鬥已三日，而今日的雨勢似較前三日尤大；前進吧！奮鬥是成功之路，「今日一程，便要到嶺門了，於是繼續前進，沿途多楓樹林，俱已落葉，空枝撐天，頗有嶺北冬天之氣象。據土人云：「此種楓樹，可以飼蠶，瓊崖著名之野蠶絲，即取自此種楓樹上，每年獲利不少。」車行二十里，至楓木墟，在墟外稍息，再繼續前進，以後多係步行，五里，登一山上，再五里，始逐漸斜下，十里即抵嶺門，嶺門爲與黎人互市之地，由海口、嘉積運入黎境之貨，必經此；而由黎境運至海口、嘉積之貨，亦必經此，謂之爲門，亦名副其實也。是日余等即寓於嶺門團局。

二七 病留嶺門

一月七日，早飯後，外出參觀全市，市爲「一」字形，西高而東低，由西門至東門，有愈趨愈下之勢。是日適爲市日，有黎人三、四於市中經過，下體不着褲，僅於腰間前後，被以白布二方，急足前進，爲狀亦頗忙碌。

士人以口示余意謂「此卽黎人也」。余自觀之，貌殊溫良，而一片至誠，溢於容表，吾固知黎人必可親者也。瞥見街旁有賣箸笠者，余等選購二頂，預備至五指山之用。下午二時，余體頓覺發冷，服「金雞納霜丸」五粒，擁衾而臥，至晚飯時始起。飯後復臥，直至翌晨園丁叫吃早飯始醒；余卽應以「有病不吃飯」。少頃，馮團董起超來，余照樣答之，是日粒食未進，睡臥終日，而胡君亦然。

一月九日早晨，馮團董起超復來，云有定安車至此，勸余速返海口治病。余以決志而來，中經許多困難，始克至此，一俟病愈，卽當繼續前進，豈可輕易頓返海口？因却之，起床小便，身體作左右倒，噫！胡一病至於如此也。自此以後，身體極燥，不思食而惟思飲。是夕，二人盞茶一大鉢，而猶以爲未足。十日復如是。

一月十一日，陳董馮君起超、王君德昭等復來相勸，以返海口治病較爲妥當。此間地氣旣不佳，復無優良之醫生，長此以往，徒加重病體而已。將來病愈後，仍可再來。余自念此次病勢，非同小可，計自八日至今，絕食凡四日矣。縱或一、二日內自愈，然精神與體力之恢復，當非短期間內所能辦到。今聆此忠告，心頗爲動，而胡君病勢，似尤重於余，因此決定「有車卽行」。

二八 病返海口

一月十二日早，天猶未亮，團董王君德昭等即來報告云：「即刻有車至定安，可速行。」一切行李，俱由王君等遞送至車上，未並扶掖余等下樓登車，意殊可感。而余等遂於此晨光熹微中，與王君等作別矣。車行僅二里許，至一山坡，稍峻，司機者以第一次未開足馬力，不易前進，欲退而復上。時有攀立車後跟者，以立足不牢墜於地，慌忙爬行，而司機者不知也，仍往後退。余等坐車上，正苦無所措，但聞「嘎啣」一聲，而某君遂嗚呼哀哉矣。車守即派人報告地方團董，遠近來觀者，絡繹不絕。時天已大明，死者仰臥路側，觀者多爲之惋惜，然無甚帶感容者，豈其家屬未至耶，抑無家屬耶？人之生死，殊難預測，余頗有感焉。

久之，車復前進，循余等向來之路，抵楓木墟。車停片刻，忽有一婦人來，涕淚交流，指司機者而罵：「一中年男子亦倚樹而吞聲，余始知死者之家屬，原在此而不在彼也。伊等並謂將死者尸身運回，余等乃下車，逕至楓木團局息焉。大約經過一點多鐘，原車始返。余等復登車就道，經南閣、屯昌而至龍塘，皆余等曾經經行之道。龍塘以後，轉趨龍門，經雷鳴、平和而至仙溝。已下午八時矣。時在病中寓一客棧，亦不暇顧其名，承店主熬粥少許，喝之，然無佐菜，僅置鹽少許於杯中，謂「此甚利於病人」云。

一月十三日早，由仙溝趁海口車，經船崖渡河，至新村埠，再經洗太夫人廟前、龍塘鎮、潭口、那邕、北冲、瓊州府城而至海口。此則余等前此由海口出發往定安之路也。十時餘，即抵海口車站，乃雇黃包車拉至四排

樓，仍寓居陳鈺良客棧。

二九 在海口之養病

十二時，胡君出外小便，有頃，小夥計頻呼余至，余急起牀往外探視，則胡君作玉山頹矣。余急與夥計抱之起，可憐余亦在病中，已數日不進食，力氣毫無，勉強與夥計抬之至牀上，口中頻呼「老胡老胡……」不置，迨其應始已。如此可知胡君之病，適較余爲尤重也。下午一時半，余送胡君至海南醫院，留院待醫，一切手續乃由余一人辦理畢，余始出院，回至寓所，作長臥焉。惟口渴不已，及夜半，已盡三大壺，而口渴如故；因呼夥計起，復熱二壺，始維持至天明。

十四、十五兩日，俱靜臥在客棧中，略進稀飯，然亦不甚多，而口渴猶昨。

十五日，下午四時，棧主陳鈺良君，勸余亦進醫院，留院待醫，並願爲護送；因住院焉。經醫生測驗，體溫達華氏表一百度，即攝氏表三八·一度。

一月十六日，上午，護士於余左股打一針，注射 Febrin 1 amp. 並爲余二肺前後角杯，所謂「角杯」者，以口小腹大之玻璃杯二，酒精燈一，另以鐵夾一，夾棉花一團，蘸以酒精，於燈上點之，再將玻璃杯倒持，以

火置其中，略薰之，使其空氣變熱，急爲抽出；將玻璃杯口速覆置胸部一肺前，使與皮膚相緊貼，則杯緊黏於皮膚上而不墜，拔吸內中不良之氣。一杯既穩，再以他一杯如法薰之，再覆置於他一肺前，稍俟，拔而再薰，再覆如此凡十餘次，乃改在背上肺後行之，亦十餘次，是即謂之「角杯」。蓋即中國古法所謂「打火罐」之變相也。角杯後，並塗以碘酒少許於角杯之處。午後，飛片請陳鈺良君至，代打電報一通至上海徐忍寒先生處告急。是日余之體溫，由華氏表百度降至九十八度，傍晚，復升至百零四度（即攝氏四十度）。食物皆係流質。

一月十七日上午復角杯一次，下午於余右股復打一針，注射 *Quinine agr 50.1 e.c.*

一月十八日，改食蔬菜飯，上午十時，復角杯一次。是日余之體溫，最低爲華氏九十七度。

一月十九日，下午徐忍寒先生匯來之款到，察其據，知爲柒拾元，由中國銀行轉交，當即託醫院庶務陳君代爲領取，以余不便出醫院也。是日體溫復增高至九十九度。

一月二十日，體溫如常，改吃便飯。

一月二十一日，體溫如常，余以病漸愈，住居醫院，太無聊賴，改回寓所休養，因即出院，回至寓所整理一切。

一月二十三日，胡君亦自醫院歸，察其容，尙未全愈，蓋恐余單獨出發也。初當余出醫院時，余勸伊暫時耐煩休養，不妨在醫院多住幾天，一切費用，仍由余擔負，余則擬單獨環繞全島，並深入五指山，蓋一方面爲伊之病計，一方面且爲經濟計也。而伊堅欲從余行，故今日亦出院。

三〇 寂寞的年節

一月二十五日，爲舊歷壬申年之除日，商民皆忙於過年，採辦年貨者，連日以來極爲忙碌，余等作客海南，觀此情景，頓生飄零異地之感。因仿家鄉例，亦略備年菜數樣，以資點綴。此外是日嘗到之菜菓，除新鮮辣椒之類外，尙有玉蜀黍一樣。

一月二十六日，爲癸酉年之舊歷元旦，照海南俗例，早餐須吃素，並完全由店主備辦，防漏葷也。在各菜中，有新鮮娥蠶豆一味，以季候論，亦他處所絕無者。下午二時，參觀街市情形，萬戶齊閉，僅三五成羣之小孩徘徊於街道中，燃弄爆竹而已。至若行人，來往絕少。如此凡五日，始漸漸開啓半門，一若美人之抱琵琶猶半遮面也。寂寞哉，海南之年節；海南之街市！

余等靜居斗室，極感無聊，外無親朋之家可遊，內無古今之書可讀，惟不時煮食番薯等以資消遣。加以

新病之後，百感縈牽，益覺身不自主。此乃余有生以來所經各年節中最寂寞無聊之一年節也。

三二 瓊劇之一瞥

一月三十一日晚，余正在房中與胡君漫談各處過年之風俗，各具特趣，不若海口僅除爆竹聲破此極岑寂之空氣外，絲毫聽不到和見不着一點玩意，以慰此新年的人生。海口的鑼鼓，成了戲院中作遊行廣告的專用品，商家住戶不聞焉。玩燈、舞獅、裝故事等舉，在全海南怎樣？我不得而知；但是在海口絕無一點動靜，好不悶煞！正談至此，店主陳鈺良君，忽從外面跑回來，再從樓下跑至樓上，很匆忙的踏進我的屋子，一手拉住我的肩膀，連聲說道：『田先生！看戲去！本地戲，大同戲院今晚演真正好戲，快去！快去！』我兩次來到海口，除在醫院睡臥一週不與外界接觸外，前後合計，為時亦將及一月，新舊戲院尙未涉足於其間。有人云：『當地戲劇亦可代表當地風俗之一部分。』此話余並不反對，但有時所得亦殊少，因此余亦不甚重視，看亦可，不看亦可。今承陳君相邀，因本「看亦可」之義與之同行。至則濟濟一堂，各界俱有，而以女性為尤多。兩邊弔臺及其下層固為其專座（小孩當然在內，而女孩又多於男孩），而中堂池座，又係男女參半，如此可見女性之多了，且可見瓊崖婦女之樂於觀劇，是勝於男子的了。據陳君云：『此間男女，常為二十與八十之比。』

說罷，且笑且搖頭不置。

當余等抵院時，不過七點鐘，是時即已覺滿座，而後至者猶復有加無已，卒至牆隅屋角，俱爲之填滿，不知此種票券，究屬於幾等，而往觀者竟樂此不疲也。大家此言彼語，噓囂嚷嚷，呼喊不停，而賣零食者，更復穿雜來往點綴於其間，在這樣喧擾的環境之中，一直等到八點半鐘，始啓鑼。

首先出台者，並非加官，即爲正劇之一侍臣，手持一聖旨，立於台前，似在唱白，然究竟是唱抑是白，亦不得而知。蓋當時人聲正如鼎沸，尙未落火，莫從而聞也。次幕爲一落魄之官員與一婢正談話間，有一女子從左邊入，始則竊聽二人之話，繼亦加入其間。男著古裝，似有重憂者；婢與女則皆近裝，似極力安慰此不勝其憂之男子似者。而女子所著，尤不近古情，短袖細腰，儼然一摩登女子也。豈古之人即如此乎？聞是劇取材於唐朝之故事，以唐朝而有短袖細腰之服裝，那麼，宋朝必有裸體跳舞了，寧不可笑？瓊劇服裝，如此隨便，竟無一人提出質問者，如此可見瓊人遇事亦多隨便也。有人云：「戲劇可代表當地一部份風俗，」其在於此乎？閒話少說，言歸正傳。三人談話少頃，男女俱被皇室捕去，惟一婢得免。第三幕，由女后審問前此被捕之男和女。結果，男子入於獄，而女子得免於罪，且收爲公主。此幕之奇者，爲女后之侍女，竟爲一短裝短袖，而且剪髮之真正女子，其剪髮之形式，且爲現代之最時髦者，爲招攬顧客耶，抑爲改良之戲劇耶？如此古今合璧，愈來

愈奇。今夕瓊劇所給與余之印像，實非淺鮮。第四幕以後，無甚特奇，故不復贅述。觀至十二時，余以疲憊之故，乃辭別陳君，獨返寓所。陳君則因其姪兒流連不肯回家，竟候至天明始歸。

三三二 重入醫院

二月三日下午，接到徐忍寒先生由上海寄來快信壹封，云民智中學部已於去秋由威海衛路遷至愛文義路八三四弄念號，並成立博物館一所。誦悉之下，快慰莫名，且云有照片一幀，曾寄海南，不知何故，竟未接到。當復往郵局詢問，亦無結果，殊爲悵惘。

二月四日，作書覆徐忍寒先生，對於所提各點，俱一一致覆。

二月六日上午十時，身體又忽覺發冷。余初尙以爲感冒寒氣故爾；急擁衾而臥。至下午三時餘，始醒而起，惟覺中間尙曾經過一陣發熱耳。從此一晚安然無事，惟略感疲倦而已。

二月七日上午，昨病復發。且發冷之程度，尤甚於昨。上下齒相打甚厲；四肢戰慄如擊鼓狀。至是余始疑爲瘧癘作祟，然究竟是否瘧疾，余亦未敢斷定。蓋生平未曾害瘧，僅所聞者有若是也。是日睡臥復數小時，而疲倦益甚。

二月八日，早飯後，緩步至理髮店理髮，歸返寓所，嘔吐並作，頃刻之間，而一朝所食，盡還諸上帝矣。繼之以發冷，發熱，一切如前。昨兩日，余因斷定為瘧疾無疑，不得已，重入醫院療治。是時惟覺體重特別加高，絕非兩個短小之足所能支持似者。當經醫院測得體溫為華氏表一百零一度半，並於左股注射 Quinine 1 c.c.

gr 50.

二月九日，體溫降至九十七度；吃惟流質而已。

二月十日，體溫如前，改吃濃粥。

二月十二日，改吃便飯，體溫最低為華氏表九十六度六，最高為九十八度七。

二月十四日，角杯兩肺，是日所用者為單杯，且僅行之於肺前，而肺後未及也。

二月十五日晨，以最近半月來身體不時發癢，至是益厲；且發現紅色小點多起，極似疥瘡。諺云「疥從兩手起」，然是時兩手固無恙也。叩於醫，告以用 Lysol 水浴身。自後每日必與 Lysol 相會一次。

三三三 海南醫院之一瞥

二月十七日下午，以睡在牀上太無聊賴，而同居者多出街去閒遊，因亦起而散步，參觀全院。全院可分

爲正、副二部，正院分爲三座，坐西朝東。在南者曰南院，署名爲『雨亭樓』，係文昌周雨亭君所捐建。院長約十五丈，寬約二丈五尺，高三層，純係西式建築，可容病人八十人。北院亦如之，署名曰『大章樓』，爲王魁文君所捐建。中院介於南北二院之間，如一『十』字形，以十字上下兩端，連接於南北二院之中央而貫通之，於是全院遂略成一『王』字形。惟中院之右半橫，粗而短，且高於其他一層（四層）最高層護士居之，『遊客止步』。次爲療養室，再次則爲辦公室、會客室、院長室和醫師室等。最下層則爲候診室和藥劑室。左半橫亦爲三層，與南北二院相平行。其建築形式恰如南北二院之半截，可容病人三十人。院之東北隅爲『爾和樓』，僅二層，下爲洗衣室、車房（即電機房）和廚房等。東南隅爲號房，前門在焉，病者與來賓之所由出入也。總觀正院爲一正方形，可容病人二百餘人。四周護以短牆，除房址外，空隙俱爲草地，且略植花木以資點綴。正院之西北隅，有一土緻土橋，上書『林樹森橋』四字，蓋林樹森君所捐建也。過橋爲椰子園，余初抵海口時，曾與陳、黃諸君在此間攝影，不意今竟與之朝夕相望矣。園內有『周崑章紀念室』一座，亦爲周雨亭君所捐建。今醫院院長蔡時椿君住居於此。園西空場一大塊，亦醫院產業也。西與北各建療養室一座。北曰『樹豐樓』，西曰『明吉樓』。樹豐樓，爲林君鴻高、林君鴻澤、昆仲，以其先君樹豐公名義捐建，亦係西式建築，凡二層。竣工不久，尙未住人，大約可容病人三十餘名。明吉樓，爲沈明吉君所捐建，亦係二層，較樹豐樓爲

小大約可容病人二十名。總觀全院情形，大概如此。

二月十九日下午二時，承陳君縱材自府城來訪，談話約半小時辭去。

二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時，經護士於左臂注射 *Chytrion 100*。後赴府城參觀瓊海中學和嶺南分校。

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時餘，承瓊崖民國日報記者黃小山君來視余疾，並告以「今後無論旅行至何處，在未食該處飯食之前，先取鞋底泥土和當地泥土混合，煮水飲之，可保無水土不合之虞。因此地泥土與彼地泥土相合，其中含有陰陽之氣，可資調和」云云。是耶？非耶？余不得而知，然黃君言之鑿鑿，且云「此係極優良之藥方」，為其名醫所告訴伊者。然余始終不能無疑。蓋吾人足跡所踐，未必皆潔淨之地，尤其是海南各縣，牛溲豬糞，到處皆是，為微生蟲寄生之樂土，若煮水而飲之，豈不更債事耶？但以與黃君尙非深識之故，未敢與之作進一步之討論。

三四 兩種錯誤

二月二十四日黃昏，同居某君，瓊州人，出街購物，當時留院待醫之人託某君代買食物者頗多，余以懶於出院之故，亦託某君代購當天之「瓊崖報紙」一份，並再三聲明須要當天的「瓊崖報紙」，他處的和

不是當天的，一概不要。某君唯唯而去。至八時餘，某君歸院，付余以肉包子三枚，余訝甚，繼而思之，始知誤以「報紙」爲「包子」耳。不覺大笑，腹幾爲之痛。不錯，某君所買之包子，並不是風行河北的「天津包子」，也不是馳名江南的「揚州包子」，而是真正的「瓊崖包子」（瓊崖報紙），你說他不是當天的嗎？到我的手時還煖烱烱地熱着呢！

二月二十六日晨，蔡院長照例來診視病人，首至余臥床處，向余問道：「現在能行否？」余答以「能」且云「這幾天常常在走着哩。」蔡院長復問：「……走些什麼地方呢？」余以爲蔡君所問者，仍係指最近的過去而言，因即答道：「外邊倒也少去，不過老在這醫院裏跑跑罷了。」蔡君云：「不是這樣講的，我問你的將來呢。」始知他所問的「能走了嗎」一句，係指旅行而言；「走些什麼地方」一句，則係指旅行之路線也。而且這一句的上面，還含有「將來」二字，這不知是我的聽覺失了常度，還是蔡君說得太含糊了？因告以先直往澄邁，經臨高而至儋縣，再經昌江、感恩、崖縣、陵水、萬甯，仍回嘉積，然後深入五指山。蔡君聽至此，搖搖頭，以示不易。蓋黎山瘴氣，久已馳名，即近如海南各縣人士，亦多難以抵當，何況遠居嶺北的遠方人呢？余當時也略會其意，在他搖頭之後，因即順口說一句道：「五指山方面，就是瘴氣討厭。」蔡君一面在我的藥單上寫着「繼續」二字（就是繼續仿照昨天原單配藥之意），一面接着我的口氣說道：「是呀！」當

他說罷、寫罷之後，便轉到裏跑跑罷了』那一句錯事實吧！

三五 「瓊貞」

二月二十七日，應陳東門外拍演戰事影片去。伊等演戲及抵目的地時，與之握手、略談片時，伊等軍，「學生」等白色字西時目擊之真正紅軍，精屬第一遭。聞此片將公映。

二月二十八日晨，蔡

「瓊島風雲」與

院之舉，誠恐今後再蹈覆轍，因請蔡君詳加檢驗。結果，驗得左肺稍有毛病。因開治肺病藥服之。不意余體經久病之後，尙未完全復原，不克接受此刺激性較強之藥劑，致發生以下之現象：

甲、服第一次藥後（上午）口內稍覺清涼；

乙、服第二次藥後（下午）口內清涼，舌頭生澀；

丙、服第三次藥後（晚飯後）舌澀加重，兩足發麻。

至是余對於第四次藥，究竟服與不服，頗爲猶豫。告於護士，護士云：『服後再看。』因再服之。當晚尙無其他現象發生，不意次晨起床後，在大小便與盥洗之頃，眼花竟達四次。同時且略帶頭暈，因於院長照例察視病人時告之，改服他藥，始解。

三月五日，經蔡院長察視後，於十二時左右，在右臂注射 *Atropine 1cc.*

三月八日，以健康業已復原，亟應出院繼續出發，作第二次環繞海南之舉。惟以手中甚爲拮据，結算醫藥等費，尙欠該院十七元正。因往商於蔡院長，請予稍緩。承蔡院長慨然允諾，不勝感愧之至。旋即出院。

三六 由海口至澄邁

三月十二日，天晴，由海口起程，循海豐路西行，經列樓而至豐盈市（自海口至此凡三十六里）沿途多種番薯，居民掘者掘，種者種，頗爲忙碌。任其事者，多係婦女。再十里，至老城，地頗荒涼，居民很少。蓋此間氣候惡劣，晝熱而夜寒，稍一不慎，則疾病隨之故也。相傳五十年前，有縣令某君，中州人，曾攜眷至此，全家爲殉。厥後因卽遷治於金江市，從此不復作縣治，已四十餘年矣。而今日坊間所出版各種地圖，仍以縣治符號置於此地，殊屬可嘆！

過老城，向西南行，二十餘里，卽抵白蓮。沿途番薯極盛，再前進，多爲曠野，不見民居。車行五十餘里，不但無茶水等以資解渴，且無適當休息之所，殊覺疲憊之至。五時餘，抵金江市（卽今澄邁縣治）寓居澄邁縣黨部。晚飯後，與該部前任監委林崇山君談話頗多。承林君詳細告我以該處風土情形，頗爲感謝。末並示余以澄邁種種土音，極不易懂——如言「澄邁縣」三字爲ㄉㄨㄣˊ·ㄨㄚˊ·ㄍㄨㄢˊ等是。

三月十三日，天晴，上午九時，由澄邁縣黨部前任監委林君領導至各處參觀。最後至澄邁中學，得見北平中國大學校友李培桐君，談論甚歡。久之，始辭出，仍回至縣黨部。是晚聽看縣黨部爲建築該部新廈募捐所開演之戲劇（北人對於戲劇，注重音韻，故曰「聽戲」；南人對於戲劇，注重表演，故曰「看戲」）是晚余對於音韻與表演二者，皆不偏廢，故云「聽看」。其所聘請之戲班，卽係余曾在海口大同戲院所領教過。

之戲班，聞此戲班在海南極負盛名，對於觀衆，頗富有吸引力云。余聽看至二時餘，始就睡。對於瓊劇之印象，較前在大同戲院時所得爲佳。

三七 澄邁的「遊軍」

三月十四日，天微雨，原擬是日離澄赴臨，但自抵澄邁後，聞是日該地舉行最盛大之集會，名爲「遊軍」者，因復滯留一日。蓋此種機會難得（據林君云此種集會，一年僅克舉行一、二次，甚至數年始克舉行一次者），且爲當地之特俗故也。

是日八時餘，余即漫遊市上，探看事前之動靜。但見街道兩旁擺攤鬻賣零食、玩具及農、工、商、學、婦女各界用品者，爲數逐漸加多；四鄉人民，紛紛來城，絡繹不絕。隔岸（新安江之南岸）男婦，亦陸續渡河而來。

至十時餘，街頭市尾，已佈滿人羣——有駐足翹企者；有徘徊觀望者；有攀登高處者；有或上或下，去而復返者；有並立街沿，肩摩而踵接者；亦有隨波逐流，集成一團一團，視環境以定行止，有物耀於東則東趨，有聲響於西則西趨者。形形色色，難以盡狀。回顧河中，自南岸渡河而來之觀衆，每一船皆係滿載，甚至有迫不及待涉水而過者；於此可見當時觀衆情緒熱烈之一斑矣。

至十一時許，余正在鬧市中看「看遊軍者」，忽有糾察隊多人，自西而來，令街心遊衆分站兩旁，不得橫越及前進。是時空氣忽形緊張，無數羣衆，分立街道兩旁及攀登柵欄、樓上等處，俱在伸頭引頸熱望目的物之來臨。少頃，漸聞鑼、鼓、鏡、鈸之聲，自西傳來，知將近此段街市矣。羣衆情緒更爲熱烈，萬目視線，皆斜睨鑼鼓聲響處。復有頃，鑼鼓響聲漸近，遙見有旗、燈及神幡等，依次而近。所製旗、燈，皆極精緻，上各書「火德宮」三字，每隔一旗燈，則間以雙鑼。次爲神轎，內置女神像一，轎額顏曰「火雷聖娘」。再次數人，各提大鑼一面，執椎擊之，響聲甚洪。蓋海南風俗以鑼爲重也。更次爲雅樂，笙、簫、笛、竽，數者皆具，音韻節奏，出乎自然。雅樂之後，爲少年木棒隊，木棒隊之後，爲少年矛槍隊。隊各十餘人，皆著黃綠色制服，各舞其所執之武器而進，動作劃一整齊。復次爲幼童翻車，車係木製，下有四輪，可以推動前進。四輪之上有一木架，架上復支二巨輪，徑可八九尺。二巨輪之周邊，每一象限各連以橫木一根，每一橫木上，各懸一小孩坐椅式之椅架，可以旋轉自如。每一椅架中，各坐一裝飾華麗之四、五歲幼童，計共四孩，分懸於車輪之上下左右。轉其輪，則此四孩互相左右上下。此即謂之「翻車」。翻車之後，爲編製之草木鳥獸等物，做工亦極精緻，盛於棹上，每棹以二人舁之。前進此爲第一段之大概情形。

第二段與第一段相連接，首爲鑼、鼓、鏡、鈸等粗樂，次爲雅樂，再次爲金聲童子獅，初作左右睥睨狀，繼乃

伏以跳躍，各盡其態，活動如生。更次爲盾隊、單刀隊、雙刀隊、虎叉隊、短槓隊等，依次表演，一隊既去，次隊又來，皆精神百倍，動作整齊，有赳赳干城之概。繼諸武術隊之後，爲一十歲左右之童子戴一羅漢面具，笑容可掬，並作種種滑稽狀，令人發笑。最後殿以舞獅。

第三段連接於第二段之後，首亦爲鑼鼓鑼鈸等粗樂；次爲編紮之人物，皆維妙維肖。再次爲雅樂。雅樂之後，爲各種高貴之古董玩器，亦係各組分昇而行。繼爲編製之花籃，概用女孩提之前進。如開提燈會然。復次爲女孩花槍隊，皆藍衣藍服。最後亦殿以編製之花、草、鳥、獸。

第四段，首亦爲鑼、鼓、鑼、鈸；但較前三段所用者爲特大，響聲亦較洪。次爲金江怡和音樂社之雅樂，餘音繞梁。再次爲富郎鄉精武隊之武術，有盾、刀、牌、虎叉等隊之分。隊員皆著白衣及條紋褲，腰圍紅布，精神奮發，氣壯山河，一望而知爲練習有素者。精武隊之後，亦有一羅漢，手執破蒲扇，係一老者所扮演；與第二段之年羅漢，意趣不一。所佔地位，較前者爲長。伊一人往返於兩丈餘之距離內，作種種怪狀，亦堪發噱。老羅漢之後，繼以短棒隊（隊員從左肩至右脅各斜掛紅布一條），獅子和音樂等。厥後復有一神轎，內置一男神像，轎額顏曰「火雷神」。最後則殿以大鼓，響聲隆隆然。觀至此，全隊已盡，繼之者乃爲大批流動羣衆尾隨其後；此卽余之所謂隨波逐流者也。

總計參加遊行者不下千人——表演技術者（包括音樂、武術、獅子、羅漢等）約三百餘人，其他昇扛、擊舉、提持者，倍之。昇扛、擊舉、提持之人，服裝鞋帽，皆極講究，華麗堂皇，鮮與倫比。聞此種服裝，特自海口租來，單祇租費一項，已三百餘元云。至表演技術諸人員，在萬目爭觀之下，尤肯賣力，精神百倍，始終不懈，爲國術生色不少。再說到觀衆方面，是日晨雖有微雨，但觀衆並不因此而退縮；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約計亦有二萬餘人，分佈於街頭市尾上下左右，伊等來此一遭，實了一場大願也。

三三八 澄邁縣概況

澄邁地居海南島之正北部，跨南渡江中段南、北兩岸，東鄰瓊山，西界臨高，南嶽黎峒，以接定安，北瀕瓊州海峽，以望徐聞，面積凡二千零二方公里，縣治舊稱爲金江市，瀕臨南渡江中段之北岸，東北距海口市約一百三十舊里，西北距臨高縣城約九十舊里。

考縣境在漢爲珠崖郡地，隋開皇間始置澄邁縣，屬珠崖郡，唐屬崖州，貞觀十三年析縣地另置會口縣（屬瓊州），五代時省會口縣，仍屬崖州，宋開寶五年改屬瓊州，元初屬瓊州路，後屬乾寧安撫司，明屬瓊州府，清因之，光緒十七年自老城遷治於金江市（卽今治），民國初屬瓊崖道，十七年廢道制，乃直隸於廣東。

省政府

縣屬氣候，亦熱多寒少，然大體言之，實較全島各縣爲涼；以南來熱風爲黎山所阻故也。大抵夏天最高氣溫，約在華氏寒暑表九十度左右；冬天最低氣溫，約在華氏寒暑表四十餘度。雨量以春秋二季爲較多；冬季較少。

縣屬住民，除漢族外，西南山地有少數黎、苗二族，雜居其間，共約二、三萬人（亦有云僅四千人者）。類多以農爲業，自耕而食，自織而衣。少求學而迷信極深。漢族多住居平地。據最近調查：「全縣共三萬四千八百七十戶；男女合計共一十七萬五千四百八十八人。」縣治住民約占二千人。

縣屬農產物，以米穀、蔗糖、檳榔、番薯、花生、油麻等爲大宗；雜糧瓜果、蔬菜等次之。米穀每年產額約值二十餘萬元。蔗糖年產約值十萬元。檳榔年值數萬元。家畜以生豬爲最大宗；年產約值四、五十萬元。鴨、鷄次之；故鴨、鷄蛋之產額亦多。縣北沙土大灣，特產一種烏蚌，據土人云：「能產生烏」礦產，有銀、銅、鐵及磁鐵、錒等。銀產於縣南百里許之銀嶺，曾經土人開採。銅產於仁興市東南六、七里之石鼓嶺。鐵產於新吳市西北十餘里之石壁嶺。磁鐵產於中興市附近之西峯嶺。曾經化驗，有開採價值。錒則產於南龍嶺。

縣屬交通，水路有南渡江，斜貫縣境中部，自加烈以下，可通行載重二、三千斤之小船。沿海各港，亦有民

船通行。陸路有澄豐、澄臨、澄中等公路，皆已通車。澄豐公路，爲環海公路之一段；自縣城東北行，至豐盈市，長約九十舊里，全在縣屬境內。再東行，卽入瓊山縣屬之海豐公路，直抵海口。澄臨公路，亦爲環海公路之一段，由縣城西北行，至臨高縣，全長約九十里，在縣屬者約占四十餘里。澄中公路，由縣城西南行，經大雲而至中興市，全長約七十舊里，概在縣屬境內。郵政，於縣城（卽金江市）及老城，各設有郵寄代辦所一所。長途電話，由縣城通至海口市。

縣屬文化、學校教育有縣立中學一校，完全小學十所，高級小學十五所，初級小學五十二所。社會教育有澄邁圖書館及中山公園各一處。書業有萬勝、萬利昌二家。

三九 澄邁的勝蹟與風俗

澄邁勝蹟，以內外水簾及雲寶谷、大勝嶺、萬歲岡等較爲著名。茲分述於下：

1. 內水簾 舊名「裏灘」，在老城西通潮門外。石壁陡削數十尺，橫亘十餘丈。江水平布，懸流飛墜而下，衝激爲潭，深數丈。立潭面石上，仰視流水，有若水簾。

2. 外水簾 在內水簾西里許。與內水簾聲勢相應。北臨支海，東西壁立，高亦與內水簾相埒，而廣過之。

夏秋水漲，谿水瀾漫崖石，簾垂而下，若百幅聯珠。

3. 雲賓谷 又名「迎賓谷」俗呼爲「仙洞」在縣北玉包港附近。洞極高敞，內建古廟。洞外泉甘林茂，風景極優。相傳「昔有處士吳濟嘗隱居於此。」今已崩敗。

4. 大勝嶺 在老城四十里。相傳漢伏波將軍屯兵於此，征蠻得勝，故名。

5. 萬歲岡 在老城四十里。與大勝嶺相連屬。頂有怪石，高丈餘，形如列屏，號爲「聖石」。將雨，則雲霧瀾塞，下有清泉，四時不竭。

6. 文裔山 在老城南三十里。山陽有泉，五穴並出。昔人琢石爲五龍頭接之，水從龍口噴出，名曰「龍泉」。

7. 白石嶺 在老城西南一百二十里。上產白石，頂有深潭。泉自石峯而下，久旱石黑必雨。

8. 官荷嶺 在老城南一百二十里。石勢危險，中有石峒，名「大陂峒」，可容千人。明洪熙間定安黎王官荷曾聚衆於此，故名。

9. 龍安江 一名「新安江」。源出五指山，經臨高縣南境，曲折東北流，至縣城南，東流入瓊山縣。

10. 鯉魚潭 在老城南五十里。山穴湧泉，潄爲一潭，其水深，相傳「巖中有異魚如鯉，若取而烹之，則化

爲水』云。

11. 神頭泉 在老城南十五里倘驛都相傳：「有婦人騎馬至此，地塌泉出。」今馬跡猶存，俗呼爲「馬蹄井」。

12. 水曲泉 在老城南一百里，四時常溫，又有南豔溫泉，在老城南百餘里，隆冬可淪雞豚。

縣屬俗尚儉樸，民性淳厚而勁強喜事，不受斥辱，重男輕女之風甚盛；常有因生計困難而將其生女溺斃者。服飾尚樸素，食物以米爲主要，輔以薯、芋及雜糧。住屋蓋以瓦，城市牆壁多用石磚；鄉村則多用亂石或泥土築成。婚俗：女子出嫁以後，二、三年內，除年節及端陽節暫回夫家稍住外，其餘常在母家居住，倘對於翁姑或夫婿不甚適意時，輒歸寧與同病者聚羣投水。

節序：正月初三日，書帖釘赤口於門，謂之「禁口」；卽日羣邀出外漁獵，謂之「關口」；二月，迎火雷神及火雷聖娘遶軍，爲一年中之勝會。清明掃墓，剪除荆棘謂之「撥墓」；五月五日，兒童鬥蟋蟀及草花較勝負。十三日，關帝誕辰，設醮賽愿，祈保者各帶枷鎖；有執刀佇立神前三日者，曰「站刀」；甚至有剪肉焚香，膊刺大小刀箭者。中秋節，蒸天南星去皮食之，謂之「剝桂皮」。臘月，鄉民有祀祖祭雷之舉，凡婚、葬、遷移等事，故，率於是月舉行。

四〇 由澄邁至臨高

三月十五日，天晴，上午十時，辭別澄邁縣黨部諸委員，循日前故道，返回九里，至海澄公路與臨澄公路之分岔處，改向臨澄公路前進。地極荒涼，並無民居，憶及黨部諸委之言，云此地頗多好作，不用本錢之買賣者，故稍加警惕，時時注意兩旁之風光與聲響。經行二里許，並無若何動靜，但見荒草叢生，佈滿原野而已。再前進十餘里，見有煙霧數團，迷濛公路去處。蓋祝融氏正在蹂躪公路兩旁草叢也。更前進里許，亦有祝融氏遺跡數處。至惠羣亭，稍憩。亭中有賣稀粥者，余盡二碗。再西北行八里，至福山，復憩片刻，略購雲片糕等充食。並取出海南地圖展看，知此去臨高尚有五十里，恐蹈由白蓮至澄邁時之覆轍，故休息較久。由福山起程，行十餘里，至皇桐，並無鋪戶，又二十餘里，至那白，亦無鋪戶，以未帶水瓶故，極感口渴，乃向居民索茶。不料此間居民，素無貯茶之習，余向之需索，皆連稱「沒，沒個。」但詢余需要清涼水否，貪飲冷水，本為長途旅行者所最忌，然此去臨高尚有十餘里，若拒而不飲，恐至中途，雖欲求一嘗清冷水，亦不可得，乃首肯之，盡半杓而止。蓋萬里獨行，實未敢多喝也。復前進二里，車胎忽破，同時打氣筒亦壞，正苦無法修理，適有汽車自後面來，乃

避立路側，搖手招呼，改乘汽車前進。行至臨高對河，余意其必在此停車，正擬預備下車，但汽車並不即停，仍往前進。車過臨江橋而西，再折而南轉西，始達彼岸。夫橋之爲物，本爲渡江之固定工具；其目的無非在能使人渡江而已。故由此岸以達彼岸，皆取直線，未聞有作屈折形者；今乃見於此，亦此橋之特點也。既抵臨高，寓於一無名之客棧。晚飯後，持澄邁中學教員李培桐君之介紹信，往訪臨高縣參議會常務委員馮大乾君。馮君亦北平中大不同時之校友也。坐談片刻，由馮君轉向融通圖書館借到臨高縣志一部回寓；披閱至十二時，始就寢。

三月十六日，天晴。早飯後，由陳漢文君作嚮導，領至各處參觀。陳君——小商人，頗忠實，處境雖屬寒微，然對於余此次來臨，頗多精神上之援助，且不時來寓陪余閒談，減少旅中寂寞亦不少。

四一 臨高縣概況

臨高地居海南島的北部稍西，北臨東京灣，南接黎山，東連澄邁，西鄰儋縣。地形東西狹而南北長；恰如一張口之麻布袋，面積凡一千七百三十四方公里，弱。縣城偏於縣境之北部，北距海岸僅十里許，東臨江，有大石橋與隔岸相通，東南距澄邁縣城約九十舊里。

考縣境在漢爲儋耳郡地。三國吳爲珠崖郡地。梁武帝天監中，就儋耳地置崖州，縣地屬焉。隋開皇初，於縣地置毗善縣。唐武德五年，改名富羅，旋又析富羅地置臨機縣——以富羅屬儋州，臨機屬崖州。貞觀五年，置瓊州，臨機改屬瓊州。乾封後，瓊州設於蠻峒，仍以臨機屬崖州。開元元年，始改名臨高。五代南漢省儋州之富羅併入臨高，徙縣治於富羅村，復屬瓊州。宋紹興二年，徙治於莫村（即今治）。元因之，屬瓊州路。明清屬瓊州府。民國初，屬瓊崖道；十七年，廢道制，乃直隸廣東省政府。

縣屬氣候，一歲之間，暑熱過半，入秋尤甚。最高氣溫，約達華氏寒暑表九十餘度。隆冬時至，服絺綌而揮汗，間有極寒之候，一歲中不過三五天而已。是時最低氣溫，約達華氏寒暑表四十五度。雨量以夏、秋二季爲最多。三伏時，值陰翳，輒寒威逼人。衣服圖籍，易生蟲蠹白醯。冬、春二季，雨量甚少，有「春多旱，夏多颶，秋多霖，冬多雷」之諺。又近黎多雨，近海多風。然水土不甚惡，惟黎地樹木蒼蔚，多嵐瘴之氣，卽土人入之，亦輒致疾。此旅行者所不能不慎之者也。

縣屬住民，除漢族外，有黎、苗二族。僻處縣境南部，共約二萬餘人。居地約占全縣面積二十六分之一。多以耕種、畜牧、打獵爲業。性極迷信，對於漢文、漢語，多不了解。惟近來與漢人感情，日漸融洽，已有同化之機矣。漢族多居於平地，據最近調查：「全縣共四萬一千一百六十四戶，男女合計共一十六萬四千三百四十一

人」城區住民占一千四百五十九人。

縣屬農產物，以米穀、番薯爲大宗；蘿蔔、花生、甘蔗、豆類、芋頭、芝麻等次之。家畜以生豬爲最多；雞、鴨、牛等次之。漁業頗發達，全縣大小漁船共四百二十餘隻，但均係帆船。所出魚、鹽與米穀、番薯、生豬等，同爲縣屬出產大宗。

縣屬交通，沿海一帶如新盈港、美夏港、昌拱港、紅排港等處，常有帆船直通海口。陸路有澄臨公路（由澄邁至縣城）、新臨公路（由新興市至縣城）、和海公路（由和舍至海口）、和那公路（由和舍至那大）等，共長約二百餘舊里，俱已通行汽車。郵政，於縣城及新興市二處，各設有郵寄代辦所一處。長途電話，如博厚、附城、美台、波蓮、東英、新興、安全等處，皆已通話。

縣屬文化，學校教育，有縣立鄉村師範一所，完全小學九所，高級小學二所，初級小學四十七所。社會教育，僅於縣城設有融通圖書館，及和舍、南豐二處各設有一書報社而已。

四二 臨高的特產

臨高特產，以柔魚、墨魚及大葫蘆等爲最著名。此外較爲特殊者，尙有數種，茲分述於下：

1. 柔魚 多產於新盈港一帶海中，味極香美，與他處所產不同。
2. 墨魚 產地與柔魚同，較他處所產為特大，有重至三、四斤者。
3. 大葫蘆 蔓延數畝，結實數百，有大如甌，可貯米至一石者。
4. 五指螺 殼如五指突出，可以闔筆。
5. 割雀 白晝不見形狀，惟春夜飛鳴東向，其聲曰「割割」，歲必豐稔。
6. 黎母雀 出自黎山，冠紅如花，莫可羅致。
7. 三結義鳥 一紅，一白，一綠，相隨不離，土人呼為「火鳥」，但甚罕見，亦不可羅致。
8. 師蛇 俗名「狗母」，有四足，身黑色，腹黃，肋白，或有紅點，噬人痛徹骨髓，失救則死。
9. 沙攤 類師蛇而扁，有雜紋如五色者，穴草野中或沙地，見人則急避入穴，土人每捕食之，云可治腹疾。
10. 雷公馬 類沙攤而圓，項有鱗突起如馬鬣。
11. 蛇蟲 形如蜘蛛而腹長足短，傷人失救則死。
12. 飛魚蟲 一名「椰子蟲」，身長於蜣螂而頭不扁，初夏時出，晝藏草中，暮則棲於樹上，兒童百計取。

之；繫繩以戲，或炙食之。

四三 臨高的勝蹟

1. 毘耶山 在城西二十里；一名「高山」，頂有湖；為古代之火山噴口。附近居民，多於此浣衣。相傳：「山中有神能捍賊。」

2. 羅盤嶺 在城東三十里；舊名「那盆」，高約三百尺；形如覆盆。

3. 特拔山 在城北十五里英邱都。

4. 背腰嶺 在城南一百三十里黎岐之生者，皆背山腰築室而居，故名。

5. 番豹山 在城南黎峒中，縣境諸黎，皆以番豹山為險，路僅容一人。

6. 臨江 發源於生岐之背腰嶺，至臨境分流：一入大江，一歷抱甲東邊邑城，自西而南轉東北出百仞灘，至博鋪港而入於海。

7. 百仞灘 在城東北十里，水自臨江盤遶而東，注於江門，萬壘千蛇，莫可名狀，兩崖壁立，水齧石面，三壘而後溢下，飛瀑散珠，澎湃震撼，聲徹十餘里。

8. 美隴灘 在城東南十九里，石盡嶙峋，高聳數丈，下有潭，其深莫測。灘上有石，平鋪若釣台，可坐數十人。旁有灘神洞，高廣二丈許。

9. 龍潭 在城西三十里，曰西村。水清魚美，飲馬輒肥。

10. 大江 距治南百里許，發源於五指山，東流至此，出澄邁，經定安、瓊山至海口入於海。

11. 滄菴泉 在治西五十里之羅綿都，相傳「宋胡忠簡公銓謫崖過此，時大旱水涸，胡止茂林間，忽泉湧出地，自是汲者不絕。」

12. 冷熱泉 距城南百餘里，發源於討論嶺，枝流至此，水分冷熱，故名。

13. 茉莉軒 在縣治東。宋令謝渥建胡忠簡公銓嘗宿此，書茉莉軒三字，並有「眼明漸見天涯驛，脚力

行窮地盡州」之句。

14. 買愁村 在城東南三十里羅盤嶺下。宋忠胡簡公銓經此，曾賦感懷詩一絕云：「北往嘗思聞喜縣；

南來怕入買愁村。區區萬里天涯路，野草荒煙正斷魂！」

15. 慈訓堂 在蠶都村，爲明王桐鄉少時奉母教訓處。

四四 臨高的風俗

縣屬俗尚樸野；彼此多隱諱，競事鬼神，罕信醫藥。男子重耕作，鮮事工商；婦女業蠶桑，習紡織。鄉市貿易，老嫗居多，日用衣食，多從簡便，尚儉樸。婚姻不避同姓，即知識階級亦然。女兒出閣後，三年內多不落家，須逢年節或喜、哀事時，始返夫家十餘天；易釀成淫蕩之習。縣屬婦女多被拐帶或逃走出外當娼，此為最大之原因。平民無表字；完婚後，皆以對方之村名為名，再加上行次相呼；終身不改。例如和舍市之女嫁與潭蓮村之男為妻，即呼該男為「大舍」或「二舍」……呼該婦為「潭蓮娘」是也。少婦失偶，羣惡少爭投椰肉，甚至三五家爭娶者，往往至期攘奪，後為強有力者所得，則聚訟盈庭，喪葬簡單；親終多不立「主」，故鮮識高會。

節序，元旦婦女爭先汲水，以為周年精爽之兆。人日後，競設醮抬神，謂之「做齋」，或抬神至親戚家，主人亦抬神以迎之，請道士二人以舞，久之，乃登堂，賓主交唱黎歌，會飲畢，仍各抬神作辭送狀。上元前後，男婦競賽鞦韆，以能翻騰若風車者為勝。清明拜掃墳墓，並祭無祀之山墳。三月望日，祭昆耶山、關帝誕辰，商民各爭賽願祈福，有帶紙糊或鐵鎖者，又有將鐵鈎掛臂膊，入膚經寸，繫長鍊隨地拖走，謂之「裝軍」，其迷信之

深有如此者。惟今已逐漸破除，不復如前此之盛矣。七月十三晚，迷童男女以招前死者之魂。中元日，燒冥衣，祀先。中秋夜，蒸天南星，對月去皮食之，謂之「剝鬼皮」。重陽日，早起羣呼，曰「趕山貓」，以爲安富之兆。冬十二月，各舉婚嫁。除夕取竹帚掃塵埃及爐竈灰，祀竈訖，以所掃塵埃及爐灰，擲之郊野，一路祝曰：「窮出富入」，謂之「送窮」。

縣屬甌戶，居臨海濱，蒼茅爲宇，男女不事蠶桑，惟績麻爲網罟，以漁爲業。其語言甚乖戾，卽鄰近都邑，亦不能通。

縣屬黎人，男女皆椎髻。富者以銀環束髮，貧者以絨線貫燒珠束之。以弓名村，其頭目名爲「弓首」。牛羊多者爲「渠」。女子至十五、六歲，則紋其手，而聘嫁皆用牛。耕作惟順其地力，不事人工。一歲所收，以其十之七釀酒，餘三分乃留作贍口計。食盡，則羣赴他村食之。又盡，則又轉赴他村，皆無彼此之分。本地不產鹽及線帛之類，外人攜此與之貿易，彼以絨織氈易之，甚精。其利器舊爲弓矢，俱以藤爲之。惟鏃以金，有倒鈎，中者輒入骨不能拔。今亦有改用洋槍者矣。其走如飛，能及馬。入冬，椎牛聚飲，各伐鼓爲歡。醉則乘機出掠，或自相殘殺。如係自相殘殺時，由兩家婦出而勸之，則各倒戈輸服。

四五 由臨高縣至新盈港

三月十七日上午，披閱臨高縣志畢，將原書歸還融通圖書館。十二時，即由臨高起程，出西門，循汽車路至美珠，憩於路側一蓬廠，飲熱米飯湯二碗，再前進二十餘里，即至新興。新興乃臨近新盈港之一市場也。街道極不整齊，曲徑錯綜，高低不平，且係由不規則之石塊鋪成，幾經行人磨擦，年久變滑，足跡所至，須時加小心，不然，極易使人四肢朝天也。

休息片刻，即至海濱，視察新盈港。港中泊有漁船二十餘隻，大小不一，所出墨魚，頗爲有名。港之左側，有漁民住屋約數百家，遠自新興海濱望之，猶如一大街市，鱗次櫛比。但一至近處，則門戶各別，道路屈曲，作卍字迴文等形式，難以相通。後抵一處，聞有鑼鼓及鑊鈸聲，趨前訪之，入一小廟，極狹小，中立一道士，右手擊鼓，左手似持有物，以背朝外，故未便細察。口中喃喃有詞，旁立三、四人，繼以鑼及鑊鈸之聲，皆極迅疾，與道士喃喃之聲相應和，音調之特殊，有一人問能得幾回聞之，感伊等見余至，相視而笑，以意度之，或因余之服飾，與他們有所不同耳。

四六 由新盈港至光村市

三月十八日上午，候船渡海，復往市中觀察。見有賣酸梅者，外形似豆，呈灰黑色，購而嘗之，味酸如梅，但略具甜味；土人多嗜食之。次復購得海南所用之量米升一只，形似如蘿蔔之下半截，身大而口小，係土人以竹篾織成者。

海南婦女與婦女之間，每喜爭鬧，釁端一起，則雙方指天畫地，舞手頓足，如瘋人狀。而道過其側者，視若無事，各忙其所忙；不若他處人見有婦女爭鬧，則圍觀者如堵，蓋見之常不以爲怪也。是日參觀全市，適逢此種鬧劇二起。

至十二時，別店主而登帆船，遙見儋縣之松林山，形如覆釜，由新興至光村，渡海者皆以此爲目標。既達儋縣之光村海岸，乃舍舟登陸。惟地多浮沙，推車前進，頗費氣力。二時餘，抵光村市；由此至儋縣尚有五十里，恐難達到，因留寓於區公所。是日晚飯，目視各區委員所食之飯，與款待余之飯不同，因詢於陳聖義君（該縣參議員兼該區區委員）據云：「當地習俗，多以生穀煮熟晒乾，然後始推去其殼，再煮成飯，食之。君爲遠客，恐食不慣，故另煮生米飯以款君耳。」余感其待客之厚，連應曰：「不敢，不敢！」餐畢，余略索少許嘗之，味

殊清淡；而當地人特嗜食之，亦習慣有以使之然也。

四七 儋縣的蒼蠅與洗氏問題

三月十九日，天晴，上午八時餘，出光村市，涉溪溝二，經採花嶺，循儋臨路其前進，道旁有護路隊兵五人，席地露餐，余見有洋鐵桶一，盛有生冷水平桶，向之索飲，盡一椰殼而止，稍息，仍前進，由稻田塍上經過，直趨儋那公路，度長嶺，抵一大樹下，有樵婦八、九人憩於此，是處爲儋那與儋昌兩公路之分歧處，有賣糖水、甘蔗及楊桃者，擺攤於樹蔭，余復憩焉，並爲之作一臨時小主顧，由此至儋縣，浮沙極多，推車極感不便，而沙攤（蜥蜴類之動物）橫穿如梭，極爲迅疾，往而復回（按沙攤之性，喜橫越道路至隔面覓食，見人即避回原穴，穴於東者則返於東，穴於西者則返於西，人驟視之，儼如往而復返，其實返者並非原往者也）似故炫其技而譏余之不善於沙行者，既抵儋縣，持馮大乾君之介紹信，往訪中大校友林之翰君於參議會，是時林君因事外出，不在會內，由洗德新君出而接待，洗君人極和藹，一見如故，即囑差役購買咖啡麵包等物以款余，適林君至，座中談笑甚歡，惟余生平最厭之蒼蠅特多，千百成羣，與人爭食，揮之去，隨手即返，回憶昔東坡守儋州時，曾有「夏無蠅蚊，可喜也」之語，豈相隔數百年竟成反比例耶！

晚飯後，與洗君閒談，余憶及日中洗君所回答余之名片，上面所印之「洗」字，顯係兩點水旁；余當時即已聯想到洗太夫人與洗太夫人之問題；但因當時與洗君尚係初次見面，未便唐突，故置之未提。現在彼此意氣既相和洽，急欲乘此機會一考洗氏之由來及「洗」「洗」二字之分別，想洗君自係洗姓，必能知其底細。固即問洗君道：「先生之姓，在字書上極鮮見，究讀何音？是讀若「醒」抑讀若「洗」？且弟在高州一帶時，曾披閱各縣縣志，載有洗太夫人之事蹟頗詳，但弟所經各廟宇所題之字，多稱之爲洗太夫人；亦有書洗太夫人者，究竟「洗」「洗」二字，是否兩姓？洗太夫人與洗太夫人，是否二人，抑係訛寫？」洗君答云：「相傳敝姓始祖原本姓「沈」，歷事某朝，因見嫉於某權豪，屢欲置吾祖於死地；吾祖忿其專橫，乃格殺之，遁入炎方，遂改姓爲「洗」，讀若「醒」，冀免禍也。至於究在何朝，權豪究係何人，弟亦不甚了了。洗氏之由來，大概如此。至清康熙時，御編康熙字典，將「洗」氏誤作「洗」字，於是洗氏一族，俱改稱爲洗氏矣。蓋在專制時代，君權高於一切，天子有令，萬民皆不敢不遵；天子有誤，萬民亦未敢云誤。致晉之洗忠義公，改稱爲洗忠義公；隋之洗太夫人，亦改稱爲洗太夫人；明之洗用行、洗文淵、洗光、洗桂奇諸先賢，亦皆以洗氏稱；而各字書中，反不復見有「洗」之一字，與姓矣。實爲千古一大笑話。迄民國成立，萬惡之專制爲之推翻，敝族會因此集議於廣州，恢復舊姓，仍改爲洗，並無洗姓。今日之洗、洗二姓互見於會者社，以尙有未及更正者也。」

談至此，余不禁粲然曰：「若非民國成立，先生一族，將長此以沈氏稱也。然則民國成立與貴族之關係，亦可謂大矣。」沈君亦爲之一笑。旋問余云：「聞先生一族，原亦姓陳，頗與敝族在康熙以前之歷史相同，其說然否？」余曰：「然，自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改姓爲田，遂有今日田氏之一族。與先生所述之改沈爲田，亦可謂「無獨有偶」矣。」言畢，彼此相視而笑；再及其他，談至十時餘，乃就寢。

四八 新英港之遊與縣政府之宴

三月二十日，上午九時半，與沈德新、林之翰二君同訪沈縣長維祺於縣政府。沈君高要人，亦極謙和，絲毫無時下官僚習氣；官於此已三年矣。對余此次實地考察風土，極表贊同，並詳詢余一年半來之經過情形，以及將來之計劃等。余素拙於詞，且不欲多言，但對於富有同情之人，亦自覺有話可說。與之暢談約一小時，始辭出。下午二時半，與沈君、德新同遊新英港。新英港距縣西約十里。沈君騎馬，余則踏腳車。既至港邊，附近諸小孩，周繞余前後左右者，當以數十計，以少見腳車故也。港形如葫蘆，中泊漁船數十隻，大小不一。據沈君云：「港口極佳，沿海岸南行，可直抵海頭。伊由海頭乘馬來儋，常取道於此。蓋內地多浮沙，且少人煙，不若海岸之沙，爲浪所拍緊，較爲易行耳。」港岸多蜆殼，紅白相間；內陸人見此，頗覺可觀。已而隨沈君至其友人吳

君處坐談，有頃，吳君饗以包子、蛋糕等物，均係當地之土產。食未及半，余等因事即興辭而出。瞥見街道兩旁，頗多零亂之紅色斑點，散佈於石塊上。余指以示洗君，且叩以故。據洗君云：「敝處婦女，多喜食檳榔，食時和以薑葉及石灰等。此爲初入口時稍加咀嚼後所吐出之石灰水，因與檳榔、薑葉起了一種化學作用，故呈紅色。」云云。旋循原路，詣返新州。晚飯後，承洗縣長維祺，請來視余，並詢余旅行福建時通過戰線及防線情形。余乃將其始末一一告之；伊贊嘆不置，談至十時餘，始別。

三月二十一日，天晴。上午十一時，參觀儋縣立中學校。該校建於縣治西北隅空曠之沙地，規模不甚宏敞，設置亦不甚完備。蓋因經費支絀故也。承該校教務主任葉君贈余以儋縣志初集一本，頗爲感謝。惜全部尙未輯成。此中所有，僅一篇儋耳賦而已。然內容包含頗廣，註釋亦詳。有此一本，亦可窺見儋縣之大概情形也。

下午五時，與參議會常務委員洗君德新、王君應時、羊君隆禮、王君殿桂等一行五人同至縣政府。應洗縣長之召宴。席中除余等五人外，尙有儋縣分庭檢察官韓君灼華及該府祕書、教育局長、公安局長等數人作陪。圍滿一大圓桌，空氣甚爲歡洽。

四九 至洛基途中的大危險

三月二十二日，天晴，上午十時，由儋縣新城出發，循儋那公路經長嶺至長坡河邊，稍息，再進二十里，口渴甚，而公路兩旁，渺無居民，欲覓生水以止渴，亦不可得。予道中，甚為頹喪，對於脚車，時推時踏，殊難洽意。蓋椎固遲鈍，踏亦無力也。復行數里，越一山峽，左畔仍為一山巒，公路繞之，故吾人視線，較為短促。余對於此等處所，常深懷警惕，故自習踏脚車以來，絕少撞人及人撞之事。是日雖放車下坡，但仍極小心，及抵山麓，正當角度極小之處，忽一汽車自前急駛而來，且不鳴號。當車影入吾目時，已僅距吾身五六丈遠矣。余觀此情形，急駛入公路旁之荆棘及草叢中。當余車方離公路，彼汽車即掠余車尾而過。車中人俱為之咋舌，而汽車疾駛如故，並不稍留。此固為闖禍者之慣技，非獨此次然也。險矣哉！旅人之生命！倘余當初毫無戒備，或見而下車，則定為車下之鬼矣。查汽車行駛規則，於轉彎及有障礙物遮蔽眼簾時的速率，每小時不得超過十五英里；且須鳴號以警行人。而是日此車之速率，最少當在二十五英里以上，且不鳴號而急駛，視人命如兒戲，尤為法律所不容。苟發生事故，在司機者亦未必能得到便宜，若彼此行駛俱疾（指汽車），兩車相撞，則兩車人命，俱死於司機者之手，而司機者亦未必能免於死。若僅撞死行人，於汽車固無甚損傷，然對於死者，於

心又何忍；況須賠償人命乎？

當車影入吾目時，余不顧一切，駛入荆棘及草叢中，蓋如此則無論如何危險，決不及在途待壓之危險千萬分之一也。事後，檢查身手，刺破凡數處；眼鏡亦不知飛往何方，遍覓不得。反復尋之，始得自草叢中，幸無恙。是時口渴之神，經此一嚇，已躲避九霄雲外矣；乃復推車前進，不數里，渴神知己無事也，復不速而來，較前需索尤甚。遙見前有樹林，隱約有廬舍數椽，欣然色喜；急足前進，至則尙距公路約里許，擬繞道趨之，忽見道側有農婦汲於井，就近索之，作牛飲者，再始辭別就道。至此距洛基已不遠矣。三時餘，抵洛基鎮，計至那大還有四十里，恐中途不便，因投宿於鎮公所。鎮中有賣綠豆湯者，味清甜而涼，余沽飲二次，前後各三碗，與前次所飲井水合計，約二升許。余行路時，飲水常如此，亦可謂豪飲矣。

五〇 海南無餓季

三月二十三日，天晴晨起就道，兩旁林樹菁密，覆夾如術；除橡樹、柯梅（枝幹葉實俱似楊梅而小）竹簾而外，頗多奇異之花果，枝頭好鳥，時放嬌聲；林中小獸，越路而趨；草木鳥獸之觀，一時四者皆具；旅行之樂至此爲盛。車行約二十里，有飯舖在焉，內有煎魚、鹽蛋等，可以佐膳。惟鹽蛋一物，較爲潔淨；餘則陳列案頭，前

客所食餘者，留待後客；後客所食餘者，留待再後客。令人見之，難以下箸。海南鄉村飯舖，大率如此；不特此間爲然也。飯後，復行二十里，卽抵那大。中途曾遇二汽車，行駛亦快。

抵那大後，暫寓於美珍旅店。店主王君，文昌人，頗能操普通語，對於那大情形，亦頗熟習。稍息後，王君卽導余至各處參觀。後抵福音堂（俗名洋樓），介紹美婦王女士晤談。王年六十餘，而精神矍鑠，有如四十餘歲之婦人。熟諳瓊州語，極稱海南地土良好，氣候溫和，爲人生之樂土。且云伊來華已四十年，從未見有因飢餓而死者。若子若孫，皆生於那大而長於那大者也。現在長子尙任此間牧師，餘則皆回美國讀書去矣，但不久仍將過回那大也。

該堂規模極大，除附設靈光小學外，尙有醫院等設備。

五一 由南豐回那大途中之又一危險

下午三時，有車至南豐，據云當日卽返。余因聞南豐與黎境接近，頗多黎人來往其間，多少總有材料，可供吾人之記述；因附搭至南豐。在未抵南豐前之三、四里間，卽見有黎婦二人，肩挑布袋，緩行道側。其面部刺有線形之藍色花紋，線與線間相距各三、四分，自額至頸而止。既抵南豐，趁墟市者，尙未全散；有男女黎人各

約十餘人，來往於其間。有以紅布裹頭者，略似印度人之裝飾；有蓬頭散髮者，形同乞丐。惟均著褲，與前次在嶺門所見者不同。有人說，此卽四黎民族中之苗人。證諸縣志所載，頗相符合。黎婦則皆紋面，自額至頸下之S骨而止。上衣無領，惟於開口處作剪刀形；下身不著褲，僅腰圍一繡織之花裙，無襠而空，稱爲補。兩耳穿孔，可容一小指，垂環如練，略爲參觀，卽返車回那大。座中有黎婦一，與余並坐。一切服飾，俱仿漢人，苟非紋面，幾不知其爲黎婦也。出南豐後，車行極迅，余屢戒司機者毋太速，據司機者云：「汽油形將告罄，若不加快，恐不克回那大矣。」道經無岸橋，上一山坡，頗峻，以所載較重，馬力不足，不能前進。本來驅車上山，不進則退，此爲一定之理，乃司機者不明此理，毫不爲備。待至後退時，竟一時心慌，忘却扳動止動機，惟將車手胡亂旋轉而已。余觀此情形，知難免於禍，惟有作緩車時之準備，求全性命於萬一。因急鑿住車皮內部之鐵環，以頭縮至低於車身之高度，使車翻時，不至觸外物而至於不救。此種行動，在屢戒司機者勿開快車時，已在心中計劃。故能臨時得心應手，準備一切。但理想究竟是理想，倘當時真翻了車，能否保全性命，當然沒有把握，但亦不能不如此準備着，或可保全性命於萬一也。所幸汽車退至一處，戛然一聲而止。同坐者共十一人，俱慶再生。出車視之，則車已退至橋上，倚橋之右邊士敏土欄杆而止。橋高約一丈五、六尺，同坐者觀此，俱爲之咋舌。苟當初此橋無欄杆，或有欄杆而不堅固時，則當時同坐十一人，俱爲地下之鬼矣。危乎殆哉！司機者察視汽

車除後面護輪鐵皮因觸撞欄杆而被折歪外，餘尙無損傷。乃驅車上坡，余等則步行而上。既抵山上，復依原例就坐。車行數里，至一處亦有一橋，形勢與前者略同。司機者至此始有戒心，不待人言，即囑諸人下車，疾馳而上。至山頂，仍依原例而坐，直至那大。

五二 儋縣之東坡廟

三月二十四日，天晴，清晨趁車，仍回儋縣。是日車行亦速，余亦戒之，不聽。因索持鳴號喇叭，稍遇急彎，即連鳴喇叭不置，以警行人。蓋余實不欲有任何不幸之事，發現於余之目前也。車抵洛基鎮，停息頗久，有附載米包至儋縣者，多至十餘包，車爲之滿。余乃移坐前廂，與司機者及二客並坐。回經前日之遇險處，指以示客，猶有餘悸。將及長坡，須經一橋，橋南多浮沙，沙深不可行車，竭全車七、八人之力，益以汽車之動力，猶數數停而復駛，始達橋頭。從此直抵長嶺，余乃下汽車而駕腳車，繞道至老城，寄車於一小客棧內。步行至東坡廟，廟距老城約二里許，殘破不堪，大門前上懸一橫匾，歪斜欲墜，上書「東坡書院」四字。次爲載酒亭，亦有一橫匾，上題「魚鳥親人」四字。再次爲載酒堂，內有石刻「坡仙笠屐圖」及其他等石刻。笠屐圖上有一段說明云：「東坡在儋耳，一日訪黎子雲，途中遇雨，從農家假笠屐着歸，婦人小兒相隨爭笑，羣犬爭吠，東坡曰：「

笑所怪也，吠所怪也。」覺坡仙瀟洒出塵之致，數百年後，猶可想見。」下書「洪武十年，仲春之月，浦江宋濂題」等字樣。內一石刻，頗古老可愛，惟字體間有模糊難辨者，細辨之，得如下文：

「松林山下萬松岡，歲晚空留載酒堂，千載風流蘇別駕，乾坤雙眼正茫茫。嘉靖庚寅南口張楷書。」

堂中高懸一橫匾，題曰「海外奇蹤。」最內進始供東坡泥像，其上亦有一橫匾，顏曰「一代傳人。」

遊覽東坡廟畢，復返老城，推車直回新州（即今縣治），計程約十里許，浮沙極深，推車前進，吃力殊大，四時餘，抵新州，仍寓於儋縣參議會。

五三 儋縣概況

儋縣地據海南島之西北隅，西北兩面，俱臨東京灣，東接臨高，西南鄰昌江，南以黎山接連定安和崖縣。面積凡三千三百四十四方公里，強。縣城位於縣境之西北部，西距新英港約十里許，東北距臨高縣城約一百三十里。

考縣境在秦爲象郡之外徼，漢武帝元封元年，始置儋耳郡於縣，昭帝始元五年，罷入珠崖郡，元帝初元三年，用賈捐之議，又罷珠崖郡，南朝梁置崖州，隋置初義倫縣，大業三年，於縣置珠崖郡，唐武德五年，廢郡爲

儋州。宋開寶五年，改義倫爲宜倫。熙寧六年，廢州爲昌化軍。紹興五年，廢軍，以縣隸瓊州。十四年，復爲軍。端平二年，改曰南寧軍。元因之。明洪武元年，復爲儋州，屬瓊州府。正統四年，省宜倫縣入儋州。清因之。民國初，廢州爲縣，屬瓊崖道。十七年，廢道制，乃直隸廣東省政府。

縣屬氣候，熱多寒少。入秋草木亦萌，從冬不萎。濱海沙地，酷暑尤甚。夏天最高氣溫，約達華氏寒暑表一百度，冬天最低氣溫，約達華氏表四十九度。雨量以六、七、八等月爲最多，九、十、十一等月較少。

全縣住民，有漢、苗二族。苗族共約一萬餘人，住居南部山中。居地約占全縣面積二十分之一。多以種植務農及打獵爲生活。漢族以務農爲主。據最近調查：「全縣共三萬八千二百二十四戶，男女合計共二十萬零七千六百九十一人。」城區居民約占一千人。

縣屬農產物，以穀米、番薯、竹木、菜豆、蔗糖、瓜子等爲大宗；狗尾粟、芋頭、黃豆、瓜蔬等次之。其餘黍、麥、芝麻之屬，亦略產之。家畜以豬、牛爲主；雞、鴨次之。縣屬北部近海一帶，人民多以捕魚爲業，但均以小艇捕魚，並無大組織。出產魚類以紅魚、尤魚、烏賊、魚翅、魚鱔、海參、蝦米等爲最多。礦產，那大市南四十里之紗帽嶺產沙金，現有人掘取。西坊產錫，宣統元年，曾經金沙公司開採。

縣屬西北朝海，東南面山海方則四通八達。陸地則有儋臨（由縣城直達臨高）、儋那（由縣城至那

(大)那和(由那大至和舍)、儋珠(由縣城至海頭)等公路分轉海口、南豐、昌江等處。郵政於那大市設有三等郵局一所，於縣城及新英港二處，各設有郵寄代辦所一所。

縣屬文化、學校教育設有縣立初級中學一所，完全小學十八所，高級小學二所，初級小學六十七所，公園，有中山公園一處。圖書館，有縣立圖書館、長坡鎮立圖書館、那大鎮立圖書館等三處。運動場，有縣立公共運動場、王五鎮立須吾體育場、洋浦鎮立體育場等三處。縣中無專營書業者，書籍、文具多由商店代辦。就中規模較大者，有運有、東盛二家。

五四 儋縣的特產

1. 紅瓜子 縣屬多產西瓜，子色皆紅，爲出產一大宗。
2. 瓠藤 甘寒無毒而多汁，無水之處，多種取其汁。
3. 五色雀 有二種：一種羽毛色具五彩如鳳，另一種則成羣結隊，一隻一色，五色俱備。
4. 小吻鳥 身小如脚指，善偷食粟。
5. 墨蛇 色黑如墨，可治癩瘋，松山有之。

6. 海蛇 有三種：一種鱗有黃色，身扁而頭小，能去濕毒，即名「海蛇」；一種黑色，有耳，名曰「蛇魚」；一種黃色，有黑點，無鱗與耳，名爲「冷魚」。

7. 鯨魚 俗名「海郎」，爲魚類中之極大者，產大海中。

8. 鱈魚 形如車輪，大則數百斤，小則二、三斤，皮有刺，可擦木器。凡精緻器械，皆用鱈魚皮擦之，方滑澤。

9. 鱒魚 卵如龍眼肉，頤勁，口中常自吞其卵。每年清明始至，漁人一獲，滿載而歸，每隻重數斤至十餘斤不等，土人上墳，率皆買之。

10. 鱈魚 一名「鰓魚」，身長數尺，腹中有鱔，長尺餘，色潔白而肥，爲席上珍。

11. 沙魚 形有數種而皮皆有沙，故統稱爲「沙魚」。小者數斤，大者數百斤，其鱗即魚翅，酒席中最珍貴之。有一種名「劍沙」，上唇長三四尺，兩旁有刺成行，銳利如釘，或食魚，或趕人，皆以劍拂之。漁人捕得，取其劍插門戶上，云能辟邪魔。

12. 鱗魚 以其翎展啓如旗，故名。胸中藏刺二條，長數寸，可以製箸，以試毒物，立現。

13. 鯽魚 有紅、白、黑三種，以紅色者爲最多而最貴，俗呼爲「紅魚」。

14. 鯖魚 全身青色，大可五、六斤，頭上臉之肉，味爲海魚之冠。

15. 鮎魚 色純白，聚類成羣，不能分離。漁人每用白布或刻木魚染白引之。

16. 鱮魚 有二種：一種即直名「鱮魚」，鱗黑而眼紅；一種曰「鈎鱮」，身方而長，嘴尖而紅，骨肉青色；能跳出水面，常有亂跳入人舟者。二種味皆美。

17. 鱮魚 極似淡水塘虱魚而頭顱有刺，甚毒，刺人則痛。對時比類團結如車輪大，裹而皆同，漁人網圍四面而收之，可一網打盡；或剩十隻、八隻，亦自成羣，聽人收取至盡，味亦不惡。

18. 鯀魚 有五種，皆能跳出水面丈餘。惟一種名飛鯀，清明前始至，橫飛水面，如蜻蜓點水之狀。

19. 魷魚 亦清明前至，成羣如鱮魚而甚夥。小者如茅葉，名「不若」，大則始名「力魚」。

20. 鮎魚 口向背脊，脊如磨刀口。每見大魚，則背黏而吮其血。大魚瘡甚，則走上海旁有石處擦去之。每

因潮退沙攔，爲漁人所獲。

21. 海參 俗名「蛇魚」，有紅、白、黃、黑數種。紅者可療癆瘵，頗少；白者亦少；惟黃、黑二種甚多。

酒席中最重之。

22. 蟹 形如扇，雌雄不相離，故每得必雙。

23. 海童 形如人，惟手足頗短，腹大；行走亦如人。有紅、白二種：色紅者髮亦紅，色白者髮亦白；但極罕見。

相傳：「咸豐十年八月，大風九次，有海童三個，被波激上岸，沙埋其半身；後鄉人見而掘出之，有漁人云：「此是海童，見頗不利，故網中一得，則焚香而遣之，非不經見也。」見人持刀則涿涿淚下，因放歸海。」云。

此外魚有名石吞、網漏、螺有名豬仔、微末、蟹有名親家、和尚者，形形色色，不可盡述。而墨魚與鱈魚二種，出產尤多而大，與臨高齊名。

五五 儋縣八景及其他勝蹟

1. 舊州西照 舊州，爲該處土名，非前時立縣處也。居舊縣之西北約四十里。地勢平坦，日將落，則夕陽滿地，景色極佳。

2. 白馬湧泉 白馬井，在縣治西南三十里之白馬井港，井距海僅五十步，而其水甚清甜，四時噴湧。上有伏波廟，相傳：「東漢馬伏波曾騎白馬到此，軍士皆渴無水，馬蹄踏此，有泉湧出，因掘作井。」云。

3. 銀塘漾月 銀塘，在舊州西北四十餘里。水質清潔，四時不涸。月照塘中，愈形皎潔。

4. 東坡載酒 東坡，係地名，非蘇文忠公之別名也。地在舊城東里許，爲黎子雲之故居。地勢占全儋之勝，碧水環抱，綠樹參差，遊人每載酒憩息其間。

5. 龍門激浪 龍門山，高二十丈，海旁兩峯並峙，其狀如門，上有石窟，中寬外狹，可容數十百人，名曰「風門」。相傳：「昔有蛇伏此，化龍而去。」山下海浪拍天。

6. 松林晚翠 松林山，在縣東北，截然崛起，峯頂圓聳，遠望之，形如覆釜，舊多松樹，每於夕陽西下時，翠色滿山，至爲美麗，上有博望台，下有石巖，相傳：「宋高僧和靖及仙人白玉蟾俱曾修煉於此。」

7. 天堂春色 天堂村，在舊城東里許，村中樹木茂盛，濃翠欲滴，春色蒼然，四時無改，洵遊憩之佳所也。

8. 筆架雲煙 筆架山，在城東百餘里，三峯連聳，形如筆架，山上常有雲霧。

9. 螞蝗山 一名「掛榜山」，在城東二十里，高僅二三丈，蜿蜒如螞蝗，相傳：「漢將征黎，屯兵於此，後人掘得鉦鏹、刁斗之類。」云地多燐火，入夜常見。

10. 那細山 數峯相連，與松林山相對，或謂八景中之筆架山卽此，蓋山形亦像筆架也。山上有洞，下通龍門入海，可以往來，相傳：「符南蛇時，有自稱陳元帥者，據此與官軍相抗，時而山，時而海，官軍莫可如何。」云清咸同時，有紅頭賊數十人潛伏洞中，附近居民見而率伴殲之，隨塞其洞，迄今形跡顯然尙存。

11. 石船山 在城北四十里沿海一帶，皆石峯羅列，最高者名石嶺，嶺上之石，多奇形怪狀，或似雞，或似豕，或似牛馬等形，相近有許姓，因諸石頭多向伊村，盡擊斷之，惟有一石，大可六七尺，長約丈餘，首尾與船無

二，因稱爲「石船山」。嶺上有巖，大可一畝，門僅容一童出入。每逢風雨，附近樵夫牧豎，多避匿其中。其洞下通海濱之煙樓墩，墩距嶺約五里許。相傳「曾有人捉得一魚，用紅繩繫其腮，放入洞中；次日，有一牧童拾獲於煙樓墩下」云。

12. 凌霄山 高五丈許，爲宋僧和靖蛻化處。相傳「和靖煉丹此山時，有附近男婦數人常供花果；後亦與之同時尸解」云。

13. 沙鍋山 形如覆鍋，極高峻。

14. 桄榔菴 在城南數武，有桄榔數株，大可數圍，濃陰垂蔭。東坡謫儋時，築室於此，因其地幽雅，故稱爲菴。民國九年，燬於火。又菴之西有一井，爲東坡所鑿，井水甘美，雖逢大旱，水源不涸。名曰「坡井」。

15. 乳泉 在舊州天慶觀前，水白如乳，味甚甘。井雖不深，而取之無竭。東坡居儋州時，曾作有乳泉賦。

16. 相泉 在七里蛋湯村，爲宋丞相趙鼎所鑿，故名。

此外有七坊塘、七坊洞、神頭墩、將軍印等，皆爲縣屬著名之勝蹟。

五六 儋縣的風俗

縣屬俗尚質樸，饒有古風。婦女勤儉耐勞，力耕作，操井臼。男子好勇鬪狠而懶於謀生。鄉村好客，客至，雖家無斗筲，亦必借貸供給。有「折釵換酒」之風。迷信極深，王雲清作僮耳賦，有「巫當醫士，豬作藥材」之語。蓋縣俗遇有疾病，則請巫作佛，鮮有求治於醫生者。至若豬作藥材之說，無非以類相從。如目痛則食豬肝，耳病則食豬耳，喇咳則食豬喉，肺心驚則食豬心，胃虛則食豬胃，脾虛則食豬脾，腎虛則食豬腎，脫肛則食豬肛腸等是也。然此亦僅在局部小病飲食如常之時，若病重或水米隔絕不復能食豬肉時，則舍豬而從巫矣。鄉俗大多類此，今雖多有改用醫藥者，然此風猶未盡絕也。服飾，男子村市一律，婦女不愛修飾，有長襟短襟與著褲穿裙之別（近黎者多穿裙，穿裙者不著褲）。飲食，以米為主要食料，輔以番薯。惟黃沙境及登龍里一帶，則以麥為民食大宗，而薯次之。食米之區，類多將生穀煮熟，晒乾，然後推去其殼，叫做「熟米」。再以之煮成飯，名為「熟米飯」。味極清淡，了無香味。而當地人特嗜食之。亦俗之特殊者也。婦女嗜食檳榔及薑葉。住屋有磚砌、土築二種，覆以瓦或茅。稱家之有無以定去取。

節序，立春日，迎春，鞭牛，看人傾跌俯仰，以下休咎。擲豆，以免豆毒。上元前後，迎神出遊，裝神扮鬼，旂鼓笙歌，甚為熱鬧。是時男女衣服，鬪麗爭新，甚至有借債鬻牛以順其所欲者。二月初一、二、三日，古有不舉火之俗，名曰「雷禁」。今已無。三月三日，採藥作粿，食之，云可消百病。清明上墳，街市重節前，鄉村則重節後。五月端

午，製角黍，互相饋遺；城市女兒，多襟懸香袋。七月十四、十五兩日，焚紙投衣，以妥先靈。中秋節，賞月，宰羊殺豬，拜祭文昌，魁星，比比皆是。城南各鄉，煮芋刈蔗，剝皮而食之，名曰「剝鬼皮」。九月九日，蒸糕逐疫，學士登高，童兒放風箏。十月多舉行嫁娶。冬至日，除城市外，各鄉老幼，咸集於各族姓之祠堂，拜祭始祖，藉以燕飲。除夕，拜掃，送節，換符，守歲。

五七 由儋縣至海頭港

三月二十五日，天晴。上午十時，別參議會諸好友，駕車向海頭進發。車行十餘里，經一山坡，坡中有婦女數人，掘挖番薯，及見余車，哈哈大笑不止。又數里，遇路旁水田中，有勞動婦女數輩，亦如之。此種喧笑，俱爲他處所少聞。由此可知該處婦女，喜怒哀情，毫無矯揉造作之態也。車抵王五，男女小孩達數十人，尾隨余後，嘻笑木屐之聲盈耳，殆亦東坡之所謂「笑所怪也」。自北至南，逕穿街心，覓茶館不得，復返車，詢諸鋪戶，而諸小孩，亦隨之而返，引余至一小客棧中。店主某君云：「此間無茶樓。」遞余以五指山茶一大碗，且盛稱此茶極優，可以解熱。余承之，一飲而盡。繼復添一大半碗。蓋壺中茶已罄矣。余承飲如初，詢余姓氏及省籍，余一一答之。旁一少婦，年可二十左右，聞余爲湘人，卽操湘語詢余之縣籍及事由等。余訝其湘語之純熟，返叩伊之

籍貫固一本地人而嫁與湘人爲妻者，與其夫皆寓於此。伊與余接談，應對自如，毫無羞怯之態。據云其夫外出，稍待卽歸，且忙烹熱茶爲余解渴，余謝其盛意，謂渴已解，勿庸再勞，而伊烹茶如故。少頃，開往海頭之汽車馳至，余乃辭別店主人，給以銅元二十枚，以謝渠遞茶之盛意。店主人推辭再三，終不受，乃改以名片與之。是時少婦之夫亦歸，詢之，知爲湘陰籍，留余稍住，余以限於時日婉辭之，遂登車，直向海頭而行。沿途極爲荒涼，長數十里，概無住民。汽車行駛其間，以煤油桶盛水攜之而行，蓋中途無水可添也。車行六十餘里，下一山坡，是處浮沙極深，汽車阻不能進。除司機外，凡車中人皆下車助之，始抵山麓，其下坡也尙如此。若由海頭開抵王五，則爲上坡，其困難情形必更甚於此矣。道右有居民數家，隱於樹林之內，孩童數輩，聞汽車鳴號聲，爭出跳迎，如有親屬在汽車中似者，男婦三四，負擔挑水，橫路而過，惟皆形同乞丐，身無完衣，由此可知該地人民生活之艱苦矣。汽車稍停，司機者向住民購水一擔，灌入車機，付以銅元八枚而去。復行二十里，卽抵海頭老市。下車後，推車步行，有一溪港橫截去路，乃涉水而過。抵新市，直貫街心，沿海岸而南，至港口對面，乘一扁舟以達彼岸，寓第二區區公所。區委員吳景春君招待頗殷，飯後偕往各處遊覽。當余在儋縣時，曾聞沈德新君之言，謂「該地黎山有一特產名千層鏡者，與冰糖、豬肉合煮，可治咳嗽，凡他藥所不能治之咳嗽，服以此藥，立見奇效」等語，余屢憶之。至是因託吳君代爲購買，是日適有自黎山歸者，攜得數條而歸。因與吳君同訪

之，全數購歸，計得八條；欲稍益之，已不可復得矣。

五八 由海頭至海尾

三月二十六日，早飯後，渡珠江口，即抵昌江縣境，沿海岸南行，約三四里，沙皆鬆動，推車步行，頗感艱苦。繼而沙漸緊而平，乘車頗利，復行二十里，口渴甚，因取自攜之菓子罐頭，以刀割開，飲之，渴已復前，未幾而南風發，溫度極高，初過時，如驟至火車爐邊，殊不堪耐，且風力甚猛，沙土飛揚，襲人耳目，粗沙擊面，如遇針刺，此種風味，曾於一九二七年六月旅行河套內搭拉旗地，及一九二八年二月旅行陝北榆林時嘗之；但無此種較高之溫度耳。因風力太猛且係逆行之故，乘車極感困難，乃推車步行，與風相搏，約十里許，幸賴此段海岸，沙土尚很平緊，雖推車步行以與風相搏，然尚無多大之痛苦。厥後風力更加猛烈，海岸復係鬆沙，而太陽肆虐，並不因風而稍減。當斯時也，上承日光，下履蒸沙，前有熱風，而後無來者，欲止渴而罐頭已罄，欲飲水而海水極鹹，不可入口。茫茫宇宙，四顧無人，果真如廣東通志所云「跬步如履炮烙，往來必須夜行」乎？如此復約十里，見前面海中，有船桅數隻，直立其間，知將抵海尾矣。欣然色喜，邁步前進，持吳景春君之介紹信，訪其令戚黃蘭英君於同和堂藥房，觀面時，黃君殷勤備至，慰勉有加，惟不遞茶，此則最令余失望，因自取其

盡倒之。黃君連聲云：「茶已在烹，請稍候卽至；此係冷茶，恐不適於衛生耳。」余笑謂曰：「余所需者，正惟冷茶耳，稍候實不及待；熱茶雖好，恐一時難以下咽；現成冷茶，極好極好。」因一飲而盡，不一刻，熱茶復至，余亦頻頻飲之，從口中進而由汗孔出，一壺熱茶亦爲之盡。該處出產薑薑極多，有專以販運此物爲業者，約四五家。據云：「香港、上海等處藥房，常派人來收買，究作何用，亦不甚明瞭；大約係用以製造「濟衆水」和「如意油」一類之藥品。」云云。

五九 由海尾至昌江

三月二十七日，天陰晨起卽擬前進，承黃君強留早餐，不克行。是晨餽饌甚豐，蓋係黃君盡一夕之力所羅致者。內有山瑞一物，粵人視爲珍品，而余實不忍食，但恐有拂黃君之盛意，使其不安，因亦稍稍嘗之。飯畢，駕車經後港而至海邊，追隨者頗多，後墮入一小港中，下裳盡濕，起而復前，沿海岸而行。是日北風，天氣轉涼，海邊沙土亦緊而平，故駕車極便。二十里，抵沙魚潭，仍沿海岸而行，約二、三里，北風加厲，海潮怒發，余所行之地，適在一沙洲上，觀此情景，忽發奇想：「苟一旦由北風而變爲颶風，海潮洶湧而來，則余所履之地，必盡爲海水所掩，則人與車必將盡歸大海。雖志籍所載颶風之發，常在夏、秋之間，然天道無憑，若一旦反常，豈非危

險之甚者耶。」私念及此，不禁悚然懼而惶然恐矣；因急推車越海邊沙阜，而漸近至內地，是處浮沙極多而深，色白如銀，間有雜草觸足，則葉硬如針刺，殊不可近。既抵大山之麓，尋得由海尾至昌江城之牛車路，浮沙亦多，仍推車而進。路遇樵夫數人，負薪追隨，蓋爭觀腳車也。力囑余騎之以行，以覘其效力。余以浮沙太深，不克駕駛對渠等對余語意雖明，而猶以一見駕駛爲快，因跟隨不捨，稍遇浮沙較少之處，卽連呼「騎呵，騎呵」不置。其實渠等不明腳車之性質，此等處所，仍非能騎者。後抵一處，地勢稍傾斜，沙亦較少，因卽騎之以慰其望。渠等觀此，稱快不置。約行一里許，復推車前進。二時餘，抵昌江城，寓城內大街大昌號郭堃初君處。郭君係儋縣沈德新君之好友也，余之寓此，純係沈君私人之介紹。愛屋及烏，故郭君之待余也，亦極爲優渥。昌城斗大，本無肉可市，而郭君避余面爲之殺雞宰豬，肉食滿桌，對郭君個人待客之誠，意殊可感。然按之「物與」之義，余實有愧於心也。

飯後，至縣立第一高級小學校參觀。由校長李兆鱣君接待。時教育局長關昌榮君，適從港口歸來，談及昌江產物，云「有名「萬年青」者，爲昌江特產，多生於峻靈山巖石上，雖枯死極久，但浸以清水數小時後，卽可復活」云云。余意卽還魂草，曾見諸江山縣志及羅浮山志，然終不能得。今聞此語，因卽叩以里程，答云「約十里」；余卽告以明天卽去採取。李、關二君同云：「君如欲採取，亦不必至峻靈山，此地南門外亦有之。」

余等不妨同君即去，不過此間所產較出自峻靈山者爲小耳。因與李、關二君同至南門外約一里許，採得二十餘本持歸。

六〇 峻靈山的還魂草

三月二十八日，天陰，午後一時，步行至港口，住民約數十家，支蓬而居，殊不固定——旺月則來，淡月則去，大抵每年從三、四月至七、八月爲旺月；自八、九月至明年二、三月爲淡月，旺月時，漁船、貨船來往如織，市面貨物亦頗齊備，任人採購，淡月則住民四散，一空如洗，僅一沙洲而已，時嘗廢歷二月，故已有住民陸續遷來，煙、紙、雜貨，多有可買，余之至此，幾全爲購買香煙而來也。

次至峻靈山，採取還魂草，沿途荆棘叢中，多馬料豆，因亦採之。既抵山麓，已三時餘，見目的物散鋪巖石上，如癩癩頭，果較昨日所採者倍大，喜極，擇其大者採之，復得二十餘本，乃登山而上，羊腸鳥道，殊難猛進，兩旁荆棘，時時留人，山愈高則路愈小，終至無路可走，乃攀巖石而上，是日風勢極大，人不可直立，後抵一處，還魂草之深長，尤勝於前，料此間已罕有行人至也，但以風勢太猛之故，不能依照吾人平常採物之姿式從事採取，乃伏地採之，僅得數株，以力不能勝也，本欲再上，但以天色將晚及風勢猛烈之故，不便復進，因卽下山。

尋道而歸，抵郭君家，取昨日所採之還魂草盡棄之，蓋相形見絀遠甚也。

六一 昌江縣概況

昌江地居海南島之正西稍北；跨昌江下流南、北兩岸，西臨大海，東接黎峒，北接儋縣，南鄰感恩，面積凡一千八百五十九方公里強。縣城位於昌江下流北岸十里之地，西距海岸約七里許，東北距儋縣城約二百三十舊里。

考縣境在秦爲象郡之外徼，至漢元封元年，於縣地置至來縣，屬儋耳郡。始元五年，省入珠崖郡。初元三年，廢珠崖郡，三國吳赤烏五年，復爲珠崖郡地。晉太康元年，併入合浦郡。宋齊屬越州，梁陳屬崖州，隋大業三年，置昌化縣，屬臨振郡。宋熙寧六年，廢昌化縣爲滕橋鎮，屬瓊州。元豐三年，復置昌化縣，屬南寧軍。統於瓊州。明洪武元年，廢南寧軍，屬儋州。仍隸瓊州府。清因之。民國初，改名昌江，屬瓊崖道。十七年，廢道制，乃直隸廣東省政府。

縣屬西臨大海，東接黎山，地勢東部高而西部低，故其氣候，東西亦略有差異。大抵西部較燥而東部較涼；西部較多風而東部較多雨。夏天最高氣溫，平地約在華氏寒著表一百度。冬天最低氣溫，平均約在華氏

表四十餘度雨量，以秋季爲最多，冬季則較少。

全縣住民，有漢、黎二族。黎分生黎、熟黎兩種，共約四萬人，雜居東南山中，居地佔全縣十分之三。性嗜飲酒，最迷信鬼神，對於漢文、漢語瞭解者甚少，多以農業、牧獵爲業。漢族多居住西部平地，據最近調查：「全縣共九千六百一十二戶，男女合計共四萬五千六百五十九人。」城區住民約占一千人。

縣屬物產，以魚、鹽、米、穀、番薯、木材、瓜子、豆類、甘蔗等爲大宗；牛、羊、豬、雞、香蕉、蔬菜等次之。魚類以鮐魚、馬鮫二種爲最多，且同爲縣中特產。鹽多產於墩頭新街一帶，爲海南兩大鹽場之一（另一大鹽場爲三亞埠）。米穀有粳、糯二種，番薯有赤、白、黃、紅四種。據昌化縣志云：「永食可以益壽。」椰子一物，在中國原爲海南之特產，故海南各縣多有之。惟縣屬獨難生成，想係地質不宜之故。礦產去城西北十里之神山產銀礦，清時曾經開採，隧道猶存。去城東北一百二十里之石碌山產銅，清同治四年曾開採一次。去城東南一百五十里之樂梅嶺則產泥金。

縣屬交通，海上概用帆船，陸地多浮沙，僅用牛車或馬，甚爲不便。近來環海公路，雖從縣境經過，但所經之路線，皆係荒野內地，與縣屬交通不相關聯，實無多大裨益也。郵政僅於縣城設有郵寄代辦所一處，縣屬文化，甚爲落後，無可諱言。總其原因，不外地土瘠瘠，人煙稀少與交通阻塞之故耳。迄今文化事業可數者，僅

有完全小學一所，高級小學二所及初級小學二十三所而已。

六二 昌江的勝蹟

1. 大陳山 在城西北十里，狀如華蓋，高五十餘丈。昔有大陳黎人居此，因名。東連三板山，高四十丈。有石船、石龍，形甚奇險。

2. 象石 在城東南十里，高十餘丈。石如牛形，鷹嘴而象鼻，擊之，其聲如磬。旁有石鼓。

3. 峻靈山 舊名「神山」，在城西北十里，高百餘丈。上有二石，如人形，相傳「有兄弟二人，向海捕魚，化爲石，因號「兄弟石」」。又有石若冠帽，「乃二兄弟所遺」，及石池、石船，「乃其所遊乘者」。

4. 馬嶺 在城南三十里，高五十餘丈，以形如馬，故名。

5. 亞玉山 在城東南九十餘里，出石磔。

6. 筆架山 在城東北三十里，三峯並峙如筆架，高百餘丈。

7. 九峯山 在城東南六十里，高百餘丈。九峯峻聳，盤旋百餘里，相傳「有黎婦生九子，皆爲嗣長」，故俗又名「義娘九峯山」。

8. 昌江 在城南十里，源出五指山，西北流，會古鎮州水及九峯溪，至縣東南居侯村分南、北二支，南江西流經赤坎村，南出會潮成港，名南崖江；北江北流繞縣南，又西流至烏泥浦會潮成港，名北港，俱入於海。

9. 神泉 在城北十里神山嶺下，味甘冽，烹茶可療病，雖旱不竭。

10. 仙井 在城東三十里鵝頭嶺下，泉從石中湧出，久旱不涸。

11. 崔公河 昌城瀕海，水鹹澀不可飲，嘉靖八年，指揮官崔瀛率軍民自城南五里鑿開礦土，接昌江水，

導之順流而西，遠城達烏泥港入於海，民利灌溉，名曰「崔公河」。

12. 峻靈祠 一在烏泥港口；一在縣城西北二里許，俗稱爲「神山廟」，二者皆廟宇宏壯，航海船戶過

此必致祭，香火極盛。

13. 趙忠簡公鼎墓穴 在縣治東南二十里苗縣村附近山上，相傳「宋時趙忠簡公被貶死於此，葬後數年，始遷骨北返，邑人感其德仍覆土爲墳以誌不忘。」迄今猶存。

六三 昌江的風俗

縣屬俗尚樸實，民性耐苦，惟因交通阻塞，文化落後，教育不能普及，迷信極深，遇有疾病，不求醫藥，而求

鬼神雖至死不悟，又生性固執，每因細故釀成械鬪。東北地氣高燥，民以刀耕火種爲業，名曰「斫山」。其法集山木而焚之，播草麻子，杏貝二種於積灰之上，任其自生自長，熟而取之，閱三年，卽棄去。西南浮沙蕩溢，墾之爲田，必積牛之力蹂踐之，令其堅實，方可注水。分秧之後，民不復有家，無論男婦老稚，晝夜力於田事，踏水車取水以灌田，或一日輟工，則全功盡棄。若遇海水氾濫，黎水充溢，亦竭子婦之全力，盡付河伯之一怒矣。縣南二十里之四更村及墩頭港一帶之人民，多係清初由瓊山、文昌等縣遷來，稱爲「客人」。言語與縣城土音相同。四更村人性情簡直，專務農業。墩頭港人專造漁船，佃魚爲業。服飾尙樸素。普通男子皆係土布短裝便服，罕見長衫。附城及沿海之婦女，皆穿褲。東、南、北近黎各村之婦女，風俗較爲鄙陋，多不着褲，僅穿裙而已。據昌化縣志載：清末昌化縣令某君曾有禁止婦女不着褲之六言韻語告示一通，遍貼城鄉。該文頗爲有趣，茲特轉述如下，文曰：「示諭閩邑婦女，你本是箇女流，訪聞多不穿褲，人道同乎馬牛。父母遺體不顧，是卽淫亂根由。我今諄切告誡，你們各自知羞，倘敢仍蹈陋習，責罰家主毋尤。」飲食以米爲主要，鄉村多以薯芋雜米作粥以取飽。農家於分秧之後，人多在田，於田邊置釜煮薯粥供食。至有襁褓之子，則置筐於樹，就而乳之。住屋近城市者則多磚瓦，鄉村則多用土築茅蓋。濱海一帶之定期港如港口埠、烏泥港一帶，居民旺月則集，淡月則散。集時編茅爲扇以代牆，覆草爲蓋以代瓦，至爲簡陋。

六四 由昌江縣至墩頭港

三月二十九日，天晴，上午九時，辭別郭君，出南門，逕向墩頭進發。沿途叉路頗多，但由昌江城至墩頭，有一最好之目標，即馬嶺是也。馬嶺有第一、第二、第三三峯，計由西北而東南，最大者爲第一峯，以次而小，矗立於昌江南部平陽之地，遙望之，皆如覆釜。

離昌江城約三、四里，即涉鹹水溪，再約五、六里，即至昌江河岸，河面寬闊，浮沙極深，車行殊苦。有水之處，不過中間一線，寬約十餘丈，深約二、三尺而已。平時無船可渡，往來行人，皆係涉水而過。余素不習水，故往而復返者，再而是處，行人絕少，卒鼓勇氣，以腳車作試探器，徐徐前進，卒達彼岸。此爲余遊歷海南涉水最深之大河也。

更前進十餘里，至四更村，居民頗多，見余車至，一時大小俱集，追隨余後。余轉入一大道中，似直趨馬嶺者，而背後喊聲齊起，余爲之一驚，回頭顧之，則皆示余以此非通路，宜偏左行，始爲直趨墩頭之大道。此固善意而非惡意也。但其語音極短促而厲，極易使人誤會。有人謂昌、感二縣土人，皆極蠻悍，或即因此也。由此直趨馬嶺脚，經過許多鹽田，即抵新街鎮，寓於區公所。區委員戴恩民君，兼縣立第二高小校長，人極活動而擅

交際，與余接談甚爲和洽。少頃，偕余參觀全市及墩頭港。據云：「此港出鹽極多，每百斤僅需洋三角五分至四角而止。」鹽價之賤，無有過於此者。魚、蝦之利亦甚巨，年約百餘萬元。就中尤以鯧魚及馬鮫魚爲最多。遊畢，過返區公所，延至七時餘，始用膳，肴饌亦豐。座中區委員郭纘周君，發言最多，頗形熱鬧。旅人至此，幾誤爲在繁華市場，而忘記尙在沙漠似的昌江境內也。

六五 由墩頭港至鹽漏

三月三十日，天陰。晨起八時半，渡北黎水口，沿海岸南行二十里，經八所潭而至魚鱗洲，得數人作嚮導，尋其石洞，攀援而上，得自石磴間。人莫敢入，余將外衣脫去，聳身入內，頻以電筒燭之，逐漸前進。然亦不甚深，抵其盡處始返。據土人云：「其上還有一洞，頗險。」余乃脫去皮鞋，僅以襪底履石，攀巉巖而上。至則僅一敞口之洞而已。洞前尙有香柄（卽燒香所餘之柄）數根，插立其間。不用說，顯係迷信者爲之。感恩縣志所謂「西面海有峒如室，海燕羣聚其中，險巖莫測，人不能至」者，固如是也。遊畢，與諸人就近同採螺殼，回至八所潭，再向十所前進。在未至十所前一里，見有數人手提沙攤數十條，狀似蜥蜴，而肥大倍之，身有雜紋如五色者。據云：「小兒食之可治風濕、瘡毒等疾。」惜余不能攜帶酒精及玻璃瓶等，若以之製成標本，亦海南特

盡之一也。既抵十所，稍憩，居民少長咸集，圍觀如堵。繼復前進，經高台村之對面，而至鈎旦村。附近多稻田，道途屈曲如迴文，兩旁護以火秧。(註)火秧係一種仙人掌類之植物，四周有刺，人觸之立感痛癢，全體爲之不安。芒刺如針，人畜不敢近。屋旁多酸梅樹，皆極高大。由此直趨鹽丁港，經過一極長之甬道，兩旁荆棘及雜樹等，橫蔽天日。是時適逢潮漲，涉過四水溝，始達港口，並無居民，僅泊船三四隻，牛車五六輛及車與船上之人爭運貨物而已。乃尋原路出甬道，直趨鹽漏，訪黃蘭英君所介紹之王文治、王文海二君。至時適逢黃蘭英君之令弟蘭菁君亦抵鹽漏，乃偕余同往。王君文治家，余將腳車停放後，全墟住民，無論男婦老幼，紛至沓來，語亦嘈雜，擁滿室中，全無隙地。不特此也，是時余坐於旁一室中，室有窗，戶各一，環視余之人頭，爲之填滿。余當時之環境，適等於一初入門之新嫁娘，成爲衆人之目的物，自頂至足，處處瞄到，而余之一言一動，都足以轉移衆人之目光。一批既去，一批又來，甚矣鹽漏人之好奇也！

六六 由鹽漏至感恩縣

三月三十一日，清晨七時，天微雨，別黃、王二君，直向感恩進發。涉小溪二，過鄉人三四，囑余騎腳車以供觀賞，惟語音極粗，使人不耐，余初以婉詞答之，渠等不諳余語，復固請之，繼乃示以道路不能騎車始罷。約行

五六里，抵新村，因不識路途，直入村內，向住民叩以直至感恩之路。居民觀余脚車，爭先恐後，皆趨余前，引余返村外，示以方向，並囑一騎以觀其效用。是地浮沙極深，推行尙且費力，更無論騎矣。因此意告之，有明余意者，云：「前面沙土較緊，可騎。」由是皆尾余至半里餘，始勉強駕車前進，以鑿衆望。其實此地亦非利於駕脚車者也。前進約二里許，復係浮沙，道遇鄉婦數人，肩挑薯乾，叩以至感恩之路，是否由此前進，皆唯唯稱是。稍前，經一沙阜，旁見沙地上遺有半截磚頭三數塊，因拾其一，墊於鑰頭盒底，使不致浮動，另持一塊以擊刀柄而啓鑰頭。既開，一飲而盡，復潑其餘渣，始徐徐前進。地極荒僻，鮮有人行，回憶前此數君言及新村與龍臥村械鬪之事，時加警惕，蓋恐雙方誤會也。一路小心翼翼，復涉過二小溪，循牛車路前進，入一海棠樹林，憩焉。瞥見樹上有大蟻巢，二作橢圓形，長至尺許，徑可六七寸，巢外有黃色大蟻多頭，作守望狀，想係其集團中之充警衛者。其餘上下枝頭，亦多有黃色大蟻往來其間。適遇有二鄉人來，余詢以此物之名稱，據云爲黃蚰。已而就道，天色轉晴，約行三四里，至紅坎村。村外有小孩多人，遙見余之脚車，皆停足注視，亦有入內招呼其他小伴來看希奇者。一時聚集至數十人，惟均係小孩，除一少婦抱有週歲之小孩倚一大樹注視余與脚車外，並無其他大人參雜其間。迄余漸行漸近，不知該少婦與小孩等作何感想，忽然一齊拔足狂奔，盡竄入村內。一霎那間，村外竟寂無一人。余觀此情形，不禁爲之一笑，想係因余之服裝與該處不同而有所畏懼也。余恐

因此引起村民之誤會而予我以不利；率性逕入村內，擬向村民叩以直至感恩之路程以明來意，惟當余初入時，村內住屋外竟無一人，且有關門閉戶如大禍之將臨者，余益惶惑，但力持鎮靜，且高聲囑小孩們「不要害怕！」後來直至該村中心，始見有一男子自一屋內徐徐而出與余接話，余即向之說明來意，伊乃示余以去路，「須自此南出，過二小嶺，即可抵感恩縣。」至是諸小孩始知余此來並無惡意，復陸續不約而來尾隨余後，並注視余之一身四肢及脚車等，余本欲略事休息，但因該村純係住宅，並無舖戶，乃決定前進，自此南行，橫越二小嶺，涉雨龍江，即抵感恩縣治，縣中無客棧，投寓於縣立第一高級小學校，行裝既卸，即出外購食，蓋自鹽漏至此尚未食午飯也，結果購得雞蛋十餘枚，煮以充食，但圖果腹而已，食罷，持沿途各縣調查表往見陶縣長英伯於縣政府，陶君、江蘇、句容人，從事軍政兩界，已十餘年，足跡很廣，自蒞茲土，已二年矣，伊對於余此次來感，極表歡迎，且深悉旅中苦況，因力邀余寓縣府內，以破旅中寂寞，余應其請，是夕即宿於縣政府內，晚飯後，與陶君談話頗多，甚為歡洽。

四月一日，天陰，早飯後，承陶縣長以感恩縣志一部贈余，余披閱多時，始納之篋中，下午二時，出外遊覽全治一周，見較為偏僻處所之住宅，四圍多種有碧珊瑚樹為籬，且有池、塘、牛、豕、鵝、鴨之屬，點綴其間，儼同村落，實為此間之特點，碧珊瑚樹，熱帶產物也，以形如珊瑚而色碧，故名，昌江人稱之為「千年青」，蓋以其

歷久而不凋也。四時餘，復返縣政府。是晚與陶縣長談話時間尤長，各述其歷年來之生活與遭遇，頗多奇趣。且陶君性好談諧，每出一言，常使余忍俊不禁。旅人得此，頓忘一切矣。延至十二時餘，始就寢。

六七 感恩縣概況

感恩地居海南島之正西稍南，北鄰昌江，南接崖縣，西瀕大海，海岸線延長凡一百八十五里；東部萬山重疊，黎人居之，地形西部闊而東部銳，略成一等邊之三角形，面積凡二千三百九十二方公里。縣治位於西部海岸中樞兩龍江下流之南岸，北距昌江縣城約一百四十舊里。

考縣境在秦爲象郡之外徼，漢武帝元封元年，始置九龍縣，屬儋耳郡。昭帝始元五年，省入珠崖郡。南朝梁大同中，置崖州於儋耳之地，縣屬之。隋大業三年，復改崖州爲珠崖郡，就漢九龍縣故墟，置感恩縣。唐武德五年，置儋州，縣屬之。宋熙寧六年，省縣爲鎮，併入宜倫縣。元豐四年，復置感恩縣，元屬南寧軍，統於瓊州路。明初屬儋州；洪武十九年，改屬崖州。正統五年，改屬瓊州府。清因之。民國初，屬瓊崖道；十七年，廢道制，乃直隸廣東省政府。

縣屬地居炎方，多熱少寒，然一日之內，氣候常多變遷，晝熱而夜涼，或晴燥而雨涼，大抵夏天最高氣溫

爲華氏寒暑表九十五度；冬天最低氣溫爲華氏表四十五度。週年多南風，夏、秋之間多颶風。颶風之發，或一歲數見，或一年一見，但亦有不見者。雨量以秋、冬兩季爲最多，春、夏兩季較少。

全縣住民，有漢、黎、苗、儂等四族。黎、苗、儂三族人數，現尙無確實統計，大約共有五、六千人。大都住居縣屬東部，居地約占全縣面積三分之二。多以耕種及伐木爲業。生產以稻、梁、黍、麥、煙葉、豆類等爲多。漢族大都住居西部沿海一帶。據最近調查：「全縣共七千三百二十一戶，男女合計共三萬五千一百一十三人。」城區住民（連附近鄉村在內）約佔六千三百餘人。

縣屬農產物，以番薯、米穀、豆類、瓜子等爲大宗；雜糧、芋頭、蘿蔔、瓜果、蔬菜等次之。番薯種類頗多，有大、重至十餘斤者。土人每刨成片，晒乾搗碎，積貯爲糧，或磨淘粉，其色甚白，食之最滑，名曰「薯麩」。中區所出者尤佳。米穀之種類亦多，大別之可分爲粳、糯二類。與大、小兩熟。又有所謂山稻者，由黎人刊山燒園，種在山嶺而得，亦有稔有糯。豆類凡十餘種，就中以八月豆和九月豆爲最多。二者又復分紅、白、黑三種。至八、九月熟，縣屬窮民每以之代糧。雜糧有黍（有金黍、牛黍、狗尾黍之分）、麥（有小麥、蕎麥、高粱麥之別）、稷（惟一種，名曰「鴨腳」，宜植高園，釀酒甚佳）、芝麻（俗名油麻）等數種。芋有水、陸兩種，陸芋多種於黎峒。家畜，以牛、豬、雞、鴨爲主；鵝、羊次之。濱海之民，稍有捕魚爲生者，然爲數很少。礦產，縣屬之羅望嶺、古鎮峒、尾乍溪等處，

俱產沙金，民國二年，粵當局會議開採，此外麻姑嶺產錫，峨溝嶺產鉛，均未開採。

縣屬東部多山，西部沿海一帶，則多浮沙，交通至爲不便，現在海道方面，尙有民船往來；陸道方面僅通行牛車而已。至若感北（由縣城至北黎市）、感佛（由縣城至佛羅市）兩公路（即環海公路之一段），路基雖已築成十分之九，但橋梁涵洞尙未架設，故仍未能通車，郵政僅於縣城設有郵寄代辦所一所，此外如北黎市、佛羅市二處，則各設有郵務信箱一隻。

縣屬文化極爲落後，除設有高、初兩級小學各五所及民衆學校一所外，實無其他文化事業可言。

六八 感恩的特產

1. 檬果乾 檬果，一名「杌果」，縣屬多產之，土人以之製成果乾，遠運廣州、廈門、南洋等處，爲縣屬出產一大宗。

2. 雞菜 俗名「炒雞菜」，最易生，取其葉炒雞，最香滑。

3. 水底菜 以生在水底，故名，葉似鹹菜而薄，色黃黑，味淡，用鹽醃而熟食。

4. 四季瓜 形、色、氣味俱類南瓜，以四季結實，故名。

感恩的特產

5. 蛇瓜 形如青蛇，其味微甘，緣棚蔓生，用肉同煮或炒，或和羹皆可。

6. 鷓鴣菜 生黎山中，五月採之，蒸熟曬乾，芳馥異常，可消食。

7. 擦癬草 生沙田濕潤處，似秧而短，莖微紅，以之揉爛擦癬最效。

8. 酸草 生稻畦及牆邊，葉分三稜，莖細而柔，味極酸，可解熱。

9. 公雞蒔 俗名「雞翁蒔」，草本，莖葉似竹菜而稍大，生荒野田園界間，花開紅、黃色，五瓣分立，中有青子，根下生蒔，纍纍似天門冬，有大毒，食之，立斃難救。

01. 匿蒔 生深山中，凶荒時，黎人掘取為糧，但必先搗碎浸溪中兩三日，淘淨其毒，方可參米煮熟食，否則殺人。

11. 坡欄樹 又名「石子剛」，色初白，漸紫，久則變黑，質堅而重，紋理緊密，入地久不朽，為材木之冠。

12. 竹葉松 肉白理細，質最輕鬆，經久不蛀，白蟻不能蝕，亦良材也。

13. 青梅 日炙不裂，入地耐久，為梅樹中之最佳者。

14. 鐵梅 質堅如鐵。

15. 臙脂木 色正黃，紋理細膩，狀類波羅蜜樹；惟中含粉點為異，性澀難鋸。

16. 香稿樹 皮厚寸許；縐如蛙皮。質白氣香，雖久不蝕。
17. 烏格木 有油格、糠格兩種。油格者色紫黑；糠格者色灰黑。中含粉點，微有酸氣；不蛀，亦辟蟻。
18. 黑榧 質堅重，沉水；取以爲車輪、船舵，最佳。
19. 雞頭木 格深紫，生子如雞頭，殼堅，打開，肉白如芋，名曰「雞頭子」，非雞頭蓮也。
20. 烏雲墨木 質細而色黑，有光澤，用製器具，美麗無倫。
21. 青炭木 性最堅，燒之爲炭，聲響如金，終日不灰。
22. 山油 又名「木油」，黎人每種取其子打油，香氣襲人。
23. 甜糖子 大如荔枝，味如糖，其樹多汁，黏物勝於膠；黎人每用之以取禽鳥，一黏則不可脫。
24. 白面雞 一名「鵝雞」，依水爲食，身黑面白，每當深夜，鳴聲悽切。
25. 痛吐鳥 以其鳴聲如人因腹痛而呻吟，故名。
26. 土鼠 足矮行遲，其氣最臭；犬貓不敢捕，穴牆壁而處。
27. 翻車魚 大如車輪，每成羣翻騰，噴水有聲，見則天變海發，甚驗。
28. 海狗 純黃色，形如狗；犬如貓，常羣遊於風沙中；遙見船行則沒，漁人以技獲之，蓋利其腎也。

29. 烘魚 身圓，有斑點，其尾叉而尖利，刺人甚於蛇咬。

30. 虎魚 一名「魚虎」，又名「土奴魚」，頭如虎，皮如蝟，有刺，着人如蛇咬。

31. 沙毛魚 色黑，身滑，腮有兩刺，着人甚危。

32. 金鼓魚 色斑，花成圓點，有刺，如虎魚，瘡不可當，故土人有「一烘，二虎，三沙毛，四金鼓」之諺。

33. 朱籠 大如錢，赤如血。

34. 玳瑁 狀類龜，鼈而殼稍長，有六足，後兩足無爪，背鱗十三片，黑白斑文相錯而成，用作器，則煮之，刀

切如意；治以鮫皮則瑩滑，絲屬多產之。

35. 蚶 蟻類也，色黃，俗名「黃馬蚶」，善走，喜咬人，海棠及蜜果樹上最多，織樹葉為房，生卵白軟，房衣

可醫皮膚患，或以為王荊公詩「黃狗臥花心」句中之黃狗，即指此。

36. 竹節蟲 俗名「斷腸」，有綠色、枯色二種，身長三寸，小如草莖，具有六足，小而長，視之，如竹節；混草

中不能辨，牛誤食之，立脹死，用草麻油解之，可救。

六九 感恩的勝蹟

感恩勝蹟，除魚鱗洲（見第五六節）外，有下列諸勝：

1. **大雅山** 在城東三十里，高三十餘丈，明時曾建縣治於山下。

2. **天馬嶺** 脈接黎虞山，在城南六十里，高二十餘丈，形如奔馬。

3. **兩龍江** 源出小黎母山，在嶺洞間十餘里，蜿蜒七曲，曰七曲溪，湍激山下，穿洞而出，曲折西流，由縣

門港入海，全長約一百四十餘里。

4. **九龍山** 在城北四里，西枕海濱，漢初曾建縣治於此。

5. **息風山** 脈接黎虞山，在城東南六十里，一名「風洞」，高三十餘丈，中有巨穴，最深，黑暗莫測。

6. **透道嶺** 俗名「燒灰嶺」，嶺石可燒為灰，邑屬建築多賴之。

7. **南蛇嶺** 脈接黎虞山，在城東南四十里，嶺有巨石，赤色，狀如南蛇，首北向，周圍小石亦蛇狀，環繞甚

多，因名焉。

8. **黎虞山** 在城東南五十里，黎人常獵於此，故名，高百餘丈，廣七十餘里，袤一百餘里，縣屬之奇禽異獸，材料、板塊、香格、牛艾、白藤等，從此山出者居多，縣屬之山屹然高出者，亦以此為最。

9. **感勞山** 在城東北七十里，相傳宋大軍平黎駐此，土人感其德而勞之，故名。

10. 虞山石鼓 在城東北一百里古鎮州廢城之東河中石鼓圓六尺，與小石扣之，其聲如鼓。旁立五大石，有馬蹄人跡，頂刻「大元軍馬到此」六字。明成化中，通判陳龍攜兵撫黎會到此。

11. 鐘鼓巖 在城東北一百二十里，前面臨水，上有石室一所，倒懸石球無數，望之文采燦然，有水從上滴下，歷年久而地不貯水。左右有穴，望之陰翳，相傳有人秉炬而入，僅容一身，行里許，昏黑寒冽，莫測底止。中有二石，扣之一如鐘聲，一如鼓韻，故名。

12. 小黎母山 卽馬下營山，在城東一百二十里，脈接黎婆山，峯巒特竦，崖石崎嶇，人跡罕至，羣黎環居其下，上有巨石，刻「大元軍馬下營」等字，相傳爲張宏範輩所爲。

13. 尖峯嶺 在城東南九十里，屹立陀巖峒中，高一百餘丈，常有雲烟下罩，頂上有井，寬三丈餘，四時不涸，嶺下沃土甚多，黎人屢至其地開墾，奈山陰瘴毒，得病輒亡，遂視爲畏途，放棄其地，罔敢問津矣。

14. 舊村嶺 離城東北一百餘里，產金、銀、銅、錫四礦。

15. 蘿麻嶺 在城東南三十餘里，多良木，奇獸，且有鑛產。

16. 月姑嶺 離城東北有二百餘里，產金、銀、銅、鉛五種鑛產，該處居黎擊獵，常取爲鎗械之子彈。

17. 龍塘潭 在城南七十餘里，月村之北十餘里，深沉如海，俗傳有魚變龍於此，故名。潭廣五丈，長三十

丈。

18. 溫湯泉 俗名「煙塘」在城北七十里。四時如沸。冬則熱。煙上騰。動物誤下即死。皮肉盡裂。底有硝磺。其水可醫癰疥。

19. 黃震溝 在城東一百里。溝中有石。狀如浮水而出之。鰾、頭、角、耳、目俱全。三足正立。一足曲提。色斑爛。與寶無二。遂以名溝。黎人捕獵過此者多禱之。

20. 老馬井 在城北六十里。十所村飛來廟側。爲感恩第一甘泉。相傳爲馬伏波所鑿。故名。旁有碑。題有「漢馬伏波之井」等六字。

21. 飛來廟 在縣東北四十里。相傳康熙間。自遷於十所之西南。舊址尙存。

22. 九龍縣故址 在城東北四里。即今九龍山。

23. 古鎮州城 在縣東北九十里。有石城遺址。今爲黎人雜處。

24. 楊文廣壩 近古鎮州石城遺址。有馬跡。碑題「楊成軍馬到此」六字。

25. 仙人石墳三十六座 在城北六十里。地名十所。

七〇 感恩的風俗

縣屬俗尚簡樸，民性質直，風氣獷悍，無論大小爭執，鮮有向縣政府及分庭告訴者，弱肉強食，每以細故劫擄隨之，甚至釀成械鬪。男子大率游惰好閒，而女子終年胼手胝足，不遑寧處，安土重遷，不事遠販，重農輕商之念，今昔不移。所有商場貿易漁鹽之利，強半操於外屬。服飾尚樸素，以前婦女多紡織吉貝爲土布，以供自用；迄洋紗通行，手工業爲之破產，從此自紡俱廢。飲食簡單，以米及薯乾爲主。地分北、中、南三鄉，中、南二鄉，男女皆酷嗜檳榔，以其能消瘴忍飢也。親朋往來，更非檳榔不爲禮。住屋與昌江縣略同。沿海一帶之定期港，如鹽丁港、縣門港、南港、白沙港等處，亦係旺月則集，淡月則散。又室家念重，男女有室家則分爨異財。至病，罕信醫藥，專迷信鳴鑼驅鬼。雖室如懸罄，猶百方張羅以供禱禮，而醫藥次之。其實亦無醫無藥可言也。

婚俗，墨邑皆重檳榔。媒妁通問之初，即以綵帕裹檳榔、茶、菓至女家，向其親屬說合；至女家允諾，首次定婚送聘，謂之「喫檳榔」。第二次男家再行小聘，謂之「和帕」——北鄉謂之「合婚」。大約需錢十餘串，並米一石，中、南二鄉則外有銀手鐲二只。至迎娶時，則行大聘，北鄉有用米三石，豬一口，酒六埕之例。南鄉則有用米一石，豬一口，酒一缸之例。貧者酌減十之二、三，或不用豬，米而以錢代者，謂之「包乾」；則取錢四、五

十千文左右——因其上、中、下家爲差等，至北黎、佛羅等處，於定婚後，又有送節之例，每年三次——端陽節、中秋節、年節——均餽以酒、米、豬肉、糕餅等物，一年之中，約費錢數千文，而女家答禮，只將所餽禮物略退還一二而已。民國以來，奢侈日甚，不論貧富，定婚之始，卽有送錢之習，謂之「壓命錢」。然其始不過一、二十千而已，今中區則爭逮百餘千，和帕則增至五、六十千，娶聘儀幣，亦逮百餘千，至離婚失偶而再醮者，夫家收回聘金有三、四百千至五、六百千不等。今北區一帶，現已條議改革定婚之儀，以女子年齡爲率，如五歲者則送錢五千，十歲者則送錢十千；小聘、大聘，一如古例，惟中區日甚一日，將有破產求婚無願生計者矣。

喪俗，家有死者，置屍堂中，如禮含殮，親屬男女，哭泣盡哀，備棺木殮殮，三日成服，具訃告諸戚黨，戚來吊唁，每七日家奠一次，——雙七小奠，單七大奠，親戚多備儀來視，七七四十九日而止，滿百日，又奠一次，孝男、女方可剃髮修容，期年，又奠，服滿二十七月，謂「作三年」，始除服行吉。至喪葬之禮，停柩在堂，請日者定方向，擇吉日，有女子已出嫁或定婚者，由婿家備辦紅漆陰棺，謂之「油木」，又以竹片依棺式製縛成架，糊以五色紙，蓋棺上，謂之「蓋帳」。是日婿家必設祭宴會親戚及出葬之日，並買磚石依吉砌墳，喪主則殺豬宰牛，設饌奠告先祖，乃出神牌於中堂，親戚紛紛備儀祭奠，朋友、鄉鄰，則有送輓聯軸幛而來祭者，屆時行棺在道，鼓樂喧闐，孝子則捧神主匍匐先行，富貴之家，或有請官紳於途中點主者，至場下棺於窆窆，貧者僅以土

堆墳富者則以磚石灰泥構成圓形或方形之墓，而立碑碣銘記焉。

節序元旦以爆竹開年，自除夜至初二，通夜張燈，若有燈滅，燬不響等事，咸以爲不祥。初二，互往拜年。初三，書帖釘赤口於門，謂之「禁口」。元宵張燈，製綵，扮演故事，謂之「遊燈」。或無子而思接燈者，羣以此饋之，謂之「賜丁」。蓋瓊音「燈」與「丁」同音也。受者則酬之以宴。初二，若有不祥事件，咸於元宵作歌解之，謂之「破兆」。自元日至此，晝夜戲打鞦韆，過元宵乃止。更有粧軍、遊神等事。清明掃墓，焚掛紙錢，謂之「上墳」。若有新葬者，必於清明前拜掃，謂之「上新墳」。四月至端陽，兒童放各種紙鳶，高低端陽爲角。糶祀先祖，並相饋遺。有喪者，是日不分男女，咸浴於溪，鮮競渡，或有兩村較風箏，互助鬪毆者，爲「打風箏架」。七月十四以五色紙製衣服、金錠等，設樑饌祀先，爲「燒冥衣」。亦有在十五舉行者，並饋各親戚亡靈以紙寶香，謂之「寄布」。十五夕，屋前插香化紙，謂之「施孤」。臘月二十三夜，以茶、酒送竈神，除日迎之。是日以掃枝掃室塵，換爐灰，洗神牌。日夕，置酒辭歲，貼春聯，易門神，以迎新歲。

七一 感恩黎人的風俗

感恩黎人，分三星、美伴、大繫、夏黎四種。語言各有異同，皆伏居深山，性獷悍。在昔以木爲弓，以竹爲弦，鉄

鐵無刃出入不釋手，以標刀爲戈，以牛角爲角，以擊鼓爲樂，以射獵爲生。今弓矢已久廢，改用火鎗、隱鎗、碼鎗；家置一桿，有力者人備一枝，每以數牛易一鎗，或藥一桶，彈鳥擊獸，習成慣技，發必命中，誓以熊甲卜以雞蹠。器用土釜、瓠瓢，除借刻竹爲契，剝兩執之，最好酒，每釀用木皮、草葉代麴藥，熟則以竹筒吸飲，最貴鈴鑼，豪強之家，有以十數牛易一鑼者。好鬪樂亂，殺人如兒戲。一有仇怨，輒手刃之。甚則屠牛走箭，聯絡各峒，攻村搶牛，食以鹽爲命，仰給於外，鹽乏不能一朝居，每欲思逞，必預儲鹽爲負隅計。

三星黎，一名「皮黎」，居二甲村。男不裸體，着衣裳；髮髻於前，女髻繫，跣足，着衣，穿桶。其衣裂前幅，領扣一鈕，其桶以紅、黃、綠三色柳絨及繡花織紋，四圍合縫，穿而結之。親死，哀痛之至，剝圓木爲棺，葬則昇槨而行。男伐嶺爲田園，女織蓆爲生活。迎婚聘禮，取生牛兩頭，豬肉六十片，米兩石，酒一缸。新婦至次日卽歸寧，候有野胎，方返夫家。或有不諧者，男女自由脫離，倘有子女，母離而子女仍在，俗尙唱崖屬土歌，因由崖屬之三星黎傳入云。

美侔黎，男女皆髻髮在後，且皆穿耳帶環。但男環白銅而小圈，女環黃銅而大圈。又男童時薙髮，冠者蓄全毛，穿左右兩幅裙，故俗謂之「穿裙黎」。女穿三色繡花桶，頸盤五色粉珠，十餘歲，以針刺頭、面、手、脚、胸等處，細如蟲蛾、花卉，用青靛塗入刺痕，謂之「繡面」。嫁後或有失耦者，臨屍極哀痛，但埋葬後，卽返母家不歸。

謂之『脫離鬼魂』重新別嫁，父母不禁；雖同姓不忌，善耕田種園，自食其力。歷來未有殺掠等弊，乃化外良黎也。

大髻黎，男之性質，女之粧飾，亦與三星美髻相同；但男髻髮在前，稍大而尖，故又稱『去髻黎』。不着褲，縫布兩幅垂蔽下體。

夏黎，性獷悍，不剃頭髮，挑分前後，由後扭絆回前合盤，赤身露腿，下體以小白布一條包裹之。女遑而跣足，穿補帶環，亦與各種黎同。殺人搶牛，時有所聞。至赤號、長田、加堆、芭蕉等村，其兇尤最。

此外，又有一種曰『苗黎』，凡數百家，今日加蕃盛，散居縣境者有之。惟最恭順，從無滋事。蓋前明時平羅活、抱田、二峒、建樂、定營，調廣西苗兵防守，號爲『藥弓手』。後營汎廢，子孫散居山谷，仍以苗名。至今猶善用藥弩，辨髮衣履，與民人同；惟婦女皆黎裝，能升木如猿，不供賦稅，不耕平土；僅伐嶺爲園，以種山稻（黎人多仿之）。一年一移，嶺茂復歸，死則火化，或懸樹杪風化。善製毒藥，着弩末射物，雖不見血亦死，兼有邪術，能以符法制服人禽，最爲生熟黎所畏服。

七二 沙漠中的爆竹聲

四月二日，天陰，上午八時，即向陶縣長告辭，擬向佛羅進發。臨行時，陶縣長以至佛羅一帶，沿途地極荒涼，且無舖戶，意余此去必多不便，囑余稍待，爲余草介紹信，囑沿途各站代爲照顧，有頃，書成，遞余，共計三封：一係致南港某區委員，一係致嶺頭營石良田君，餘一封，則係致佛羅市區公所者。余念其愛護周至，甚爲感謝，旋即辭別就道。出南門，循感佛路基前進，車行十五里，至板橋市，稍憩，又十餘里，過南港，因腹中尙覺充實，且爲趕至佛羅計，故未繞道晉訪某區委員。陶縣長所書之第一函，乃辜負其盛意矣。再前進不遠，路基已盡，有深壑阻於其前，隔岸雜樹叢生，間以荆棘，並無去路，乃折回數十武，轉入左側小路，斜向下趨，涉過深壑中之小溪，即達彼岸，再由叢樹夾蔽之小道，升至高處，豁然開朗，有平陽薯土一大塊，呈現於目前。薯土中有二農婦，其一正在大便，卒見余至，倉忙起立，面部紅潮頓漲，爲狀頗慚。海南鄉村情調，每多如此。一婦正在檢拾薯苗，移置於牛車中，面部略帶微笑，徐叩以至佛羅之路程。伊但云：『往前面去』而已。自此以後，所經之路，愈行愈小，頗爲疑惑，然放眼遠矚，並無其他較大之路，祇得仍往前進。後抵一處，有牧童數輩，放牛其間，牛多至二、三十頭，其地有橡果樹多株，牧童中有爬至樹上採食者，余亦得分潤數顆。因開一雪梨罐頭與牧童等分食之。繼經天馬山至嶺頭營，出陶縣長之介紹信訪石良田君。石君係一農民，讀罷介紹信，忙叫家人奉茶解渴，打水揩汗，並詢余用過午飯否？余以實告。從此石君愈忙，有『問答未及已，驅兒羅酒漿，夜雨剪春韭』

新炊間黃梁之概。時村中羣衆，聞有遠方人來，且有脚車，紛紛前來問訊，擁擠不堪。有頃，飯熟，石君乃邀余就坐。座中且有老農數位作陪，肴饌雖不豐，而情意甚重。飯罷，余恐耽誤行程，因即辭別就道。忽聞爆竹聲喧，發自余後；回頭視之，始知承石君等之盛意，以此作爲熱烈歡送之表示。余一時不禁喜愧交加。所喜者，以石君等能在沙漠似的昌、感二縣之中，對於余特創一種富有濃厚情感之歡送方式（除常余在上海北站出發時，承民智中小學校友曾以萬響鞭爆歡送外，沿途各界雖曾多方鼓勵，但未見有此種表現，故云特創），破除我旅行中之寂寞，而給予我以較高之興奮。所愧者，以余孑然一身，萬里獨行，愧無以答諸君子之盛意也。時觀衆佈滿余之四周，及去路兩旁，紛紛請余騎車而行。余應其請，勉強駕之，出村南行，但僅行二、三十武，卽下車，因浮沙太多，不便騎車也。至是猶聞爆竹餘響，有少年十餘輩及孩童多人，尾隨不捨，且紛紛奮勇前進，以領道爲藉口。有先余而行者，亦有傍余左右而前進者，察其用意，無非欲明瞭脚車之構造與性質耳。然浮沙阻道，余亦莫可如何，但笑示之而已。衆隨行約半里許，趨於一較高之沙堆上，紛紛以手指前面一線高台地云：『由彼台上前進，卽係去佛羅之路。』余感其盛意，乃點頭致謝。從此前進，行於此似山非山之高台上，浮沙極白，間有耐乾之雜樹，叢生其間。前進約八里許，憩於一較大之樹蔭下，取開罐頭解渴。以後浮沙愈鬆，時時從靴口湧入靴內，漸至集中足心，頗感不快。故每行數里，輒脫靴倒沙一次，且較深之處，每進一步，

必後滑二三寸；舉步愈寬，則所退愈長；因浮沙鬆動，無甚阻力故也。此種風味，須身歷其間，始能知之。如此復約十餘里，始下至平陽地，沙土較潤而緊，漸無前此之風味矣。兩旁所築墳墓，形式特別，頗爲美觀。惜未攜帶照相機攝成照片，以留紀念。檢視皮袋，遺失打氣筒一件，因袋底有破孔，當係從此溜去也。再前進數里，遇有青年四人，狀似學生，余叩以至佛羅之里數，據云「尙有四里許。」略與攀談，知係佛羅高小之學生，因與之同行。六時餘，抵佛羅市，街道兩旁羣衆，皆伸頭引頸以候余之到臨；其較有閒暇者，竟不惜與孩童爲伍，尾於余後。故至高級小學時，隨來之大小羣衆，竟多至一、二百人；脚車之吸引力，亦可謂大矣。抵高小後，出陶縣長之介紹信轉交區公所，是夕餐於區公所而宿於高級小學。與該校校長及教職員等，略有所談，就中與陳君謀談話尤多。陳君係崖縣黃流人，告余以感恩與崖縣之風土情形頗詳。

七三 由佛羅市至樂羅村

四月三日，天晴晨起，出外散步；瞥見校左菜園中有果樹一株，結實纍纍如苦棟子。趨前設法採得數顆，持至校中以示陳君，叩其名稱及其用處。據陳君稱：「此果俗名爲「茄蘿」，熟時較大，外皮呈紅褐色，略具酸味，可食。其核頗堅大，小孩常以之充作玩具。」八時，應各區委員之召，復至區公所早餐。九時，辭別各區委

員及高小教職員向樂羅進發。前進約五六里，忽有人在後狂呼；余回視之，則係一青年手持余昨日所遺之打氣筒至，且云：『此是否先生所遺落者？』余喜應之曰：『然君自何處拾得者？』少年曰：『余昨自白沙來，中途拾得此物，正苦無法尋覓失主，乃持作玩具，頃見先生道過，想係先生所遺落者，因而高呼。』云云。余喜其誠實，因取出銅元百枚謝之，不受，再三強之始稱謝而去。於此益見海南民性之淳厚也。以相距近二十里，相隔近二十小時之遺物，竟能物歸原主，求之號稱文明之都市，豈可得耶？此爲海南人所給予余一個最好之印象。再前進數里，登一小山，山道旁有小灌木樹三四株，叢生一處，樹上棲一蜥蜴類之爬蟲，頭紅尾細，長至尺餘，余甚奇之。適余後有一農婦偕一十歲左右之小孩至，余指以示小孩，小孩連稱曰：『雷公馬，雷公馬。』即伸手去捕，此物忽自樹枝躍下；小孩復以手跟踪捕之，惟此物性極呆鈍，每舉足一避，僅一二尺即止。且恃樹枝作護符，不肯遠颺，往返折繞，俱在此三四株之小灌木樹下，故卒爲小孩所獲。小孩捕獲時，以一手執其尾，另一手則捏其頸，再就地下將其下顎折斷，使不致咬人。此舉頗覺殘忍，當余發覺此種對付方法時，業已成爲事實，雖欲止之，亦無及矣。小孩既獲，執其尾而遞於余，余察其頸後有鱗一線，突起如馬鬣，名之爲馬，或以此耳，口中有舌，如蛙舌，色黃，爲捕食蟲類之工具，蓋卽石龍子也。余略加審察，此物忽跳動不已，因卽還諸小孩，並詢伊有何用處否？據小孩答：『此物炙食，可治瘡疥。』云。十二時，抵黃流市，購用糖水三大盞止。

渴，並略用點心充飢。次至黃流小學校稍憩，承該校教職員等留余小住，余以時間尚早，婉辭謝之，繼續前進。一路風光，尚無特殊現象。四時餘，抵望樓市，見有警衛旅第一團兵士頗多，余就一米粉攤購食米粉二碗。是時士兵中有向余攀談者，余亦樂與之近，稍頃，再前進至樂羅村，假宿於樂羅小學。

七四 由樂羅村至崖縣

四月四日，天晴晨起，即向崖縣進發。五里至九所，一路皆係田陸。在九所略購糕糰充食，由此覺得崖佛公路路基向東南行，經中灶村而至嶺頭營，沿途多海棠樹林，間與道旁憩息之行人攀談，頗爲歡洽。每遇有不懂之語句，則折枝爲筆，爬平沙土，就地書之，詞意既達，復爲之歡笑不止。忽有物啣余膝後，痛甚，急以手拍之，墮於地，視之，乃一黃蚶也。感恩縣志稱其「善走，喜咬人」，證以此時所遭，信然。過嶺頭營，沿海岸東行，見東西兩玳瑁洲矗立海中，頗爲壯觀。繼經儋州、梅東、鹽灶諸村，過兩渡木橋，始至臨高市。由此去崖州城尚有十里，時已近五句鐘矣，因欲趕至崖州城，故仍往前進。由臨高市至崖州城，沿途多大酸梅樹，枝幹古老，高參天際，而以崖州城附近爲尤盛。按以樹名城之例（如福州之稱爲「榕城」，成都之稱爲「蓉城」等），則此間實可稱之爲「酸梅城」也。是日崖城各界，在警衛旅領導之下，舉行「漢黎聯歡大會」，故余自臨高

市向崖城前進時，即先後遇有參加大會而散會之學校、團體隊伍。迄余行近崖城，見有一大批羣衆自城內而出。是時適有數部牛車，滿載甘蔗，橫越大路；車上各有裸體黎族一人押車，乃此等羣衆竟一擁而前，搶奪牛車上之甘蔗，各一、二枝不等；甚有多至四、五枝者。而押車之黎人，竟莫敢與抗。余觀此情景，甚爲不平，恨不得將已搶去者，盡行奪回，還之黎人。然以語言隔閡及孤掌難鳴之故，恐其老羞成怒，致遭不測，是以不果。但激於義憤，亦難完全默爾而息，且仍有繼續搶奪者，乃將脚車停放，高聲責以大義。後至者始逐漸斂手。至於此時余所發之言，他們明瞭與否，余亦不暇顧及，但求其不再肆虐而已。結果，竟無有再行放肆者，余心始稍安。以意度之，後至者並非真能明瞭余言，不過見余態度甚爲嚴重，自覺劫人財物，亦非合理，因而斂手耳。因此聯想到歷朝之黎亂，其起因多由漢人激之而成。即此一端，已可想見當地漢人平日輕視黎人與欺凌黎人之心理與態度矣。最可怪者，此種謬妄舉動，竟表演於「漢黎聯歡大會」散會之後，不知此種羣衆所來何事，如此而欲言漢黎合作，則必愈合而愈遠矣。言念及此，甚爲痛心。此爲崖縣人所給予余一種最壞之印象。望負有領導民衆責任之崖縣當局，對於此點，宜加以深切之注意！既抵城內，逕寓於崖縣教育局。

七五 南山嶺之遊

四月五日，天晴。上午十時，往訪王縣長鳴亞，至時，王君適因公下鄉，由秘書某君代為接見。余乃出調查表託某君代填，旋返教育局，披閱崖州志。暇時間或往街市閒眺，不時見有裸體黎人躑躅市中，其裝飾與嶺南、南豐等處所見之黎人不同，髮作椎髻，突出額前；上下四肢皆係裸體，僅以三角巾一塊遮蔽生殖器而已。時市中先後有清明掃墓歸來者，燃放鞭爆，甚為熱鬧。有青年黎人二，常參閱於小孩羣中，競以赤足爭踏正在燃放之鞭爆以為樂，但鞭爆並不因此而即熄，在其足底下仍復繼續爆發，而黎人並不甚畏懼，必使踏熄而後已。間有纏踏熄後尚餘一、二寸未燃放者，則持以示人，以矜其能。或讓與參加之小孩拾去。此種遊戲，惟有足皮發達之黎人可以當之。吾漢人僅作壁上觀而已。

四月六日，天晴。十時，攜乾糧及波羅罐頭等由崖城出發，作南山嶺之遊。初循崖亞公路前進，至還金寮，乃折向南行，前進數里，沿途間有酸梅樹。後因叉路頗多，誤入一道，過行約里許，前面橫以砍下之荆棘，顯係村人所置以示此路不通者。乃轉趨他道前進，但經行不遠，復阻如前。余甚為驚異，頗有『人生遍地皆荆棘，世道崎嶇不易行』之感。因轉身擇一較高之地，審辨方位：北望崖城，南望南山嶺，西南望海濱；且知南山嶺係壁立海濱者，乃決定先由某道直趨海濱。不料前進約半里許，愈行愈小，終至入一荆棘林中。余主意既定，便由荆棘林中穿過，再橫越三、四條田腔，直趨對岸之小山。在小山上啓食罐頭，以止飢渴。次覓得一牛車路，

似係直趨海濱者，因順道而行，卒抵海濱。自此沿海岸東南行，沿岸頗多螺貝之空殼，因擇其較爲奇異而可愛者採之。後抵一山麓，意卽南山嶺也。但遍覓橋井、石船、釣台、仙人足及大小洞天等勝蹟，不得，甚爲不快。少頃，有二漁夫來，詢以南山嶺及其勝蹟等名目，又因言語不通而不得要領，恚甚。意欲登此山巔瞭望附近，尙有其他高山否，尋覓再三，始得一小道，甚爲陡峻，攀援而上，然到處荆棘，觸手刺人，勉強爬至半山，小路亦盡，再上全爲荆棘，不得已，仍從原路下山，專心尋覓螺殼，擇尤檢入攜來之布袋中。四時餘，決定尙返崖城。道經一小村，周圍環以竹木之柵欄，甚爲堅實，蓋係畜牧之家，以此衛護羊羣而防野獸之攫食也。余入村索水解渴，村人以椰殼盛冷水飲余，余一飲而盡，復盡一杓，渴始已。自此北行數里，中途亦曾因叉路太多之故，而略有往返。最後得土人之指示，覓得原來之大路，直趨崖城。在未至崖城前三、四里，天色已暗，所幸以後皆係公路，且有月光，尙不感到困難。八時餘，抵崖縣教育局，與陳局長其楠談及經過情形，據陳君云：「先生所至，尙係南山嶺東麓，若再沿海邊石岸前進數十武，卽可見石船、釣台、仙人足與大小洞天矣。」余聞之，甚爲懷喪，豈與山靈尙緣慳一面耶？

七六 崖縣概況

崖縣地居海南島正南稍西，南面巨海，北連五指山，以與定安、儋縣接界，東界陵水，西北鄰感恩，面積凡四千五百九十五方公里，縣城位於寧遠水口之大三角洲上，與陵水同為中國最南之縣治。

考縣境在漢為珠崖郡地，屬交州。晉太康元年，省入合浦郡。梁大同中，置崖州於廢儋耳地，非今日之崖州也，然其地亦屬焉。隋為延德、寧遠二縣地，屬臨振郡。唐武德五年，改臨振郡為臨州，增置臨川縣。貞觀二年，析延德縣地置吉陽縣。天寶元年，改為延德郡，增置落屯縣。至德元年，改寧遠郡為乾元元年，復為振州。宋開寶五年，改為崖州，乃今地也。熙寧六年，降為朱崖軍。廢吉陽縣為藤橋鎮。寧遠縣為臨川鎮。崇寧五年，復置延德縣。大觀元年，改為延德軍。政和七年，改為吉陽軍。明洪武元年，改為崖州，領寧遠縣，屬瓊州府。隸廣西。三年，改隸廣東。清因之。光緒三十一年，升為直隸州，領萬縣（即今萬寧縣）、陵水、昌化（即今昌江縣）、感恩四縣。民國成立，廢州為縣，屬瓊崖道。十七年，廢道制，乃直隸廣東省政府。

縣屬地處中國之南極，臨近赤道；上下薰蒸，炎燠尤最。自三月至九月皆炎熱，最高氣溫約在華氏寒暑表九十四度；冬天最低氣溫約在華氏表五十五度。雨量以廢曆六、七、八、九等月為最多，是時一日陰霽率數次，有時雖大雨傾注，然轉瞬之間，又見赫日，已而復驟雨，致若廢曆十二、正、二、三等月，則常苦旱。

縣地衍陽所集，著濕所居，蘊隆不宣，風雨燠寒，罕應其候，蒸變而為瘴癘。深山菁林之中，香花瘴尤酷，行

者聞異香出林，味如桂、菊、毒易中人。旅行茲土者，最宜慎之。惟近海鄉區，地氣舒暢，風濤變動，則諸瘴不作，可無慮焉。

縣屬住民，有漢、黎、俾、岐、苗等族。黎、俾、岐三族，共約六萬餘人；苗族約有千數百人。大多以耕種、畜牧爲業；餘則從事採伐木料、編織竹器等爲生。居地約占全縣面積十分之八。其人民多迷信鬼神，嗜飲酒而好打獵。對於漢語，多能了解；惟對於文字，則少有知者。漢族多住於沿海一帶平地。據最近調查：「全縣共有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九戶，男女合計共九萬三千三百八十三人。」城區住民約占二千餘戶，九千餘丁口。此外，尙有回族約一千餘人，蠻族約數百人。

縣屬農產物，以穀米、蕃薯、甘蔗、豆類、椰子、檳榔等爲大宗；花生、雜糧、蔬菜等次之。穀米大別有粳、糯二類。粳稻達二十餘種，較爲特殊者，一爲坡黏，一爲山稻。一爲黃粟稻，坡黏宜種於高田及坡園；四月下種，八月即熟，最耐旱。山稻宜種於山林，燔材積灰而播種，不加灌溉，即自然秀實。此稻惟黎人種之，其類甚多。就中以九里香一種爲最美。黃粟稻，一名「二春谷」，宜種於水田，一本兩獲，蠻鹿不食。黎人多種之。糯稻亦達十餘種。內有一種黑糯，其黑如墨，性軟，蒸食可療咳嗽。番薯有嶺頭薯（色紫多粉）、白薯、紅薯、麩薯、雞薯、黃心薯等數種。土人每切片曬乾搗粉，名曰薯糰，或磨爲麩粉，與昌、感二縣相同。豆之種類亦多，如八月豆、九月豆（有

紅、白、烏三種，八、九月熟，窮民每以代糧，種者最多。長帶豆（即豇豆）、紅花豆（即扁豆之有紅線邊者）、白花生、黑茶豆、黃茶豆、綠豆、柳豆、麩豆、苗豆、荷包豆、刀柄豆、炊飯豆（色肉皆紫黑，有粉，香甜，可參米蒸飯或煎湯）等是。雜糧有金黍、牛黍、小麥、蕎麥、高粱、麥、芝麻（俗名油麻）、薏苡（俗名玉米，一名珍珠米）等。瓜果蔬菜等，與感恩縣所產者略同。家畜以牛、豬、雞、鴨爲主，羊次之。礦產以鹽爲最多。縣屬三亞港一帶，爲海南最大之鹽場，去城東一百六十里之迴風嶺有銅礦，清乾隆年間，曾被私人私採。藤橋、喃味、第三弓與榆林港、獨田村之紅頭嶺俱產鐵，曾經化驗，含純鐵至百分之六十。山脚村產鉛，民國十二年間，亦曾被私人開採一次。又安樂浮池及九所附近曾發見有錳礦，多港、峒曾發見有鋅礦。

縣屬南面巨海、三亞港方面，間有鹽輪來往，惟時期無定。除鹽輪外，其餘如保平港、鸞哥海等港，常有帆船來往海口、嘉積等處。陸路有環海公路，自東、徂、西，業已完成十之八九。自縣城至三亞埠一段，業已通車，交通頗便。惟由縣城西北至佛羅一段，路甚難成，但尙未建造橋梁、涵洞，未能通車。東、二、三區之竹絡嶺，因開鑿未完，亦未能通車。郵政於縣城設有三等郵局一所，於三亞埠、藤橋市二處，各設有郵寄代辦所一所。長途電話線長共一百九十舊里。

縣屬文化、學校教育有縣立中學一所，高級小學七所，初級小學八十五所，公園，有吉陽公園一處，圖書

館，有崖縣圖書館、崖縣中學圖書樓二處。團體運動，通常借用城郊曠野以作臨時運動場所。擬設之公共體育場，現正在籌備建築中。書業，有新崖書局、新民書局、大元書局等三家，俱設在縣城內。

七七 崖縣的特產與勝蹟

崖縣特產，以石蟹、飛馬、海鐵樹等為最著名，茲分述於下：

1. 石蟹 產縣屬聚霸嶺港邊。在地中時，有生氣，掘出見風，即化為石。惟螯足難得全者。性涼，能消腫毒，亦可治耳疾。又海中有石螺，其性質功用亦相同。

2. 飛馬 一名「飛蛇」，產縣東一百五十里之竹六嶺一帶山中。形似雷公馬而有翅，長一、二寸，可治風毒；如遇難產，可以催生。

3. 海鐵樹 產大海中。色紫黑，質堅重如鐵。配作手鐲，可醫痔瘡。

4. 江瑤柱 一名「玉桃」，甲美如玉。

5. 海鏡 即環瑤，出三亞、榆林二港。形圓如鏡，長寸許；大者長二、三寸。兩片合以成形，殼圓蓋如雲母，可為明瓦。內有小肉如蚌蛤，中有蟹子，如榆莢合體，共生為蚌以取食。郭璞江賦「環瑤腹蟹」即此。

6. 紫貝 一名「蚌螺」殼最美；古人採以爲貨幣。

7. 鸚鵡螺 一名「青螺」多生東、西玳瑁洲。以色綠如鸚鵡，故名。土人取其小者磨爲杯，大者則琢去外皮，剖爲簪，瑩白如玉。

8. 九孔螺 卽石決明；一名「鰻魚」無鱗，有殼一片，附石而生，但不掩其肉。偏左有細孔，排列成線，或七或九。

9. 玉米酒 俗呼煮苡仁爲「玉米」，以之釀酒，氣味芳馥，稱爲「玉米酒」。以藤橋市出者爲尤佳。此外尚有楠香、沉香、花鳳及茶葉等，皆出自黎山，亦頗著名。

崖縣勝蹟，除南山嶺外，以落筆洞、熱水池、鏡湖、迴風嶺等爲最著名。

1. 落筆洞 見第八一節落筆洞之遊。

2. 熱水池 一名「熱水塘」，在縣城北四里許。水如湯沸。池旁另有一流水，極清冷；好事者將二水登石成三塘，如一「品」字形，一冷，一熱，一半冷半熱。

3. 鏡湖 一名「抱旺塘」，在城西八十里，廣袤三里許。湖邊林鬱蒼翠，遙望如畫。每當月夜，銀光灑盪，晶瑩如鏡。

4. **迴風嶺** 在城東一百六十里，高百餘丈，橫絕縣東，以寒風不過此嶺，故名。其最幽邃處，道隘峯攢，隱蔽天日，約行六、七里，爲縣東路第三重關隘。上有喜思泉，下有溫泉二，炎熱異常，時有煙氣。

5. **大小洞天** 在城南二十里海旁，以宋周麟毛奎遊此得名。有「洞天勝遊」、「峯迴路轉」、「行休」、「漸入佳境」、「小洞天」等題字。小洞天前原有巖瞻亭，今已廢。巖西向海壁上，有毛奎題「釣台」二字，大二尺。崖之南有石船，石船南爲大洞天。登山行三十餘武，有一洞，中刻「海山奇觀」四大字，其下爲毛奎撰大小洞記二百三十一字，又有「仙梯」二字。轉後有大小洞天詩序一百七十五字及詩一首，共五百字，均完好。轉東有峯，名曰「試劍峯」。洞前右出有泉，刻曰「靈應泉」。

6. **逸賢洞** 在城西北十里，**胡濬菴**以其多竹，取「竹溪六逸，竹林七賢」之義爲名。有句云：「溪邊六逸李太白；林下七賢山巨源。」

7. **報福嶺** 一名「靈山」；在城北五十里，高百餘丈，每遇旱，望有雲氣飛騰，卽爲雨候。

8. **郎勇嶺** 在城東北八里，明時曾建縣治於此，舊址猶存。

9. **燒旗溝** 在城東八十里，相傳「明王焜燒旗於此」，故名。

10. **還金寮** 在城南隔河一里許，明鍾司徒芳之父明於此架茅屋賣漿爲活，有過客遺金，守至夜分，如

數還之。後鍾芳父子貴，州人以爲還金之報。清知州唐鏡沅爲建寮作記。

11. 李德裕祠 在多港峒。祠內有一偶像，裝束與今之黎人相似，不知刻於何時。今李氏子孫之在多港者，歲時奉祀不絕。

12. 寧遠水 俗名「大河」。源出陵水縣雅康黎村大嶺；西流入縣境，至溝口汛，與北來一支小水相會；南流至城北，東流，經北廂起晨坊，折而西，繞城南，復南行，匯於港門西南之保平港入海。全長約二百餘里。

13. 後河水 源出城西北潘家嶺；東南流至城北，有人析大河水注之。又西南行至烏岸港東南，出保平港入於海，約行四十餘里。

七八 崖縣的風俗

縣屬俗尚樸素；民性梗直，尊崇舊道德；凡鄉里有道行者，言多樂從。人民十之七八務農；即在讀學生，亦多兼理農業。安土重遷，不事遠販；故業商者甚少。以前鄉村最迷信鬼神，自民十六毀除各神廟，神像後，此風漸殺。服飾多從簡便，飲食以米爲主要，輔以豆類及薯乾，俗嗜檳榔，尤以女人爲最普遍。日常往來，常以檳榔爲禮，賓至必先以敬主，主亦出以禮賓，成爲普通交接應酬之必需品。且往往有口角之爭，以檳榔一口可作

爲和解條件者。住屋，以地處海濱，時有颶風之虞，故公私宮室，不爲高敞。貧民廬舍，織柴爲壁，塗之以泥，蓋以茅茨，常爲颶風所捲。富家營屋，例取一室兩房，棟柱四行，中兩行嵌以薄板，餘則甃以磚。所構材料，多選用格木，堅重細膩，最爲耐久。其制中爲正室，左右爲旁室，兩相對向，有三合、四合之名。不尙樓閣，惟取完固而已。婚俗，納采時，用錫盒盛檳榔，送至女家，尊者先開盒，卽爲定禮，謂之「出檳榔」。凡女受聘者，謂之「吃某氏檳榔」。喪俗多依古禮，間亦有改從新制者。

節序：正月八日，城中迎神賽會，謂之「粧軍」。遠近男婦，入城聚觀，三日方止。東西二里，亦間或行之。元宵前後，都里迎神張燈，扮演故事，謂之「迎燈」。自元日至此，晝打秋千，夜放天燈（東里則以七月），或扮獅子、麒麟爲戲。三月清明，詣先人塋墓，剪除荆棘，設祭，焚掛紙錢，謂之「拜掃」。四月，保平里有賽龍船之舉。端午，爲角糴，祀先祖，並相饋遺。又採蘆花、香草、菖蒲、艾葉浸水，供神浴體，或折艾懸門，以辟瘟疫。是日，士女皆出港門，觀競渡。兒童放各種紙鳶，角高下。樂羅、冲育、黎伏三里，聚衆千百，互相關毆，謂之「打風箏架」。雖官府不能禁也。七月十四日，爲寒衣節，以五色紙製衣服，設酒饌祀先，謂之「燒冥衣」。十五日，作孟蘭會，中秋、冬至，不以爲重。臘月二十三夜，以茶、酒、紙馬送灶神，除日迎神亦如之。是日以竹枝掃室塵與爐灰，送之於外，謂之「送窮」。

七九 三亞埠與三亞港

四月七日，天晴，上午十時，參觀崖縣縣立中學校。適逢該校延放春假，教員與學生尙未回校，故僅由校長黎宗鏢君接見，略加參觀即出。回至教育局，將在海頭、墩頭、魚鱗洲、南山嶺一帶所採之螺殼標本，全數由郵局寄至上海民智博物館。

四月八日，天晴，上午十時餘，登崖、亞長途汽車，十二時至馬嶺，在站旁飯館中便餐。次復上車經三亞街而至三亞埠。沿途風景頗優，遙望海中之大小二洲，頗與東西兩玳瑁洲相類似。公路兩旁，亦不時有裸體黎人來往於其間。抵三亞埠後，寓居港岸新開不久之泰和旅店內。店夥楊恢唐、吳阿周二君，招待甚爲懇懇。盥洗畢，吳君伴余參觀全市並及港岸。抵一處，余見蟹戶中有用大螺殼充作水瓢者，其形式與他種螺殼不同，頗爲別致。因詢吳君：「此種螺殼有賣否？」吳君答云：「有，但不知先生需要完全者，抑係鋸成瓢式者？」余即云：「最好是完全而未會鋸動者。」吳君乃爲余一一詢問各蟹戶。結果，以銅元二十四枚購得二隻，乃就海濱洗淨，持之而歸。

四月九日，天晴，早飯後，吳君復伴余出外向各蟹戶採購石蟹、海馬、螺殼等物。往來市上，惹起當地住民

之注意，俱稱余爲「收買螺殼者」。此語由吳君轉告於余，余不禁爲之莞爾。結果購得石蟹拾隻，海馬三尾，大公螺六隻，大管螺二隻，大牛角螺一隻，皆係零星收集而來，共耗去洋三元八角餘。午飯後，渡三亞水口至對港，沿岸南行，縱覽全港，港中有小島，潮漲時則在港中，潮落時則東岸與陸地相連接。島上有小廟，殘破不堪。余前進至里許，地頗幽靜，就淺水中作海水浴。以余不善游泳，故未敢涉入深處耳。海底多珊瑚岩石到處刺人，浴罷再前進，至一沙灘上，有持鋤掘捕沙蟲者，所捕之沙蟲較其他海岸所產者特大——長至七、八寸，大如拇指，次回至港岸，偶見住民中有用大螺殼充作豬槽（餵豬之食槽）者，長至一尺五、六寸，寬至尺餘，厚至一二寸，頗爲驚奇。意欲購寄上海民智博物館以作紀念，但嫌其太笨重，恐不易寄，乃捨之。繼復渡三亞水口，回至泰和旅店。

晚飯後，店夥楊恢唐君至余室中，爲余談關於三亞港之產物頗詳。楊君云：「三亞港海內有一種『攪糕』可供食用；西人施以藥水，使之化合，則變成韌性，可做呢帽。又有一種海蛇，頸細長而腹部較爲肥大（按此物余在海口、嘉積兩處菜市場曾見之），以之煎食，可以祛風。此物以三月爲最多，每條價值約三百餘文。惟其性頗毒，如被其咬時，以青藍魚治之可救——此蛇隨時隨地，都有青藍魚隨之而行。至於黎山中，則有一種蝟蛇，性極毒，咬人即死，體大，當其發威時，可吞鹿豕，其肉可和雞肉煮食，膽可以做藥，每枚價值約三

元左右，皮之用尤廣。每年六、七月時，黎人常有攜至三亞港來發賣者。此外尚有鹿茸（每副值光銀七十元左右），鹿足跟，千人打（植物名，可治打傷）等物，皆為貴重之藥品。云云。談畢，余詢以至榆林港之里程及路由等。楊君云：『由此去榆林港大約十里，先生如欲繼續採取螺殼，最好先至鹿回頭，繼至榆林港，再由榆林港轉回本埠。如此可多遊歷一處地方，較之直往榆林港為勝。並且鹿回頭與榆林港二處，余皆有友人在；甚欲與先生同去一見，不知先生以為何如？』余即應曰：『若得君導游，甚好！多遊一處，便可多得一分見識，雖多繞數里，亦無甚關係；何況還有螺殼可採。』因決定明日依照楊君計劃而行。

八〇 榆林港的一瞥

四月十日，天晴。早飯後，與楊君同渡三亞水口，沿海岸循余昨日所經之路更南行，入一椰子樹林。林中間有雜樹，內有一株，四周多刺，上結實頗多，形略似棗，亦有散落在地上者。余拾得三顆，遞給楊君，詢其名稱及性質。據楊君云：『此為厚皮樹果，其皮可食，惟性涼，不可多喫。因此種果樹皮頗厚，故名為厚皮樹。』前十餘武，有茅屋一座，楊君引余迤至室中。主人某君，即楊君之好友也。見余等至，倒屣（粵人多喜着木屐）以迎。坐談稍頃，楊君即邀某君伴余同至鹿回頭，採取螺殼。是處風波頗大，海水激蕩甚厲，拍岸有聲。余等分頭

檢拾螺殼，結果亦不甚佳。繼別某君，離鹿回頭向榆林港前進，初過一小嶺，道路甚爲崎嶇，且多荆棘。時楊君在余後，仰首四望，進行甚慢。余催其速來，楊君連作手式，示余勿高聲。余略知其意而不明究竟。事後楊君爲余言：「余等此行，甚爲危險，頃聞友人言：『此山近有蟒蛇出現。』余等既已來此，不便後退，故冒險而過。當先生呼余時，余急搖手止先生勿言者，蓋恐驚動此物前來禍人也。」余惟笑頷之而已。過此嶺後，約行二里許，復過一小嶺，此嶺荆棘很少，故不甚介意。從此直趨榆林港。既抵港岸，瞭望一周，四圍皆山，儼如一無口之湖然。余略加注視，楊君以口渴之故，促余先至其表兄處暫歇，然後再行觀察。楊君表兄係一小商人，設舖於榆林港岸，售賣椰子、糕、餅等物。楊君引余至其家時，其表兄適因事外出，僅留其妻在舖中照顧一切。楊君介紹畢，急移木凳請余就坐，繼開椰子二隻，並將炒米糕數塊參入椰子汁內，持以饗余及楊君，味頗特別。有頃，余將鹿回頭採得之螺殼連手巾等物，遞交楊君請代爲看管。余則出外沿榆林港西岸南下，察視港口情形。港口兩岸皆山，水道狹長，以意度之，水清深處，僅可容一艦之出入。兩旁淺水處，頗似石灘，星羅棋布，皆係珊瑚礁石。遠望口外，大海茫茫，浪起拍天。港岸亦間有較好之螺殼與珊瑚之骨幹可採，因亦略採之以補前此之不足。繼回至楊君處，有漁戶某持大牛角螺及海鐵樹各一向余發賣。余嫌其價昂，僅接受一牛角螺，而將海鐵樹發還。因當時余以爲僅足以供賞玩而不知其可治痔疾故也。憩息片刻，辭別女店主，與楊君同返三

亞港是日往返步行共約三十里。

八一 落筆洞之遊

四月十一日，天晴晨起，囑店夥吳阿周君購買火把三枚（三亞港地方有一種現成火把出售，內用松油柴作心，外包以椰子樹葉，再用藤麻紮緊，長自尺餘至二尺餘不等，小者價值銅元二十餘枚，大者值銅元三、四十枚），大紙燻三十餘響，預備遊落筆洞。因鑒於前次遊南山嶺之失敗，決定雇一嚮導前去。飯後，逕至三亞團局，謁見該團團長，意欲請其派一團丁充作嚮導，經傳達延入會客室內稍坐，有人出來接見，余以爲或係該團團長也；及叩其姓名，始知爲崖縣縣長王鳴亞君，余甚爲驚異。當余在崖縣城時，余曾專誠晉訪，時王君適因公下鄉，故未得見，今乃相見於三亞埠，豈一面之緣，亦有一定之時間與地域耶！余將來意述明後，承王君慨然允諾，並欲留余小住，余以時間關係，未便久羈，乃婉詞謝之，並請其指定一人即行同去。王君知余不可久留，乃示余以永久通訊處，囑余長期通訊，並派定團丁陳巨隆君伴余同往。余以嚮導有人，因即向王君辭行，仍回至旅店，攜帶火把、紙燻、乾糧等，直向落筆洞進發。出三亞埠，東北行，約一里許，渡三亞水，再過行數里，皆係鹽田，以後漸行漸僻，沿途多椰子樹、甘蔗等熱帶植物。後抵一處，瞥見右側林內現有快要竣工

之新興建築一座，式仿歐西，以意度之，不爲教堂，卽爲醫院；否則必係一巨富或豪商之別墅也。余與陳君就屋前樹蔭稍憩，頗爲清涼，並取攜來之糕餅等分食。據陳君云：『自三亞埠至此，已經走了一半，再行十五里，卽可抵落筆洞矣。』已而繼續前進數里，口渴甚，入一椰林中，向黎族住戶購得新鮮椰子二顆，剖開解渴。又數里，陳君遙指前面矗立之山示余曰：『落筆洞卽在彼印山之下。至於洞在何方，余亦不得而知；待到山下，當爲先生另雇一黎人引路。』再前進，至鄉長某君家，鄉長亦黎族，住屋矮小，蓋以茅茨，階簷尤低，余等入內，皆須低頭鞠躬而入。在未見主人之前，已先爲之致敬禮矣。階前簷內，懸有玉蜀黍頗多，旣入室內，鄉長卽移檮請坐，並款以椰子汁。余觀其服裝，與普通漢人尙無甚大差異，蓋係熟黎也。婦女小孩，皆不着褲，僅腰圍一桶，與昌感一帶所見之熟黎相同。當由陳君轉告鄉長以王縣長之意，請其派人妥爲保護，及代雇嚮導等事。鄉長一一允爲代辦，旋喚一武裝黎人，手擎長槍，伴送余等同至印山下一民家，雇得一熟悉落筆洞之路由及洞中情形者，引余等至落筆洞。洞在印山之東南麓稍高處，高深約三丈，廣約二丈餘。洞中有石突出，下垂如筆狀。洞側石壁下，有石底稍高而平，引路之黎人指以示余，謂爲「仙人牀」。余覺甚爲勉強，此爲落筆正洞；俗呼爲「第一洞」。出第一洞後，緣左邊鳥道前進至第二洞，洞內空無一物，亦不甚深，以電筒燭之，惟左側凹進較長，略作牛角形而已。出第二洞，再緣左邊斜下至山凹處，復轉向上趨。路極峻，非健者莫敢驟升。

升至山半，乃抵第三洞，相傳：「此洞連續有三十六洞，每進一洞，門皆狹小而腹皆寬大，以太幽邃鮮有能窮其究竟者，僅有一僧人曾至其盡處，故知有三十六洞。」云。洞口狹小，僅容一人出入，初微暗，次復明朗，以洞壁有數穴，可透天光也。再轉上趨，復暗，余等乃點燃火把，持而前進，且不時鳴放紙爆，翼驚散蟲蛇之屬，使之潛入穴中而不致傷人。如此進行五六洞，皆門小腹大，與傳說頗相符合。至第六洞後，不見至第七洞之洞門，繞壁尋之，得於石罅中。陳君與黎人嚮導及一臨時參加之遊客，皆不敢進，遂止於此。余連放紙爆二響，單獨前進，經第七洞，復入第八洞。第八洞頗險，下有深坑，以火把燭之，甚爲暗黑。余連放紙爆三響，時陳君在第六洞中，高呼不要再進，蓋恐余遇險也。余不顧，僅答以「不怕」而已。俯視坑底，盡目力所及，見坑底頗平坦，距余所立處，高約丈餘，洞壁成垂直線，惟左側稍傾斜，余乃循左側斜處，緣洞壁而進，至其盡處，高距坑底尚有四五尺，乃緣洞壁溜下至坑底，果極平，底上鋪滿蝙蝠之遺矢，繞洞壁覓第九洞，終不可得。僅右側有洞口一處，上大下小，形如漏斗，洞口大處，徑不過尺餘，而細處徑僅數寸，量此亦非僧人所能入者。所謂三十六洞，如是而已。時陳君以余久不返，亦趕至第八洞口呼余，但不敢下坑，余告以坑中情形，並打破三十六洞之傳說，乃循原路緣壁而上，次經七、六、五、四等洞而出。當回至第四洞時，已見前面現有微光，乃係透穴之光而非洞口之光也。出洞口後，復攀藤荊之屬徐徐而下，訪第四洞。第四洞洞口，比第三洞洞口尤小，且係下行，余等一

一縱身入內，如下坡然，但極黑暗，斜向下行約二十餘武，至洞底，乃係一坦蕩，中多滑泥，有深至數寸者，料水盛時必係一幽暗之水池無疑。據崖州志載：「此洞盡處有井，深不可測，昔有人刻木爲誌，投之後於大海，淨出。」云。余乃沿池右側至洞盡處，尋所謂暗通大海之深井，不得，甚爲失望。乃沿池左側而出，行至半途，忽見左側稍高處，有一暗洞，甚爲幽黑，趨至洞口，以火把燭之，忽有水光映入吾目，俯視之，乃即余所欲尋之井也。試投以石，響聲淅然，惟井邊石甚薄而下空，以手捫之，厚僅數寸，因不敢久立，蓋恐其崩陷也。由此可知此井實在洞內左側而非在洞之盡處。至於通大海與否，則不得而知。既出洞，至林下稍坐，次繞印山西麓而回，至黎族住民家，購食稀粥以解飢渴。坐少頃，與陳君同返三亞埠，時已燈光四明矣。

飯後，余以陳君伴余奔走終日，因出薄資慰勞陳君。陳君力辭不受，再三強之，終不肯收，且謂：「余在團局服務，月有薪餉，區區一行，乃係應盡之義務，且先生爲遠客，尤應盡地主之誼，尙能接受先生之酬勞耶？」余聞之，不禁感慨系之矣。意者海南果爲一「君子國」耶？何使余迭得如此優美之印象也。繼思前，昨兩日，迭承店夥吳阿周、楊恢唐二君踴躍幫忙，往來奔走，皆係一種道義上之表現，而非企望余之報酬也。明日啓行，若給以酬資，亦必不肯受。屆時余心將何以安？不如趁此時機亦示之以禮，乃邀請陳、吳、楊三君及店中司賬莫雲祥君一同至三亞茶樓，款以茶點，略表酬勞之意，以求余心之所安。談至九時餘，付好茶資，歸寓就寢。

八二 由三亞埠至藤橋市

四月十二日，天晴八時，楊君請余下樓吃飯，同時陳巨隆君亦至。余見席中肴饌頗豐，且備有美酒，叩其故，始知係莫、楊、陳、吳四君合辦以餞余之行者。余甚爲驚異，何四君之多情如此也。疇昔之夜，余之所以邀四君前赴茶樓敘談者，以余此次道經三亞，承數君都予以精神上之援助，而不接受余物質上之酬報，乃作此慰勞之舉。今乃若此，誠非余初料所及，而使余却之既不恭，受之又有愧也。飯罷，與四君作別，彼此皆有臨歧依依之感。出三亞埠，逕向東行，約里許，渡三亞水，溯前日余與楊君由榆林港返至三亞埠時之原路，逕至榆林港，再緣港之西北岸前進。時早潮已至，中途有須涉水始能通過者。沿港岸約行三里許，有山突出港邊，橫截去路。余行至此，左爲陡壁，右爲深海，乃折回數武，橫越小山。山中亦多荆棘，小道崎嶇，僅可容趾。若徒手步行，當不至發生若何困難。惟余推車前進，頗感累贅。既過此山，抵榆林港尾之多銀水口。自此沿多銀水西岸北行，沿途鹽田頗多。以天氣炎熱，道路不良之故，每行數里，即須稍憩。至下午一時餘，抵紅土坎，有榆林分團在焉。余入內小憩，承團中職員張景正、李標二君特別招待，並留宿夜。余以時間尙早，擬再進行一二十里，以是日所行太少故也。據張君云：『前去多係黎境，人煙稀少，如欲此時前往，必多不便；不如在此住宿一夜，明

日直至藤橋爲佳。』余聆其言，頗出至誠，因留宿焉。俄頃，團長董漢清君至，亦以此言相告，並偕余參觀村中情形。村中有平地一塊，上有許多木棉出晒，余檢視之外形狹長，略如蕉實，內則滿藏白色之纖維，卽普通所用以充實枕頭、墊褥等之木棉也。繼至該村新近成立之小學校參觀，聞有黎族子弟數人亦在此求學，皆係張君等努力宣傳之結果。惜此數日因事放假，故未得見。嗣有黎人某君來見，全身漢服，若非張、李二君之介紹，並不知其爲黎人也。余與之略談數語，皆由張君充作臨時翻譯，因余不諳黎語而彼亦昧於國音也。

四月十三日，天晴，早飯後別董、張、李三君，逕向藤橋進發。沿途間有公路路基可循，道經小橋至大茅，沿途多番薯，道右二十餘武，有蓬廠一座，內有黎婦數人刨削薯片，且似兼作守望者。余以口渴甚，立車道側，趨前用手作式，索涼水止渴，伊等笑允之。嗣取出銅元二枚，購得生番薯二顆，以資咀嚼。此種風味，非囿居城市者所得而享受也。更前進至竹六嶺，憩於道側之蓬廠內，主人係漢族，所搭之廠，乃係專爲過路旅客中伙暫憩而設者，故廠中陳有乾飯、鹽蛋及酸梅湯等發賣。但日出則來，日入則去，觀於廠中情形，可以知矣。余盪酸梅湯二碗畢，購得鹽蛋四枚下飯。飯時憶及三亞港楊君等曾爲余言：此間特產一種動物，名爲「飛馬」，可治風濕及催生之用，欲詢之廠主人，但恐其不諳國語，難得要領，故欲吐而復吞者再。適另有一坐轎之老者來，似係知識階級，亦於此就食，因與之攀談，詢以「飛馬」事。據老者云：「此物多產於危崖陡壁處，晝伏夜

出捕之匪易，惟黎人知其性，較爲易獲，然亦須得其時，大約六七月間較多，平時則很少，且捕此物時，多在夜間，君如欲必得，須在此間稍住，屢請黎人捕捉，少則一、二日即可如願以償，多則須延至數日始克辦到，非可一呼即應也。君能稍候乎？余以種種關係，連搖頭示以不能，客繼云：「此物生性頗奇，無論何時何地，雌雄必成對，生死不離，若斃其一，則其配偶雖死不去，故每捕亦必雙得，然亦必成雙，始可供藥，若僅取其一，則失效矣。」飯畢，別老者前進數里，卽下竹六嶺，遙見鐵爐港，水波茫茫，時有雷公馬一，橫越余前而過，余不忍再殺生，任其自去。既下至平陽地，村莊較多，抵連汪村，村外有黎婦二人，憩於樹蔭，見余車至，甚爲注目，其旁置有番薯二擔，余復向之購得二顆，以嚼，繼彼以手作式，令余騎行，余擇較平處，略騎十餘武，以償其願。次經一高台地，頗長，口渴甚，繞入民家，索水解渴，時村婦正在煮稀粥，粥中參以薯片，見余索水解渴，乃自此以饗余，余僅飲其湯汁，酬以銅元數枚而去。繼至龍江村對門，以天色已晚，諒難趕至藤橋，乃逕入該村假宿。既抵村內，見有一龍江分團，因投刺焉，當由團長黃守儒、職員符大緯、符儒煥等三君出迎，略盡寒暄，卽行入浴。飯後，三君各手持電筒，引余參觀龍江小學，並獲余以檳榔多顆，蓋該地風俗，以此爲重也。當承符君等告我，以該地風土情形頗詳，其有不甚明瞭者，則用筆書之，亦頗有趣。據云：「當地特俗，除嗜食檳榔外，又喜食一種米茶——係用米炒焙，沖水卽成。」又云：「落筆洞之水井，暗通六盤黎村之龍塘而入海，相傳：「昔有人曾以

椰子乾爲記，放在井中；數日後，見該椰子乾在龍塘出現，繼入大海。云：余是夕即宿於該校內。

四月十四日，天晴，早飯後，承黃君特派團丁二人，代余攜取行李，兼充嚮導；余甚爲感謝。道經江前村，憩焉。由此直送至藤橋市區公所。

八三 藤橋市與藤橋港

抵區公所，由該所常務委員李懋輝、蒙國樑二君出而接待，稍憩，承二君導游全市。市爲崖縣最大之市鎮，住民共約三百餘家。所有崖縣東部、陵水西部及保停營一帶黎峒之出入口貨物，均集散於此。出口貨以木料、椰子、穀米、魚類、牛皮、木耳等爲大宗；赤糖、薑苡（俗名玉米，以之熬酒，則稱爲玉米酒）、黃藤、白藤、山甲、豬、牛、板榔、木棉等次之。特產除玉米酒外，有瓊南香水滿茶（出自五指山水滿峒）、鹿茸（供男人用，每隻值銀百餘元）、鹿胎（供婦女用，每隻值銀數十元）及海棠尤魚（出自海棠頭港，香味勝於他處，頗著名）等。至於該處所產之瓢瓜（卽葫蘆瓜），徑至尺餘，高猶過之，尤爲他處所未經見。市東有山曰「龍樓」，更東有嶺曰「白石」，高可千尺，睥睨全市，頗爲雄偉。時市中有推車賣烤玉蜀黍（俗稱玉蜀黍爲「苞麥」）者，道經余側，余頗爲注目。蓋玉蜀黍一物，在他處多係煮食（指新鮮者而言），從未見有烤食者，今乃見於

此，余因此又學得一種食玉蜀黍之方法矣。繼回至區公所，二君爲余言及當地風俗，可分爲市鎮與鄉村二種：市俗人情冷煖，變幻不常。雖親戚朋友，初逢甜似膠蜜，轉眼卽變爲路人。或有遠方來往客人，招呼頗爲周到；但不若鄉人之雖淡薄而真誠也。市中男女，除客籍商民外，多沉溺於煙、酒、賭博之中，不能自拔。時有胡鬧事情發生，倘當地機關予以懲戒或警告，則密結黨羽，把持一切，甚爲專橫，實爲地方之隱慮。婚費極昂，除各種禮物外，常須致送聘金光洋二、三百元於女家，始克成婚。鄉俗敦厚質樸，敬老懷幼，饒有古風。親戚朋友，雖久不疏，卽遠方客人初蒞茲土，若一經認識，甚爲親敬。惟家族觀念甚深，重男輕女之風亦盛，故父權及夫權之舊制度及男女授受不親之舊禮教等，在社會上猶具有絕大之權力。婚姻大事，全由家長作主，子女不能過問。聘金不過百元，但婚後每多不睦；女子方面所受之痛苦，當較男子爲尤甚。因此投水、自縊等慘劇，時常發生。藤人嗜好：男子多以吃狗肉及山豬、黃麋、鹿、狐狸等野獸之肉以爲快。女子則多喜食檬果、酸梅、橘、柚等帶有酸甜味之果實，此則無市鎮與鄉村之別也。四時餘，復由李、蒙二君邀集友輩數人，導余遊藤橋港。港在市之西南約四里許，余等由市起程，往西南行，經過三、四個椰子樹林，始抵港濱。港口外西南海中有一蜈蚣洲島，距港岸約五里，島中亦多椰子樹。據李君云：「島上並無居民，以無淡水可資飲料也。其中之椰子樹，皆係此岸居民所植。」是時清風徐來，微波蕩漾，靄靄齊飛，水天一色。余等同行數人，童心猶在，觀此情景，心花

怒放，因就海濱作各種技術上之競賽，有持石投遠者；有射擊海面浮物者；有以拳術角勝者。某君尤爲特出，忽於沙地上表演齊天大聖之絕技，大翻其筋斗，惹得其餘各人哈哈大笑。已而決定全體競走，結果由某君奪得錦標，就此回市。蓋余等所定競走之最終目的，即在近藤橋市一方面也。查藤橋港在春秋二季，漁業頗盛，所產魚類，以尤魚、烏魚（即墨魚）、沙魚等爲最多而有名。

八四 由藤橋市至陵水縣

四月十五日，天晴，以脚車汽胎刺破多處，無膠修補，不能推行，因託區公所代雇一人肩挑行李，送往新村埠。九時，由藤橋市起程，涉藤橋水東行，循藤新路基（由藤橋市至新村埠）前進。過一嶺，聞有人在山中唱歌，歌聲悠揚，如泣如訴，如怨如慕，詢諸挑夫，據云：「此卽黎人歌也。」噫！民族不振，竟形諸歌聲，豈果有所謂「亡國之音」者乎？何音韻如此淒切委靡，而令人不忍卒聽耶？前進至六村，口渴甚，向村民購得新鮮椰子二顆解渴。一與挑夫，一則自食。食已，復向之購得二顆，將外皮斫去，留待中途應用。再前進至菜州坡，向村民購食充饑。村在一椰子林內，距路基約半里許，旅人鮮至，宛若桃源。余入內時，村人如驚漁郎之驟至，老少咸集，紛紛詢問挑夫關於余之一切。挑夫乃將其所知及其所意度者，一一告之。據余所聞者，不外「是個湖

南客人……由崖州來，到陵水去……是藤橋區公所叫我送到新村去的……一路東盼西望，大概是個測繪地圖的吧……那倒不會是有來頭的呀……」一類說話而已。繼由挑夫向村民張羅，結果購得稀飯一鉢及鹽菜一碗，乃與挑夫共食。繼復向村民購得椰子三顆，以備不虞。計自藤橋市至新村港共六十里，此適爲中途。然旅人鮮至者，蓋以陸地極行荒涼，來往商旅皆取海道故也。食罷稀粥，稍憩，繼續前進十餘里，口復渴，乃取出椰子二顆，每顆各鑽穿二孔如小指大，以一孔對口飲之，一孔則用以通氣，使椰殼中之汁水受空氣之壓力，而源源流出。五時餘，抵新村埠，逕投新村區公所，當由常委陳宏淵君接見。是時所中人員業已餐畢，陳君略事寒暄後，即吩咐廚役熱水浴身，炊飯果腹。飯後，陳君導余周覽港埠情形。港分內外二層：內港形如葫蘆，坐東北而朝西南，北岸有筆架山，三峯突出，形如筆架，東端餘脈轉南而西，環抱內港，其尾間與新村埠隔水相望，一葦可航，稱爲「新村嶺」。南端稍突出，名曰「陵水角」。外港甚寬廣，帆檣頗多。新村埠瀕臨港口北岸，迤長成一「丁」字形，住民共約百數十家。出口貨以木料、椰子、檳榔、穀米、蔗糖、魚類等爲大宗；紅藤、白藤、木棉、益智等次之。木料、紅藤、白藤、木棉、益智等，多產於黎地。椰子、檳榔、蔗糖、魚類等，多產於漢地。穀米則黎、漢兩地俱有出口。余等自東徂西，復自西返東，又適逢婦女與婦女爭鬪之惡劇二起，吼聲甚厲，威風不小。於此益證明余前言（見第四六節）之不謬也。

四月十六日，天晴十時餘，別陳君宏淵登陵，新長途汽車於十一時半抵達陵水縣城，寓居陵水第一區公所。常務委員陳傳瑞、張應選二君招待甚爲周到。時有因鬥毆事前來申訴者，手持檳榔多口，分饗在座諸人。余以來賓資格，亦得享受二口。分配既畢，乃向陳、張二君及在座諸人申訴經過情形。俄頃，被告亦偕證人數位而來，至則向在座諸人亦各饗以檳榔。余時口雖不言，而心中不免驚訝。當地重吃檳榔之風有如此者。下午二時，所中召開全區代表會議。余以一介遊士，未便參加旁聽，致惹人注目。因於事前退居張君房中，尋閱舊報。是日會務較爲重要，到會人數頗多，屆時縣長符麟瑞君亦至，出席訓話，亘一小時之久。訓話畢，張君導至房中爲余介紹。略事寒暄後，符君詢余之計畫頗詳，未並邀余赴府中一敘。余約以翌日，符君乃興辭而出。

八五 陵水縣的祭新墳

四月十七日，天晴。余自崖縣以後，忽發生名片荒，至是尤感不便。大悔當初未曾多印。余於第二次離海口時，身邊攜有名片一盒，以爲足供此次環繞全島之用。縱或短少若干，亦可在崖縣一帶加印。不意出發以後，應酬較多，故所散之名片亦多。迄抵崖縣，竟無印刷局以應余之需要。於是立定緊縮政策，極力節省。然已

無及矣。抵陵之日，僅餘下名片四張，一投交區公所，一與符縣長交換，餘下兩張，擬留至萬甯應用。此外需用時，則概用鋼筆臨時書寫。九時餘，應符縣長之約，逕至縣府傳達處，用鋼筆書就之卡片，遞交通報人，並云：「請見縣長。」通報人接片後，正欲前進，因視片面字係用鋼筆書成而非印備者，忽轉向余面，注視余之全身，打量一切。余原已向伊說明：「請見縣長。」但伊此時仍繼問余：「欲見誰？」余答以「見符縣長。」始啓步前進。同時復注視余之名片，余則候於傳達處。乃伊行不數武，忽自中道折回，復叩余：「究竟見誰？」余再答以「見符縣長。」始再前進，但仍極力注視余之名片。余固知此係名片之作崇也，但亦聽之而已。不意伊進至中門，以頭向門內一望，依然折回原處，向余問道：「先生是要見符縣長嗎？」言下頗有此片不能見縣長之意。這一來，真令余氣也不是，笑也不好，不禁作色曰：「符縣長昨約我來府一敘，你通報縣長便是，見不見在他，爲什麼要這樣三翻兩次的打轉呢？」伊始唯唯而去。俗語云：「只重衣衫不重人。」不料一張名片，亦須費如此周折，余不禁有感焉。俄頃，通報出，延余入會客室。抵室時，符縣長亦至，余出調查表，叩以當地風土情形，次談及此次書寫名片之原因及通報人三詢三返之事實，彼此俱爲之一笑。

下午二時，陳、張二君自外而歸，急邀余至城北參觀某家祭新墳之舉。據云：「此種典禮，多盛行於清明節後；平時則少有，且須稍有資產者始克舉行。屆時酒肴畢具，親友咸集，就墳前席地燻餐，卽往參觀者，亦必

邀入就席，毋使向隅，甚爲熱鬧。先生來此，誠屬不可多得之機會，欲明瞭儋處風土情形，此舉實不可不親去一觀也。余聞之，好奇心動，卽與偕行。出北門，行二、三里許，卽抵目的地。陳、張二君爲余介紹祭墳之主人及當地較有聲望者數輩，以資談話。墳之形式，與他處無甚差異，但較爲高大，四周以石環之，墳之左側稍平處，鑿土爲竈，凡十餘起，每竈各置有鐵鍋一只，大小不一，鍋中盛有各種不同樣之肴蔬——如牛、羊、豬、雞、魚等肉，及筍、菰、木耳、蘿蔔等菜蔬俱備，大概皆已預先烹好，此時不過熱一熱而已。旁置有大缸數只，貯藏肴蔬甚豐，飯則預先煮好，捏成徑約一寸四、五分之圓團，盛於蔑籬內，約計之，亦有數百顆。地上鋪有草蓆多塊，以供放置碗、碟、杯、箸及墊坐之用，以免沾上泥土。少頃，主人邀余等就席，余婉辭之，蓋余之來此，原不過爲瞻禮而已，實未便饜其酒肉之宴也。惟主人再三強邀，不肯放鬆，余亦再三辭謝，嗣經張君細語余云：「此間風俗，凡前去參觀此種典禮者，必須就食，主人始行歡悅，否則視爲無體面，中心必怏怏。」云。不得已，乃與張君等同席地而食，聊以應景而已。食罷，辭別主人及諸長者，與陳、張二君同作山坡之遊，繞道而歸。

八六 陵水縣概況

陵水地居海南島之正南稍東，據陵水溪流域之全部，南面大海，西鄰崖縣，東北接連萬寧，樂會，定安三

縣面積凡二千六百三十四方公里。縣城位於陵水溪下流之西南岸；西距崖縣城約三百舊里，與崖縣城同爲中國最南之縣治。

考縣境在漢爲珠崖郡地，隋大業六年，置始陵水縣，屬臨振郡。唐初，屬振州；龍朔中，改屬萬安州。開元元年，移州來治；貞元元年，移州治還萬安，縣仍屬焉。五代因之。宋熙寧七年，省爲鎮，轄於萬寧；元豐三年，復置縣，屬萬安軍；紹興六年，改屬瓊州；十三年，復屬萬安軍。元因之。明屬瓊州府；清因之。民國初，屬瓊崖道；十七年，廢道制，乃直隸於廣東省政府。

縣屬氣候，與崖縣略同。夏天最高氣溫，可達華氏寒暑表九十六度。冬天最低氣溫，不過華氏表五十六度。雨量以秋季爲最多，冬、春二季爲最少。

縣屬住民，有漢、黎、歧、苗、倭等五族。漢族多居於東南沿海一帶。據最近調查：『全縣共一萬六千四百二十三戶；男女合計共一十萬零二千五百六十八人。』城區（連附近鄉村在內）住民約占一萬五千餘人。黎、歧、苗、倭四族，總稱曰『黎』。多以種植爲生，居住地約占全縣面積十分之七。大抵黎族約二萬餘人，歧族約二千餘人，苗族約千餘人，倭族約五百餘人。

縣屬農產物，以米、穀、椰子、檳榔等爲大宗；薯、芋、麥、豆、蘿蔔、甘蔗等次之；瓜、果、蔬菜等更次之。家畜以鴨、雞、

豬、牛爲主要，而鴨蛋之產額，且爲縣屬出產一大宗。縣屬東南瀕海，故多海產；西北多山，故饒林木。二者皆爲縣屬出產大宗。特產有螺珠、藤類、香類及鹿茸等。又有一種樟樹，其皮可以染色，亦縣屬特產也。礦產有石金、鐵、鉛等。石金產於挖銀嶺與猴子嶺，曾經化驗，含量殊豐。鐵產於坂頭嶺與七弓嶺一帶，鉛則產於烏牙峒。

縣屬交通，水路除沿海各港通行民船外，內有陵水溪縱貫縣境中、南二部，自石洞棧以下，可通行小舟。陸路有陵萬陵崖二公路，民十七年時，曾經通車。嗣因橋梁崩塌，路基不修，交通斷絕，於茲數年。其中繼綴通車者，惟由縣城至新村港一段而已。現政府重視路政，對於縣屬公路，正在興工趕修，想不久即可恢復通車也。郵政，僅於縣城設有郵寄代辦所一處，長途電話僅有縣府至新村市一線而已。

縣屬文化，學校教育有縣立鄉村師範學校一所，完全小學四所，初級小學八十五所。社會教育有陵陽公園、通俗圖書館及公共體育場各一處。縣中無專營書業者，所用圖書，多由各鋪戶附賣。

八七 陵水縣的勝蹟與風俗

陵水無甚勝蹟，較爲著名者，有下列數處：

1. 獨秀山 一名「文筆山」，在縣城西南半里許，一峯突起，巋然挺秀。

2. 筆架峯 在縣城南一里，以三峯屏列，形如筆架，故名。

3. 木棉墩 在縣城東五里，大河分流，墩峙其中，爲縣水口之鎮。

4. 石室 在縣城東北橋山村，石甚大，中空若小室，上有『名山石室』四大字。

5. 大小牛頭嶺 在縣東五十里，南臨大海，北倚石峯，二嶺突起如牛角，中產堅木，一甚險峻，名曰『大牛頭嶺』，一稍平易，名曰『小牛頭嶺』。

6. 陵水溪 俗名『大河水』，在城北一里，源出大五指山，東南流，繞縣城，經博吉山下，至木棉墩，由水口港入海。

7. 加攝嶼 在縣東四十里，加攝湖外海中，一島特立，形勢雄壯。

8. 雙女嶼 在縣東五十里大洋中，兩山對峙如人，周數十里，上有淡水，商舟往來多汲之。

9. 舊陵水港 在縣城東北九十里，與萬寧交界，源出青藤嶺，至楊梅鋪，會潮成港，以舊陵水縣治建於此，故名。

10. 小五指山 在縣城西一百里，生黎峒中，地與崖縣接界，脈自五指山來，至此挺立數峯，黎人環居其下，明嘉靖中，征黎，常分奇兵出此。

其餘如萬叢山洞、合口溫泉、七弓瀑布等，在縣屬亦頗著名。

縣屬俗尚儉樸，民性質直，饒有古風。村婦肩挑入城貿易，城市人不敢侮。服飾普通，男子無甚差異，婦女衣長及膝，多赤足。飲食以米爲主要，鄉村小戶多雜以薯、芋，嗜食檳榔，勝於海南各縣。當推國中第一。有因作客未食檳榔而致口角者。住屋，城市多用熟磚，蓋以瓦，鄉村則多用生磚或泥土築成，蓋以瓦或茅。疾則以巫爲醫，採草爲藥。婚俗，漢族與內地無甚差異，惟黎族不論貞操，女子出嫁後，卽返娘家居住，非生子不返夫家。喪俗如禮盡哀，重祭新墳。屆時多聚親朋，在墳前席地露餐。清明掃墓亦如之。

八八 萬寧道中的含羞草

四月十八日，天晴。上午八時，別陳、張二君，涉陵水溪，循萬陵路基（由萬甯至陵水）逕向萬甯進發。沿途多椰子及檳榔樹，三十里，至嶺門。道旁有中伙舖二家，發賣麵條及稀飯等，因入內就食。繼登分界嶺，兩旁正在努力開山鑿道之工人甚多。時有自山中採取木棉歸來者，相逢於半山，余見其盈盈滿筐，因出銅元四枚，換得二顆，以充標本。蓋沿途雖不時見到，然以樹幹太高，取之匪易也。過嶺脊，卽入萬甯縣境。嶺之名爲分界者，以此嶺中多奇異植物，難以盡狀。卽隨來之挑夫，亦不克列舉其名。抵山麓，橫越一澗，憩於澗岸之樹蔭

下取小刀鑽穿椰殼，飲汁解渴。澗水頗清淨，然相傳含有毒質，故未敢資爲飲料。再前進，經稅司而至南橋，俱
略有休憩過南橋，瞥見橋頭右側，有異草一株，似曾相識，略加回憶，悟爲含羞草。試以手觸之，果然大喜，拔而
繫諸車上。從此益注意道路兩旁，以冀獲得其他之發現。前進數里，復于公路上發現含羞草極多，但俱矮小，
不若前者之長。蓋經斬除後而復發者，余足跡所至，皆爲披靡。問與之相嬉戲，以手輕觸其葉尖，則此葉之小
瓣，依次而閉，稍重觸之，則相連之四葉，同時俱閉，若鹵莽從事，或握其枝幹而搖之，則不特全部之葉同時俱
閉，即全部枝幹，亦同時下垂，遍體無力矣。嗣乃改變方法，不動手脚，僅呵以氣，亦一一而閉。終至唾以口涎，其
閉也尤速。其亦以此爲羞之甚者歟？一笑。然余之對此，亦可謂蹂躪備至矣。自南橋以後，據云有汽車可通萬
甯，然沿途頗多荒草，車跡亦不甚顯明。想通車次數必不多。公路外多檳榔林，結實纍纍，青黃相映。五時餘，抵
興隆市，宿於興隆市警衛隊部。晚飯後，副隊長陳君慶龍縱談當地風土情形頗詳，並謂不日亦將回至萬甯
縣城，屆時可導余遊東山嶺云云。

四月十九日，天晴。上午八時，發自興隆市，循萬陵公路東南行十五里，至牛漏市。沿途見有倒拈子樹，高
達尋丈，爲他處所未經見。（倒拈子，一名逃軍糧，多產於嶺南，樹高三四尺，野生灌木，春季開紅白花，鮮豔可
愛，結實如牛乳頭，熟則色紫可食。）次經黃家坡而至長坡，中途亦見雷公馬一，橫穿余前而過，竄入草叢中。

其行動較前兩次所見者爲迅疾，再二十里，於下午一時餘，抵達萬寧縣城，寓居萬寧縣黨部。抵黨部後，大雨計自第二次離開海口以後，除三月十四日在澄邁與三月三十一日在鹽漏兩次遇到微雨外，直至今日，始見大雨，然不久雨霽，依然紅日高照。是日市民中亦有以余爲日本人者，風聲所及，卽知識階級亦不免受其影響。此固係一種愛國之表現，而非惡意之揣測也。三時餘，持調查表至縣政府，謁鍾縣長啓英，不意在談話間，鍾縣長亦爲外間謠言所惑，以爲余或係日本人而見疑。余於苦笑之餘，乃示以種種證明文件，始解。

八九 東山嶺之遊

四月二十日，天晴，託黨部常委鍾啓機、陳平和二君借到萬州志一部。是日卽在黨部東齋專心披閱志籍。

四月二十一日，天晴，上午十一時，陳慶龍君歸自興隆市，抵城後，卽來黨部視余，並約余午後一時同去遊東山嶺。余諾之。屆時，陳君復來邀余出繼，至其友人處，邀諸友人同行，並備有爆竹多響，白酒二瓶，及醬肉、乾蝦仁、花生米等各一大包。後復在路旁添購菜瓜數條，一同攜出東門，直向東山嶺前進。嶺在東門外三里許，高數十丈，爲萬寧第一名勝。抵山麓，略憩。山上多怪石，余等盤紆而上，逼窄處僅容一人。趨至華封巖，復憩。

焉。嗣向廟祝購得蠟燭數對，下至三十六洞口，洞口極狹小，上刻有「三十六洞」四字。余等明燭入內，須輕裝蹲伏而行。有二客因年較老而體較弱，不從洞外澗形，斜向下趨，間有頑石橫於其中，故亦略有洞次可分，但不甚廣大，與崖縣印山之名爲三十六洞者不同。洞上覆以多數極大之巨石，並非整塊構成，故兩旁多有罅隙，可透天光，而不甚暗。余等經行五六洞，忽抵一處，下臨不測，俯而視之，極爲暗黑，乃連放爆竹數響，再以電筒燭之，亦不甚清晰，但見暗中蝙蝠（俗名飛鼠）四竄而已。余等睹此，知非長梯莫能下，乃復循故道而出。歷覽石船、石符、仙人橋、三官堂諸勝，附近石壁題字頗多，就中尤以「天開古洞」、「天造地設」、「小崆峒」、「駕鰲石」、「眺登處」、「南溟第一奇」及最近所刻邱文莊公題五指山詩之「豈是巨靈伸一臂，遙從海外數中原」等題字爲最惹人注目。嗣復回至華封巖，就巖後大石下飲酒聚餐，座中談笑風生，樂也融融。餐後，據磐石而瞰江城，登瑤台而望東海，斯時俗慮盡除，頓忘一切矣。六時餘，返城，別陳君等，逕回縣黨部。

四月二十二日，天雨，原擬今日離萬，因天雨未履得挑夫，復經黨部諸君留住一天，且囑余題字以留紀念。因本余之感，爲諸君隨便書寫數聯，其一云：「黑白樓紅皆伯仲，歐非澳美盡家山。」其二云：「走正大光明之路，以民胞物與爲心。」其三云：「民吾同胞，物吾同與，老當益壯，窮當益堅。」寫至此，有繼續請余題

者；因復將最近之感想續塗二聯。其一云：『友我者朋，侮我者怨；寧使人妬，毋使人憐。』（此聯爲病居海南醫院時，告貸於某君；某君不應，有感而作。）其二云：『勿謂黎苗皆異族，須知宇內盡同胞。』（此聯爲目擊崖縣民衆搶奪黎人甘蔗，有感而作。事見第七四節。）書畢，復就東齋翻閱萬州志。

九〇 萬寧縣概況

萬寧地居海南島之東南部，據錫容河流域全部及龍滾河流域之大部，東瀕大海，西接黎山，南界陵水，北鄰樂會，面積凡二千八百四十八方公里，縣城位於錫容河下流北岸六七里之地，東距海岸約二十餘里。

考縣境在漢爲珠崖郡地，唐太宗貞觀五年，始於縣地立萬安縣，屬瓊州。十三年，改隸崖州。高宗龍朔二年，於縣置萬安州，領萬安、陵水、富雲、博遠四縣。明皇開元九年，移州治於陵水。肅宗至德初，改萬安州爲萬全郡。德宗貞元二年，改爲萬安郡。五代屬南漢，復改爲萬安州。宋神宗熙寧七年，廢萬安州爲萬安軍，領萬安、陵水二縣，隸瓊安撫司。南宋高宗紹興七年，廢萬安軍爲萬寧縣。十三年，復萬安軍。元因之，隸瓊州路。明洪武三年，復縣名爲萬寧縣，改萬安軍爲萬州，屬瓊州府。正統五年，省萬寧縣以其戶併於州，止領陵水縣一。清因

之；別置陵水縣，民國成立，廢州爲縣，復名萬寧，屬瓊崖道。十七年，廢道制，乃直隸於廣東省政府。

縣屬氣候，一歲之間，暑熱過半，入秋尤甚，卽入冬亦可以衣葛，可以搖扇，惟一日之中，寒熱遞變，有時大雨傾注，隨卽赫日炎炎，晴時劇熱，遇雨卽涼，又其異者，洪濤震蕩，濕氣薰蒸，淫雨連宵，陰氣蒙翳，漸於肌膚，皆成瘴癘，圖籍衣服，易生蟲蠹，白醜，黎地多山，常有嵐瘴，入其地染之，黃腫經年，惟縣治附近二、三十里之間及東南洋一帶，地勢平坦，人煙稠密，水土無惡，大抵最高氣溫，約在華氏寒暑表九十餘度，最低氣溫約在華氏四十餘度，雨量以九、十、十一月爲最多，二、三、四月爲最少。

縣屬住民，有漢、黎、苗、歧（一作旗）、俾等五族，漢族多居於東部沿海一帶，據最近調查：『全縣共二萬二千四百七十一戶，男女合計共一十六萬五千五百一十人』。縣城住民約占三千人，黎、苗、歧、俾四族，共一萬八千人，居地約占全縣十分之三，多以農、牧爲業，絕無經營商業者，其教育狀況前未發達，現有設立平民學校教授淺顯文字者，對於漢文、漢語，頗能通曉，與漢族感情，亦頗融洽。

縣屬人民，以農爲業者約十分之九，所出農產物，以稻米、番薯、檳榔、椰子、甘蔗等爲大宗，雜糧、瓜果、蔬菜等次之，稻之種類達三十九種，大別之可分爲粳、糯二種，及水旱兩類，冬種夏收者曰小熟，夏種秋收者曰大熟，雜糧有梁、黍、稷、菽等，梁有白粒、赤粒、粳粒、糯粒等四種，俱可釀酒，黍有金黍、牛黍之分，稷有鴨脚、狗尾、大粟

之別。菽之種類有八，即黑豆、綠豆、黃豆、白豆、白帶、遮草、三朝梗、八月紅等是也。家畜以豬、牛爲大宗；雞鴨次之。沿海居民，多以捕魚爲業。惟所用器具及採捕方法，均係舊式，故不甚發達。

縣屬交通，東部沿海各港，時有民船往來，但無輪船通行。陸路由縣城東北行有萬龍公路，可至龍滾。業已通車，全長約八十里。由縣城西行有萬陵公路（由萬寧至陵水），現在可通車至南橋，計長約六十餘里。郵政，於縣城及和樂，各設有郵寄代辦所一所。長途電話，有由縣城至河仙團、瑞雲團、分界市、興隆市等線。縣屬文化，學校教育有完全小學八所，高級小學二所，初級小學一百一十八所。社會教育有萬寧公園及萬寧圖書館。書業有進化書局一家，設於縣城內。

九一 萬寧的勝蹟

萬寧勝蹟，除東山嶺外，尚有下列諸勝。

1. 馬鞍山 在城西六十里，又名「雙髻嶺」，爲縣之主山。脈自五指黎母山來，雙峯對峙，插於雲表，高冠諸山。中有田數畝，井泉深冽，產魚蝦多橘柑。

2. 六連嶺 在城北六十里。賈扶都，派從馬鞍山來，六峯連峙，廣袤約三十里。內有荒田，麋鹿聚之，名曰

『鹿市』有一石洞如室，中可容數十人。

3. 金牛嶺 在城東北九十五里多陳都，相傳有金牛夜放光，縣人每望見之，上有井泉，井旁石上有牛蹄跡。

4. 金仙河 在城北二里，俗名爲『仙河』，溪水自高橋山澗來，勢平而緩，灌溉民田數百畝，東流經平政橋，環繞東山，至新村，入周邨小港。

5. 石狗澗 在城北十里，水小而緩，澗旁有石，其形如狗，故名澗，之西有高邱，登之，四顧山海，朗然在目，俗呼爲『坦朗塔』，有一巨石如象，臥於邱上。

6. 石龜河 在城西十二里，河中有盤石，砥於中流，又有一石如龜形，水流沖激，聲響如鳴鼓。

7. 白石湖 在城東二十五里，闊數十頃，上受周邨小港，下入蓮塘大港，湖內有二大盤石，方二丈許，漁人遊客多登之。

8. 獨洲山 一名『大洲嶺』，在城南五十里大海中，峯勢插天，周圍六十里，縣治向之，亦名『榜山』。

9. 港門港 一名『蓮塘港』，在城東三十里，港口二山，並峙如門，舟出入頗險。

10. 周邨港 一名『小海』，在城東十里。

11. 熱湯泉 在城西四十里平地湧出，其熱如湯，凡五六處，俱在普禮村。惟西田埔者其熱尤甚。

12. 踢容河 發源於南萬嶺，流經番鳳、普禮、水口、石塘等村，下經白芒、小南山、保定嶺、橫瀨入海。

九二 萬寧的風俗

縣屬俗稱鑊薄，喜怒偏執，任情迷信，鬼神觀念極深。事涉正大，雖一錢不忍割；然對於祈禳遊戲之舉，則罄家資爲之，亦無悔也。大抵富無積金，貧羞行丐。服飾頗講究，與瓊東、樂會二縣略同。婦女尤喜着貼身之衣，短小逼緊，矯捷動人。蓋亦靡登之別派也。飲食以米爲主要，凶歲則以薯、芋、桄榔、麵鴨、脚粟、狗尾粟等充饑。平時窮民亦如之。俗亦嗜檳榔，居常晝夜啖之。遇有宴會，則以敬客。住屋，城市及鄉村中，上之家多用磚砌瓦蓋，貧戶則多用土築茅覆，亦有織柴爲壁，塗之以泥而覆以茅茨者。婚俗，小時（大約三四、五歲）卽行定婚，謂「定命」。大約每一歲須定命銀五元左右，例如三歲須定命銀十餘元，五歲則須定命銀二十餘元。至完婚之時，再由男家隨送數十元，卽可過門。如至十七歲時定婚，則需銀二、三百元至四百元不等。此外則用檳榔以當委禽，喪俗無他異，設盛筵以待賓客。

節序，元月八日後，擇吉日，各方斂金錢置牲祭神，謂之「作年福」。上元前三日，爲三聖娘娘誕期，先於

十日齋戒，昇神出遊街，三日乃止。十三晚，各赴娘娘廟張燈，謂之「走馬燈」。有許願者，及各辦花燈。自十三晚至十五晚，張燈遊神，凡花卉、翎毛、菓實之類，備極工巧。每早火樹燭天，金鼓競奏；一以酬神，一以兆豐年之慶也。城市間辦故事，舞獅子，燒煙火，放花筒，數夜不絕。此三夜，婦女如雲；二、三十里之內，咸赴城聚觀。郭門弛禁，清明日，掃墓添土，剪除荆棘，謂之「剃墓」。於墓所進酒醴以祀先，各掛紙錢，親眷相邀而餽其餘焉。夏四月，農乃登稻；六日，村村舂米粉，作餈湯以享胡考，以慶豐年。五月，自初一起迎龍神出遊；至五日，鬥龍舟。新灣海、青海、山海尤鬧熱，謂之「龍禁」。生人不敢進襲，是日爲節期，具牲醴，饌角黍，祭祖先，轉相饋遺。男女各繫香囊，點塗雄黃，飲菖蒲酒，折艾插諸門——或爲艾虎懸之。城市村鄉，剖竹竿，按成線，放風箏，頭戴藤弓，高唱入雲。近河地方，赴川洗浴。冬十月，村落小兒，削竹穿海棠子殼，旋以繩繫，甚名曰「放囓鐘」。又有削竹筒爲之者，更響，謂之「放得樂」。冬至戒耕牛，牧童用鳳尾草織成囊，裝米煮熟，攜至牧所較勝，大小羣食遊戲，謂之「牛生日」。

九三 由萬寧縣重至嘉積市

四月二十三日，天陰八時，由萬甯起程，出東門，經東山嶺西麓，循人行路往東北行，是日中心甚爲怡悅。

蓋海南雖蕞爾一島，然以位置、氣候、民族、交通、文化種種關係，從未有環行全島者；即本島之人，亦未有如余之周行陸地者。今以生長嶺北之才，竟克環遊全島，自負之情，頗難禁抑。三十里，至后安市，中途曾涉過二小溪，且遇雨一次，所幸雨不甚大，為時亦不久。又十里，至和樂市，二市俱臨港北港，市上所陳，多係海產，繼經甘塘而至南坡，沿途經過各站，皆曾略用點心。至此始正式食午飯，飯店旁有大榕樹二株，古老可愛，且與當地行人搭訕，甚為和洽，幾至流連不忍去。由南坡北行十里至鹽堆（一作煙墩），鹽堆附近，略有浮沙，稍憩，往西北行數里，轉入萬龍公路（由萬甯至龍滾），由此直趨龍滾，持陳平和君之介紹信，投宿於龍滾區公所。區委員陳君，係陳平和君之叔父，招呼亦頗周到，晚飯後，偕余遊覽全市，市況頗蕭條，據陳君云：「該市在七八年前，原甚興旺；嗣受政治鬥爭及南洋僑工失業之影響，始日就衰微。一時恐難恢復舊觀。」云云。市北有橋，跨龍滾河，工程頗大，但尙未竣工，橋下游魚頗多，下釣者不少。

四月二十四日，天晴，十時餘，附搭嘉龍長途汽車，逕往嘉積五里，至分界市，又十餘里，至中原市，中原市為余去年除夕所經遊之地，風光依舊，氣象猶昔，稍憩，直至嘉積河岸，隨汽車渡河，抵嘉積市，仍寓居僑南旅店，店主人某君喜余重來，招待甚為忙碌，並將余前次寄存之小木箱二口（內裝各種螺殼標本預備付郵者）及地圖、照片、表格等印刷物一捆檢出，還交余手，絲毫無恙，余以寄存太久，酬以大洋一元，亦不肯受。

四月二十五日，天晴，余以經濟關係，決定拋棄二次深入五指山之計畫。此爲余遊歷海南最大之缺點，甚以爲憾。回潮前，次直抵嶺門，以不諳避免瘴氣之法，而致病返。今則又無經濟力以爲之助，而不克前進，甚矣！五指山之難入也。其有能成吾志者乎？敢期以異日。十時餘，向外間購買咖啡、檳榔子等數種，以充標本。

九四 由嘉積市復返海口市

四月二十六日，天晴。七時，登嘉積至海口之長途汽車，以環繞海南，竟告全功。有『卽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之概。一路祇見左右兩旁邱陵、田莊以及椰、蔗、薯、禾之屬，紛向後退，目不暇接。道經山竹、大路、黃竹、蓬萊、大坡、文嶺諸村市，皆略停，以便旅客上下也。至三門坡，略用點心，繼復登車，經龍發、雲龍至南渡江岸。林間多石工，鑿石之聲，互相應和。猛憶及去年十二月經過潭口時，所聞之鑿石聲，頗與此相彷彿。意者其抵潭口乎？乃低頭（坐在汽車內探望前面，故須低頭）前望對河，果爲潭口。旋下車，隨汽車渡河，至潭口略憩。再經那邕、北冲、府城而至海口。抵海口站時，雇人力車一輛，起載行李及標本等，拉至陳鈺良客棧。時胡君壽山正在房中閱坐，忽聞余呼，且見余至，驚跳而出，久別乍逢，彼此皆有說不出之歡悅。但連稱『你好！你好！』而已。余盥洗既畢，與胡君同至某菜館痛飲數杯，互談別後情況。繼至海南醫院，謁見蔡院長，當由伊轉

到上海民智中學徐校長及長沙嶽雲中學何校長之掛號信各一封，折閱之後，將前欠該院之醫藥費餘數十七元，全數繳清，乃興辭而出。

四月二十七日，天晴，爲踐六師校長王衍祚君曩日請余重見之約，因逕至府城六師，謁訪王君，旋於談話中得知王君近來公務較忙，因恐妨誤伊之工作，略談數語即興辭而出，並告渠將於最短期間以書面報告全島概況，王君稱謝不置。

四月二十八日，天晴，聞警衛旅旅長漢光有深入五指山之消息，意陳君此去，人數必多，或可供余之需要，而不虞物質上之缺乏，因即趕至府城旅部，投刺晉謁，至時，陳旅長適因事外出，由其祕書陳濟南君接見，余將來意述明後，陳君允將余意代爲轉達，再行函告，因即辭出，帶回海口。

四月三十日，接到陳濟南君由府城來信，略云：「……旅長以此次入五指山，純係一種軍事行動，先生欲前去遊歷，礙難照辦……」云。不得已，仍作罷論，繼而覺得隨軍旅行，亦太滑稽，不去亦妙，這便是伊索寓言裏狐狸吃不到葡萄而強自寬慰的心理。

九五 再會吧海南

五月二日，至得勝沙街僑安旅店，探
經港口，屆時可來店中等候不誤。』余乃
五月四日，天晴，上午八時，與胡君同
潮低落，沙灘湧現，小艇循水漕深處曲折
亦頗有趣，已而愈折愈甚，左右錯綜形成
艙中，艙中有海北××縣立一中畢業班
多爲之側目，加以諠浪笑傲，無端取鬧，余
余與胡君擇一較爲僻靜之處，向船夥租
君並坐於帆布牀上閒談，目觀船上起卸
李，余則爬至艙外甲板上，瞭望遠景，已而
南渡瓊州海峽以來，迄至今日，閱時五月
新交，爲數亦夥，所歉然於心者，則以五指
能澈底明瞭，即對於今後種種計畫，亦不

南深入五指，以與山靈相見。回想至此，而一線青洲，已在水波茫茫中逐漸退隱，盡目力所及，僅餘青色數點，浮現於波濤中而已。因不禁默念曰：「再會吧！海南！」

附海南全島總論

關於海南全島概況，余於遊畢海南旅次廣西南寧時，曾作一有系統之敘述——題曰「海南島的概況」。印行單張，分寄後方沿途各界，藉慰友人之渴望。各好友中不乏服務於新聞界者，謬承紛紛採作調查資料！分段披露報端，以告讀者。如嶺南各報曾載有標題為「瓊島位置沿革談」、「瓊島氣候之調查」……等，其資料皆純係採自余之筆述。其他雜誌、圖書，有關海南記載，而參錄余之筆語者，亦數見不鮮。雖曰桃僵李代，然對余欲求貢獻社會之旨，殆已略盡之矣。茲者海南島旅行記付印有期，檢閱原刊海南島的概況，所存無幾，第以敵帶情深，未忍割愛，復經友人慫恿，亦謂有保存全豹之必要，遂決予重刊。因附於篇末，作為總論，留供國人之參考焉。

一、海南的位置和沿革——海南島，孤立中國南部之大海中，位於廣東大陸的西南，居北緯十八度與二十度十五分之間，橫跨東經一百零九度至一百一十一度以外，全島面積凡三萬三千五百五十六方公

里，北隔瓊州海峽與雷州半島相望。本古雕題鑿齒之國，春秋不見於傳。秦爲象郡之外徼。漢武帝元鼎六年，伏波將軍路博德平南粵，遣兵略海州之地，置珠崖、儋耳二郡，屬交州；始元五年，省儋耳郡。元帝初元三年，用賈捐之議，罷珠崖郡。東漢世祖建武十九年，命馬援平交趾，海外慕義來歸，因復置珠崖縣，屬合浦郡。三國吳赤烏五年，復置珠崖郡。晉省入合浦。隋大業初，置珠崖、臨振二郡。唐高祖武德五年，立崖、儋、振三州；貞觀元年，分置瓊州。五代屬南漢。宋神宗熙寧七年，改瓊州爲瓊筦安撫司，屬廣南西路。元初，改爲瓊州路，屬海北海南道。天歷二年，改爲乾甯安撫司。明洪武元年，改爲瓊州府，隸廣西；三年，改隸廣東。清因之；光緒三十一年，升崖州爲直隸州，併稱海南各州縣爲「瓊崖」。民國成立，廢府、廳、州制，改爲海崖道；十七年，廢道制，從此海南十三縣，均直隸於廣東省政府。

二、海南的氣候和住民——海南地入熱帶，燠多寒少，秋冬亦有雷而無霜雪，故不凍寒。草木不凋，四時俱有花菓，間有較寒之時，一歲中不過數日而已。此東坡所謂「四時皆似夏，一雨便成秋」者也。然一日之間，寒暑不齊，苟調護失度，則染其氣者即成瘴癘，發爲寒熱之病，而黎峒尤甚，即土人入之，亦多致疾，此旅行者不可不慎之也。大抵夏天最高氣溫，在華氏寒暑表九十八度左右；冬天最低氣溫，在華氏寒暑表五十度左右，此係指沿海一帶溫度而言，若五指山一帶，地勢較高，氣候較涼，當不在此例也。

海南近黎多雨，近海多風。雨量以夏、秋兩季爲最多，冬天較少，然亦多毛毛雨，下個不住。風向則春多東風，夏多南風，秋多西風，冬多北風。東南風暖而西、北風涼。夏、秋之間多颶風，謂之「颶」者，以具有四方之風也。或一歲累發，或累歲一發，發時或起於東北而轉西，或起於西北而轉東，但必對時回南大作而後息。當其至也，萬籟驚號，勢極暴烈，頹垣倒屋，拔樹傷苗，人不能行立，牛馬不敢出牧。據投荒錄載：「康熙十三年閏七月二十三日，颶風怪作……同日三州十縣，城垣盡圯，官舍民居，片瓦不存……傷人民數千，田禾盡沒」云云。

全島住民，大別爲漢、黎二族。漢族環居島之周圍，以東北文昌、瓊山一帶爲最多且密；西南感恩、崖縣一帶爲最少而稀，共約二百二十五萬二千餘人。大多以耕種、漁、鹽爲業。惟樂會人則喜業商，有「無樂會人不入市」之諺。黎族又分爲黎、苗、歧、倭等四族——統稱曰「黎」，或曰「四黎」。散居於五指山及其支脈之山谷中，亦有與漢族雜居者，謂之「熟黎」。生熟黎民合計，共約五十萬人。大多以種植、畜牧、射獵爲職業，亦有從事編織或製造竹、木器者。

三、海南的物產——海南農產物，以穀米、番薯（種不拘時，四時可穫）、甘蔗、椰子（多產於東南各縣，爲海南特產之一）、檳榔（多產於南部各縣，亦爲海南特產之一）、芋頭（分水、旱兩種）、花生（俗名地

豆多產於東北數縣。海棠油（果與他處名同而實異，亦海南特產也）。粟、麥、黃豆、菜豆（多產於儋縣一帶）。竹、木等爲大宗。蘿蔔、苞麥（卽玉蜀黍）、龍眼（多出瓊山、定安二縣）、荔枝、黃皮、酸梅（多出西南各縣，爲海南特產之一）、波蘿、香蕉、咖啡（多出文昌、定安、瓊東、樂會等縣，爲海南新興之特產）、波蘿蜜（樹係喬木，與草本波蘿不同）、樹膠（海南新興特產）等次之。芝麻（有黃、白、黑三種）、黑豆、柳豆（枝葉如柳，爲海南特產）、脯瓜（皮上有花紋，爲冬季菜蔬中之最佳者，亦海南特產）、橘、柚、烏欖、楊桃、蓮生果、番石榴、木棉（多產於西南各縣）等更次之。家畜以豬、牛、鷄、鴨爲主要，鷺、羊次之。海產以食鹽（多產於三亞、墩頭二港）、尤魚、墨魚、紅魚、鮑魚、馬蛟、蝦、蟹等爲大宗；魚翅、海參、魚膘、海菜等次之。礦產則有金（產於瓊、儋、昌、感、陵等五縣）、銀（產於昌江、澄邁）、銅（產於定、昌、崖、澄等四縣）、鐵（產於崖、陵、澄、定等四縣）、錫（產於儋、感、樂、定四縣）、鉛（產於崖、感、陵等三縣）等數種，皆蘊藏甚富。

此外特產，如海口之椰壳器皿與楠木器具，瓊山、定安兩縣之艾粉、野蠶絲（一名蟲絲，又名魚絲）、龍眼肉（俗名元肉）、文昌之鮑魚、肥雞、波羅麻布，瓊東之蓮子、番鴨與海菜，樂會之益智與白石檳榔，臨高、儋縣之尤魚、墨魚、魚翅、儋縣、昌江之魚鱔，儋縣之紅魚、瓜子，昌江之水頭柑，感恩之檬果乾，崖縣之石蟹、飛馬、海鐵樹、薏米酒（俗名玉米酒）、萬甯之蝦仁、燕窩（產於大洲）以及各縣黎峒中之紅藤、白藤、茶葉（尤以

水滿峒茶爲最著名，鹿茸、鹿脚、沉香、瓊南香、蚶蛇膽等，皆馳名遐邇。

四、海南的交通和文化——海南無鐵路，陸上交通，多恃汽車、公路，以東北瓊、文二縣爲最發達——而文昌一縣，公路之密，有如蛛網，雖小鄉村，亦有公路可通，不特爲廣東全省之冠，國中各縣，恐亦無出其右者。定安、瓊東、儋縣、樂會、臨高、澄邁等六縣次之；萬甯、崖縣、陵水等三縣更次之。迄今全縣尙無汽車通行者，僅昌江、感恩二縣而已。一則因爲該處浮沙太多，不便修路；二則因爲地利太薄，較難發展故也。

此外，有馬車、人力車行駛瓊山、海口一帶，牛車盛行於西路，東路亦有之；所不同者，東路車輪較大，直徑長達五尺餘，以二牛分前，後挽之，西路車輪較小，直徑長不及三尺，僅以一牛挽之耳。更有轎及馬，以資代步。水上交通，因四面環海，周圍十二縣（南海十三縣，惟定安無海），俱有帆船來往，河流有舟楫之利者。凡三：一爲南渡江（一名北冲河），由海口上溯經定安縣至澄邁縣之加烈，長約二百餘里；二爲萬泉河（一名嘉積河），由博鳌港上溯經嘉積市至定安縣之船埠，長約百餘里；三爲陵水溪，由水口港上溯至石洞棧，俱可通行小舟。此外昌江雖大且長，然因河床甚淺，平時乏舟楫之利，僅秋季水盛時，略有船隻行駛於昌江縣境內而已。

郵政，於海口、文昌、嘉積三處，各設有二等郵局一所；定安、那大、崖縣三處，各設有三等郵局一所；其餘設

有郵政代辦所者共計三十五處。

文化、全島學校教育：計中等學校，有省立六師一校（在瓊山），省立十三中一校（在嘉積），縣立中學共八校（瓊山、定安、文昌、瓊東、樂會、澄邁、儋縣、崖縣），縣立鄉師二校（臨高、陵水），私立中學共五校（瓊海、瓊南分校、匹瑾女中等四校在瓊山，瓊文一校在文昌縣之白延市），小學有完全小學二零七所，高級小學八十二所，初級小學二一〇五所，共計二二九四所；內以文昌（占五八七所）、定安（占四八七所）、瓊山（占四五〇所）三縣爲最多，昌江（占二六所）、感恩（僅占十所）二縣爲最少。報社：有瓊崖民國日報（在海口得勝沙街，日出兩大張），文昌週報（在文昌），樂會半月刊（樂會縣黨部出版）等三家。書業：以海口之海南書局規模較大，其餘合計共有二十餘家，分布於海口、瓊山、文昌、嘉積、崖縣、定安、萬甯等處。若臨高、儋縣、昌江、感恩、陵水等縣，鮮有專營書業者。公園：除臨高、昌江、感恩三縣無公園外，計瓊山、文昌各三處，瓊東二處，其餘七縣各得一處，共計十五處。圖書館：除昌江、感恩二縣尙未設立外，其餘共得十二處。娛樂場所：計海口四家，文昌二家，嘉積一家，皆係新舊戲院。

海南文化事業調查一覽表

業會	瓊東	文昌	定安	瓊山	縣統計	
					別	統
中學	省十三中 縣立中學	縣立中學 瓊文中學	縣立中學	瓊海、瓊海、 嶺南、西瓊、	六師、縣中、	中等學校
三	五	七五	一三	六〇		完全小學
四	四	六	一八	一五		高級小學
一五四	一三二	五〇六	四五六	三七五		初級小學
刊半月樂會		週報 文昌		日報 民國 瓊崖		新聞事業
聯瑞興、 和	會文樓 瓊文樓	文英閣 東郊文教、	競華 店	海南、會文、 文教、大光、 華文、培英、		書業
公園	中山公園	清瀾公園	中山公園	北門公園	中山公園	公園
書館	書館	白廷、錦智、	定安圖書館	瓊山、瓊中、 六師、瓊海、		圖書館
動場	育場	文中、東南、	育場	動場	公共運	運動場
	(嘉積) 太平戲院	芳園、		大同戲院 新戲院 中華戲院 幻真戲院		娛樂場所

凌水	崖縣	感恩	昌江	儋縣	臨高	澄邁
縣立 鄉立	縣立 中學			縣立 中學	縣立 師立	縣立 中學
四			一	一八	九	一〇
	七	五	二	二	二	一五
八五	八五	五	二三	六七	四七	五二
	新崖書局 新民書局 大元書局					萬利昌 萬勝
陵陽 公園	吉陽 公園			中山 公園		中山 公園
通俗圖 書館	崖縣圖書 館、縣中圖 書樓			縣立圖書 館、長坡圖 書館、那大 圖書館	融通圖 書館	澄邁圖 書館
公共體 育場				公共運動 場、王五體 育場、洋浦 體育場		

萬寧	
八	
二	一一八
八二	二一〇五
三	
二四	通化書局
一五	萬寧公園
二一	萬寧圖書館
一三	
七	
總計	
一七	
二〇七	

五、海南的名勝古蹟——海南著名勝蹟，大別之，可析為下列八類：

1. 山嶺 以定安之五指山、黎婺山、文昌之七星嶺、銅鼓嶺、瓊東之多異嶺、樂會之白石嶺、聖石峯、臨高之毘耶山、儋縣之松林山、龍門山、石船山、昌江之峻靈山、九峯山、感恩之黎虞山、崖縣之南山嶺、迴風嶺、陵水之小五指山、萬甯之東山嶺等為最著名。

2. 巖洞 以瓊山之鶴山洞、龍巖洞、澄邁之仙洞、儋縣之那細山洞、感恩之鐘鼓巖、崖縣之落筆洞與大小洞天、陵水之石室、萬甯東山嶺之三十六洞等為最著。

3. 水泉 有瓊山之清水湖、雷公灘、浮粟泉、海公泉、定安之清潭、泵井、雙水簾、瀑布水、瓊東之趙湖、樂會之泮池、溫泉、澄邁之內、外水簾、水曲泉、臨高之百仞灘、美隴灘、澹菴泉、冷熱泉、儋縣之銀塘、白馬井、乳泉、相泉、昌江之神泉、仙井、感恩之溫湯泉、老馬井、崖縣之熱水池、鏡湖、萬甯之白石湖、熱湯泉等。

4. 洲嶼 如瓊山之白廟墩、樂會之蓮花墩、感恩之魚鱗洲、崖縣之東、西玳瑁洲、陵水之木棉墩、雙女嶼、萬甯之獨洲山等。

5. 祠廟 最爲著名者，有瓊山之蘇公祠、五公祠、定安之洗太夫人廟、儋縣之東坡廟、昌江之峻靈祠、崖縣之李德裕祠等。

6. 亭閣 如瓊山之望闕亭、望沙亭、定安之建江樓、臨高之茉莉軒、儋縣之枕柳菴等。

7. 名墓 如瓊山之邱公墓、海公墓、定安之王忠銘公墓、昌江之趙公墓穴等。

8. 古蹟 有瓊山之邱公宅、海公宅、定安之王忠銘公宅、忠州故址、臨高之買愁村、崖縣之還金寮、燒旗溝。

以上諸勝蹟，或以高大見稱，或以深廣見著，或以清幽見勝，或以險巖見奇，或由昔人遺跡而流傳不朽，或係後世景仰之紀念建築，要皆各有其勝，不失爲一方息游之所也。

六、海南的風俗習慣——海南風俗淳厚，民性梗直，待人接物，不卑不亢，有邱、海二公之遺風，服飾多趨時髦，而瓊東、樂會、萬甯一帶，甚至有頭戴禮帽，身著西服，足登皮鞋，從事耕樵者（當然是少數）。萬寧婦女，喜著貼身之衣，曲線之美，隱約可見。昌江、感恩、崖縣一帶，則較爲古樸，近黎之婦，且有染黎習，僅穿裙而不著

褲者飲食以粥及薯芋爲主，嗜食魚介等腥臊味，生魚、生蝦，常以之供饌。新盈港、光村市一帶嗜食熟米飯，尤爲特別。房屋除海口、嘉積、文昌、那大等城市較爲高大外，餘多矮小無光。其建築或用熟磚，或用亂石，或用泥土築成。昌江、感恩一帶之定期港，旺月則聚，淡月則散，聚時則編茅爲扇以代牆，覆茅爲蓋以代瓦，至爲簡陋。嗜好東北一帶住民，喜飲咖啡、紅茶，有歐美之風；文昌人喜玩麻將牌；南部一帶住民，嗜食薑葉、檳榔，以陵水、崖縣爲最多；萬寧、感恩次之。

儋縣、昌江、感恩、崖縣之民，多男逸而女勞，男子喜械鬥，而以感恩爲尤甚，俗名械鬥曰「打仗」，羣端一起，擬同敵國，有人喻感恩人之好械鬥，有如湖南人之嗜食辣椒，可謂諺而虐矣。

東北如瓊山、東境、瓊東、澄邁、臨高一帶，有搶娶孀婦之風；澄邁、臨高二縣，女子嫁後，有不落夫家之習；定安丈夫出洋，有將其妻典質於人，俟歸來時始贖回者。

至於海南一般相同之風俗，計其大者有四：

1. 迷信神權 海南人民，迷信極深，男婦有病，不信醫而信巫，不服藥而惟豬、牛是殺，必使人畜俱亡而後已。至若瓊山之裝軍、切公和上、大元道場、定安之允雷公齋、瓊東之獻花燈和裝故事、澄邁之逐軍、臨高之做齋和裝軍、感恩之遊燈、雅軍和遊神、崖縣之裝軍和迎燈、萬寧之作年福、張燈和遊神等等，皆係迎神賽會。

之舉，聽說一年之間，耗費不少，至有傾家資而爲之者，殊堪浩歎。

2. 闖放豬牛 海南豬牛，多隨便闖放，而生豬出外，尤少人管束，住民當作廁所之土阜、椰林、草叢和院落，卽爲生豬最活動之場所。換言之，海南之豬，直可稱爲一種人糞之收藏器。此種豬肉，時常發現有多數旋毛形之寄生蟲寄生在內，未始不由於此。

3. 婦女好口角 海南婦女與婦女之間，每喜爭鬧，此種喜劇，幾於每抵一處，可見到一、二起，釁端一開，則雙方指天畫地，舞手頓足如瘋人狀，而道過其側者亦視若無事，各忙其所忙，不似他處人見有婦女爭鬧，則圍觀者如堵，蓋見之常不以爲怪也。

4. 居民無廁所 海南除海口、嘉積、文昌、那大等幾個較大之市場外，其餘無論城、鄉，多不設廁所；男女大便，或在小山阜上，或在椰子樹下，或在雜草叢中，或在頽垣破院之內，於觀瞻上殊欠文雅。《疍風會戲作海南雜詠》有「驚起嬌顏歸去後，無端平地臥黃龍」之句，蓋紀實也。

